

馮亦魯著

徐蚌戰役見聞錄

春秋雜誌社出版





IN HONG KONG

H. K. \$ 3.00

徐 蚌 戰 役 見 聞 錄

A FACTUAL REPORT
ON THE BATTLE OF SHU CHOW AND PENG PU

馮 亦 魯 著

BY
YALE FUNG

春 秋 雜 誌 社 出 版
PUBLISHED BY THE OBSERVATION POST, HONG KONG, 1963

A FACTUAL REPORT
ON THE BATTLE OF SHU CHOW AND PENG PU

BY
YALE FUNG

PUBLISHED BY THE OBSERVATION POST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徐蚌戰役見聞錄

著作者：馮 亦 魯

出版者：春秋雜誌社

香港禮頓道六十號七樓
電話：二一八七四八

發行者：吳 興 記

香港利源東街二十六號二樓
電話：二一三一一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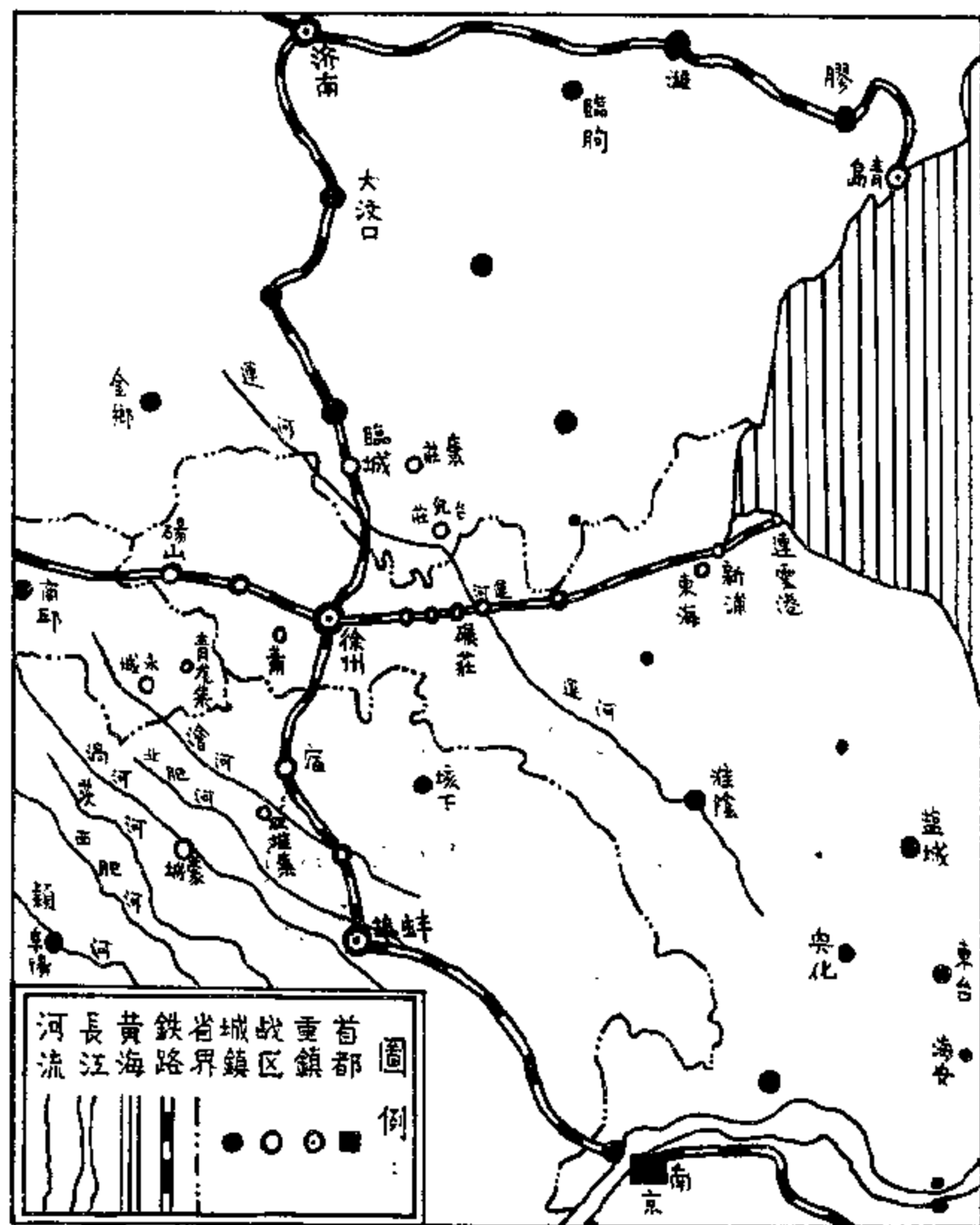
印刷者：友聯印刷廠

九龍新山道卅一號立基大廈八樓
電話：八二五八八三

每冊定價港幣：平裝三元
精裝五元

一九六三年二月香港初版

圖畧勢形塲戰蚌徐



(一) 逐鹿古戰場風雲色變

戰爭，一幕幕地消失了！戰士，一個個地逝去了！可是「徐州」，這荒涼的戰場，卻依然安靜地躺在大自然的懷抱裏，接受着後人的憑弔！

徐州，這古老的名城，兩千多年前，就已曾接受過戰爭的洗禮，無數的人曾喪生於此，少數的人曾成名於此，雖然，他們的生命，不能與徐州千古共存，可是，他們的事跡，卻壯大了徐州的聲名，這是他們的偉大？抑或是徐州的偉大？

古今兵家必爭之地

徐州之所以能名聞遐邇，完全是拜戰爭之賜，尤其是歷次戰爭的遺跡，更為這座名城生色不少，例如邑西的九里山，就有着不少當年楚漢相爭時的遺跡；附近更有一座廟宇，廟內所供奉的神像，就是當年的西楚霸王項羽；邑之東南安徽境內的垓下，即係當年楚霸王被困的地方；邑之東北山東省境

內之台兒莊，當中日戰爭時，國軍曾在此處創日軍，殲敵三萬餘人，此即抗戰初期中外咸知之一「台兒莊大捷」是也。

徐南宿縣附近之雙堆集，當國共雙方於徐蚌會戰時，國軍黃維兵團所轄十餘萬衆，曾在這兒被圍，苦戰廿餘日，終被共軍擊潰；邕京之磯砦，黃伯韜兵團曾在此響起了徐蚌會戰的第一炮，血戰十餘日，在全軍彈盡援絕、傷亡殆盡之下，黃伯韜將軍自戕成仁；徐蚌會戰的壓軸戲，是在青龍集上演的。青龍集位於徐州西南，河南永城縣的東北，這一齣戲的演出，前後共費時四十二日，其間過程相當沉悶，毫無精彩可言，一場喧赫中外的所謂「徐蚌大會戰」，並未能痛痛快快地幹上一番，祇是在拖泥帶水的局面下，糊裏糊塗地葬送了四十多萬國軍精銳，令人言之痛心！

徐州之所以成爲古今兵家必爭之地，當然有許多原因，而其地理環境，該算是主要原因之一，因爲徐州是我國古九州之一，地處現今江蘇省的西北隅，與安徽、山東、河南諸省相隣接，復當「隴海鐵路」與「津浦鐵路」之交點，在交通方面，可以說得上是四通八達；近郊羣山環抱，四外地勢平坦，舉目遠眺，一覽無遺，就軍事立場言，確屬易守難攻。推言之，擁此據點，不但可綰握南北東西之交通，設冀有所作爲，更可東入海口、西出潼關、南薄金陵、北上燕趙，在這種形勢下，怎不叫古今的英雄豪傑們，爲之饒涎欲滴呢！國共雙方在徐蚌會戰時，如果不是杜聿明將軍串演一齣「讓徐州」的話，相信整個戰局，或有改觀之可能，縱仍不免於失敗，然或不致如是之速、如是之慘也！

國共調兵戰雲低密

一九四八年的秋天，正當「金圓券風潮」湧向全國各地的時候，盛況空前的「徐蚌大會戰」，也同時在不停地醞釀着。國共雙方，均忙於調兵遣將，集中精銳，大家都抱着孤注一擲的決心，準備在遼遼瀾的古戰場上，來一次生死存亡的大決戰，雙方之所以選擇這塊地方來作爲交手的場合，當然決不是由於相互間的默契，事實上祇不過是由於當時的軍事形勢所逼而已。

當時在國內各戰場的國軍，總數約有三百餘萬衆；而共軍的主力，卻祇不過一百五十萬左右而已，但是由於國軍的防地遼闊，同時又抱着「堅守據點」的原則，在備多力分的情形下，所以處處均陷於被動的地位；相反地，共軍卻不以據點爲重，老是主動地集中精銳，到處流竄，避實擊虛，堅守着「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駐我擾、敵疲我打」的作戰原則，非至有絕對把握的時候，決不和國軍正面作戰。

由於當時國軍在西北、華北、東北各戰場相繼失利，因而聲譽日降，人心惶惶，爲激勵士氣、振奮民心計，自不得不考慮與共軍來一次徹底的大決戰。斯時共軍適攻陷濟南，擬挾其戰勝之餘威，竄越隴海鐵路，南薄長江，進窺南京，因而調兵遣將，伺機蠢動；國軍方面，爲求確保京畿之安全，遂決定在隴海鐵路以北，佈署重兵，嚴陣以待，不讓共軍越過鐵路以南，並冀於該地區內，將共軍一鼓

而聚殲之。倘此舉有成，一方面京畿可確保萬全，他方面主動在我，共軍不得不戰，是故當時奉調至徐州附近的國軍，大部份均係裝備優良、能征慣戰的部隊，據筆者所知，其時駐守在隴海東緣東海縣境的四十四軍，因為裝備欠佳，火力較弱，最高當局就有將之循海路調返後方予以整補的打算，由此足證當時國軍方面對這一戰役的部署與安排，是如何重視與志在必勝。

當時已奉調至徐州的國軍野戰部隊，總數約有三十餘萬衆，高級將領如馮治安、黃伯韜、邱清泉、李彌、孫元良等，皆係抗日名將，久列戎行，戰績輝煌，彼等麾下，大多爲勇猛懷悍、能征慣戰之士，此次雲集徐州，並肩作戰，可謂聲勢驚人，除上述各部野戰部隊外，尚有直屬於徐州剿總的各特種兵團（如榴砲兵團、野炮兵團、工兵兵團、輜雲兵團、通訊兵團……等）、憲兵部隊、裝甲部隊、以及由空降部隊臨時改組而成的快速縱隊等，總數方面，遠同上述之各野戰部隊，共約四十餘萬衆，至若兵種方面，步、騎、炮、工、輜……等，可謂應有盡有，式式俱全，蔚爲壯觀；共軍方面，則以陳毅的新四軍爲主力，號稱華東野戰軍，亦即第三野戰軍，其正式番號約有十九個縱隊，與及劉伯承的中原野戰軍，亦即第二野戰軍，約有七個縱隊，另外尚有華東軍區、中原軍區、和冀魯豫軍區等的所有地方部隊，再加上負責擔架、運輸等工作的民兵隊，總數雖不下一百餘萬，可是其中真正有戰鬥力的野戰部隊，卻亦祇不過五六十萬衆而已。斯時，徐州四郊的方圓數百里內，真個是戰雲密布，殺氣騰騰，在朔風凜冽中，一場生死存亡的大決戰，已呈一觸即發之勢。

馮治安部魯南叛變

正當國軍方面對兵力之部署行將就緒之際，萬不料駐守在魯南的馮治安部，突然變節投共，因為該部防地，在當時國軍的整個防線中言，最爲突出，而其餘各部兵力，又尙未調派停當，這一下事出意表，正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終於迫使國軍方面，不得不放棄其原定的「主動計劃」，臨時倉促地改變戰略，重行部署，因而致使國軍又再次地陷入了被動的形勢。

當時駐守在魯南的國軍部隊，大部份是馮治安所部的西北軍，西北軍的驍勇善戰，可說是盡人皆知的，國軍當局佈置這一着棋時，原無不當，但是這支軍隊，原屬「倒戈將軍」馮玉祥的舊部，其高級將領，大都係行伍出身，誠然，其中固不乏明智之士，但是祇知以個人利益爲至上者，亦大有人在。當時駐守在台兒莊及環莊附近的馮治安部，其防地乃係徐北第一道防線，由魯中南竄的共軍，要想越過這一地帶，本非易事，可是當馮治安本人赴南京公幹之際，也正是共軍準備揮兵南進之時，馮氏副手何基澧及張克俠二人，竟在共方的甜言蜜語、甘詞誘惑之下，利令智昏地周顧國家民族之利益，率領所部二萬餘衆，於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一月八日，在陣前變節投共，這樣一來，不僅使那綿長而尙未部署停當的隴海防線，突然間露出一個大缺口來，而共軍方面，對於這一「策反」工作的順利完成，當然是喜出望外，所以當時除對何、張二人百般籠絡、善加慰撫外，同時下令所部

精銳，立即以緊急行軍之動作，輕裝疾進，打從遭一缺口，大舉南下，遭一意外，終於使共軍順利地切斷了隴海鐵路，瓦解了國軍部署已久的圍堵防線。

馮部之所以被調駐台兒莊、棗莊一帶，事後有人認為乃係由於當時剿總對該部不甚信任，所以將之調往第一線去送死，讓敵人將之打垮了事，但是這一說法，卻頗難令人入信，因為當時剿總若果真有這一想法的話，則其勢必會另外加派精銳部隊，駐守在馮部防地附近，一者可以預防馮部叛變，二者如馮部不幸被敵人打垮後，亦可立時堵上這一防線的缺口，但是事實上由於馮部叛變後共軍之長驅南下，順利地直薄隴海鐵路，足徵前說之不確。

第七兵團與四四軍

當時的徐州剿匪總司令部，以馮部叛變來得太過兀突，大失所算，在倉皇應變之下，自不得不重作亡羊補牢的部署，於是遂立即着令駐守在徐州東翼的黃伯韜兵團，沿着隴海鐵路，迅速西移，向徐州方面靠攏。此舉一方面可使黃兵團避免為大舉南下的共軍所切斷而陷入包圍，同時又可鞏固徐州的外圍防務。當時剿總總慮惟恐黃兵團的兵力不足，復連夜電令駐守在隴海鐵路東端東海縣境的第四十四軍王澤濬部，將之撥歸黃兵團就近指揮。

第四十四軍是一支川軍隊伍，戰鬪力雖然不錯，但是由於裝備欠佳，重武器方面，全軍只有一個

炮兵營，至於當時最流行的美式湯姆生衝鋒槍，全軍僅有兩支，並且還是盟邦戰友送給王軍長私人的禮物，不在正式裝備之列，由此足見該軍的火力如何了！這一情形，最高當局並非不知道，並且起初也確沒有將之調入這一戰場的打算，在台兒莊駐軍未叛變前，當局曾經着令該軍由連雲港登船，調往後方補充整訓，該軍輜重及非戰鬥人員，一部份且已上了船，其餘人員，也已大致收拾停當，準備開往港口，又怎知晴天霹靂，當局臨時爲了救急，竟收回成命，復着令該軍掉頭西向，因而與原來的整訓計劃，正好來了個背道而馳。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九日上午，第四十四軍的全軍健兒，終於離開了駐守年餘的新浦鎮，浩浩蕩蕩的殺奔徐州而云。

黃伯韜係河北省人氏，早歲投身軍旅，抗日戰爭時，屢建殊勳，抗戰勝利後，戡亂開始，又迭次重創共軍，例如民國三十七年夏，國共豫東戰役，黃氏曾率其麾下之第二十五軍，與共軍悍將「獨眼龍」劉伯承之中原野戰軍全部精銳，周旋於豫東戰場，苦戰多日，黃氏卒以劣勢兵力，重創共軍，直殺得劉伯承落荒而逃，造成了名聞遐邇的中原大捷，此次徐東撤退，黃氏以第七兵團司令官之職，統率四個軍的兵力，沿隨海鐵路西撤，按說不應有「兵力單薄」之感，惜因當時匯集在山京省境內的共軍兵力，太過強大，尤以馮治安部之突然叛變，頓使徐東防線成門戶大開之勢，在這種形勢之下，由於雙方兵力太過懸殊，遂逼使當局不得不將準備後撤的第四十四軍，臨時征調，撥歸黃兵團指揮，這就是第四十四軍和黃伯韜兵團發生關係的一段經過。

(二) 撤離東海縣滿目血淚

顛沛流離的生活，一般說來，該是大多數人所厭惡的，可是，有時在某種特殊的情形下，人們卻又會自動地投入它的懷抱裏去，當時的新浦居民，即係一例。

新浦係江蘇省東海縣的商業重鎮，地處隴海鐵路東段，交通便利，商業繁盛，自國軍第四十四軍於一九四七（民國三十六）年春入駐後，年餘來軍民間相處頗得，此次徐蚌會戰，由於魯南國軍投共，逼使當局棄守新浦，當地居民，因過去均曾嘗試過共軍的滋味，故於熟思之餘，大部份人竟毅然棄家別井，甘受顛沛流離之苦，隨軍西撤，茫茫然踏上征途。

嗚呼噫嘻！苛政猛於虎，其是之謂歟！

新浦居民棄家出走

初冬，在南國街頭，猶可見到一些袒胸露臂的女郎，以及短褲長襪的男士，可是在北方，人們早

三「棉袍加身」了。是年（民國三十七）十一月上旬，駐守在隴海鐵路東段的國軍第四十四軍，由於後方補給機構對於被服的輸送遲緩，以致全軍官兵，新時依然穿著單薄的夏季軍服。在涼冽的朔風下，軍官們大都在軍服裏面加上件羊毛衫，以禦峭寒，可是士兵們因為待遇菲薄，無錢購買毛衫，所以在無可奈何之下，便只好夾個「衣上加衣」，那就是將所有的兩套半夏季軍服（每人有三套夏季軍服，其中一套是短袖衫褲，故云），統統都穿在身上，就觀瞻言，當然有點那個；可是就禦寒言，倒也差強人意。

是年十一月九日黎明，東海縣新浦鎮的郊外廣場上，排列着數千名野戰健兒，這時他們已是隸屬於黃伯鵬兵團的陸軍第四十四軍的一部份，在嚴寒的朔風下，弟兄們雖然都顯得有點縮瑟，但是每個人的面上，卻都顯露着無比的興奮與愉快，因為他們自駐防新浦鎮以來，差不多已有一年半的時光，其間雖然和共軍曾有過無數次地小接觸，但是共軍每次都是一觸即走，總沒能夠痛痛快快地打一仗，軍人大都是歡喜打仗的，因為在駐防時，平日除構築及加強防禦工事外，決不能輕難防地，終日和操場、講堂，形影不離，老是那一套東西，日子一久，每個人都會感到發膩，這種刻板式的生活，當然不及「作戰」够刺激，所以在幾天之前，大家聽說要從連雲港登船調返後方去整補，大部份人都顯得有點懶洋洋地，及至聽說改調徐州前線去作戰，一個個竟都青筋於色地無不顯得精神百倍。

十一月九日的中午時分，駐在魯南、蘇北一帶的第四十四軍各外圍部隊，均已陸續兼程趕至京滬

鎮附近地區集中，與軍部會合，該軍的先頭部隊，早已迤迤西行，其餘各部，則依照軍部所編排的次序，相繼出發，下午一時許，身材魁梧的王軍長，方始步出軍部，陪同着他那位綽號「小白兔」的戀人，乘坐着吉普車，駛離了駐守年餘的新浦鎮。

四十四軍駐守新浦鎮一年多以來，軍民間相處得頗為融洽，是日黎明前，當軍隊整裝待命之際，老百姓們因為看不到有接防的部隊抵達，估計駐軍將要放棄新浦，所以當地的父老們，立即推派代表，進謁王軍長，涕泣陳情，請求該軍繼續留駐，並謂：「如一旦戰事發生的話，全民皆願以生命財產協助軍隊作戰，以保新浦。」當時的王軍長，對於這一請求，感到相當為難，因為他本人並不是沒有與新浦共存亡的勇氣與決心，並且事實上確也不忍捨棄這些相處一年多的當地居民，眼睜睜地讓他們再次接受赤色的劫難，可是由於上案急電相召，軍令難違，於無可奈何之下，惟有含淚婉拒所請。當地居民，因為過去大多均曾親身嚐試過共軍的滋味，並且也吃足了苦頭，所以此次挽留不果，眼見國軍即將全部撤走，共軍勢必乘虛而來，為免重蹈覆轍，於是很多人均在無可奈何之下，匆忙地收拾一些細軟，忍痛地棄家別井，扶老携幼地隨同着四十四軍，在凜冽的朔風下，茫茫然含淚西行。

徒步行軍流離載途

按照行軍程序，該軍當日必須趕至距離新浦鎮約一百四十餘華里的一個小鎮市，換句話說，該軍

當日必須以緊急行軍的動作，向西推進一百四十餘華里，才能抵達宿營地，在時間上，這似乎相當迫促，不過「軍令如山」，那怕是刀山火海，也不容你說個「不」字，但是一支休息過久的隊伍，雖然同樣地每天也都在不停地「動」，由於「動」的性質與目的，皆有別於實際戰鬪，所以一旦叫他們來一次長途的緊急行軍，當然無法達到正常的狀態，而當時的四十四軍，卻正就犯了這個毛病，當大軍出發之前，軍部方面也曾經致慮到這一點，但是因為本部車輛有限，所以除了全軍僅有的十幾輛「道奇」牌大卡車必須用以裝載彈藥外，祇好另從其餘的二十多輛破舊的日式卡車中挑出一半來，用以沿途裝載那些跟不上大隊行軍速度的落伍人員。這十多輛裝載落伍人員的車輛，本該是走在大軍的最後面的，因為如是才能完成它的任務，可是由於粥少僧多，當時這十多輛老爺車，對於該軍所有的落伍人員，當然無法全部裝載，於是在「窮則變、變則通」的情形下，這批老爺車，祇好穿插在大部隊的行列裏，忽前忽後的行駛着，讓那些經過些少憩息的人員，勉強下車歸隊，這樣便可再裝載其他的落伍人員。

至於那些隨軍西行的老百姓們，其中甚多都是老弱婦孺，更有一些「四寸金蓮」所謂「解放腳」的娘兒們，當然無法跟得上軍隊的行列，而他（她）們卻又害怕共軍很快的就會追到，爲着自身的安危起見，在無可奈何下，祇好將背負的行囊，重行整理一下，拋棄掉一部份細軟，藉以減輕負擔，然後再手持細木棍或竹枝等，以代手杖，含淚忍痛，咬實牙關地一步步緊隨西行大軍，踉蹌前進。一些

較為幸運的老弱婦孺們，則乘坐着牛車和手推的單輪木車，隨隊前進，就速度及舒適言，固遠不及汽車，但是較之那些徒步而行的人們，已可算得是「天之驕子」了，不過這些幸運兒們，僅屬當時難民羣中的一小部份而已，寧緣新浦乃係一商業鎮市，居民從事於農耕的不多，一時間要想搜羅大批車輛，實屬不易，所以大部份人均祇好安步當車地蹣跚前進。

當四十四軍的官兵們離開新浦後，一路去雖看到無數的老百姓們，有的肩挑背負，有的扶老攜幼，蹣跚而行的絡繹於途，有如三小時「劉玄德揚民渡江」的慘景，令人目不忍睹，但是該軍爲了車輛有限，連宏部的許多輜重，都不得不忍痛放棄，在如此的情形下，對於這些棄家別井的可憐的一羣，除了一掬同情之淚外，也祇能愛莫能助。

中途走火預兆不祥

民國三十七年冬，朔風凜冽，陰雲密布，第四十軍百萬餘官兵，自臨海鐵路東段的新浦鎮出發後，正循着蘇、魯邊境之平原，以緊急行軍之姿態，風馳電掣地殺奔徐州，準備參加盛況空前的徐州大會戰。

當日黃昏時分，方值人馬難容之際，突然間「轟」地一聲響，從軍部行列附近傳出，由於地處曠野，聲浪之傳播，既響且遠，大家陡然間圍聽之下，以爲發生了情況，所以都立即停止前進，小心地

嚴加戒備，同時並紛紛出事地點打探，查詢之下，得悉乃係軍部某直屬部隊的一位傳令兵，因不小心而至手榴彈走火，造成了一死數傷的慘劇，這位傳令兵，據說大概是因為背負的行李太重，加之行軍時間較長，更感吃力，所以準備將背囊移動一下位置，以舒筋骨，庶不知由於數十里之緊急行軍，人已疲乏異常，因而動作自欠靈活，一不小心，竟不自覺地牽動了手榴彈的保險掣，由於那兩個「木柄手榴彈」，乃係平分左右地懸掛在胸前，所以爆炸聲一響，其胸腹部首先遭殃，「轟」地一聲，當場血肉橫飛，除了頭部及四肢外，整個軀幹只剩下了一部份骨架，死狀淒慘，令人不忍卒睹，在他附近的幾位袍澤，因為事出突然，走避不及，亦均輕重不一地帶了花。

就該傳令兵個人來說，在如此情形下一命嗚呼，固屬「出師未捷身先死」，雖云無恨；然就整個部隊的士氣來說，所受的打擊卻更大，因為軍人們平時聽係「百無禁忌」，可是對於某些事情，卻仍迷信異常，值茲出師之日，竟發生如此不幸之事，大家都認為乃是一種「不祥之兆」，因而對此行之成敗，心理上均已先蒙上了一層陰影，不過由於軍情緊急，而且軍令如山，無法退縮，所以在無可如何之下，祇好將死者草草掩埋路旁後，大家幾乎都帶着一種沉重的心情，繼續啓程西行。

搶渡運河慘不忍睹

第四十四軍在開拔中途，每日行程，均有硬性規定，若該日趕不到預定目的地，即不能宿營，惟

全軍輜重，由於運輸工具不足，故多靠人力搬運，平均每一個輸送兵，除按規定應該負擔若干重量外，再連同該輸送兵自己的行李，其總重量約逾一百斤以上，如此重負，行動方面自難求迅速，因而他們掉隊落伍的情事，也遠較別的單位爲多，這可說是一件非常令人頭疼的事情，幸而這種情形，在全軍越過新安鎮後，終告減少，原來再向西行，迎面有運河擋道，而溝通該運河東西兩岸的唯一交通工具，乃是一座曾遭破壞而尚未修復的運河鐵橋，加之橋身寬度有限，欲想通過這條支離破碎的大橋，必須有如過關似地，順序而進，絕無法一湧而上，此時此際，先行的戰鬪部隊，自無法順利地迅速前進，勢必須暫時停止下來，而後繼的運輸兵，卻正好藉此機會，可以喘息一下。

這一條橫越隴海鐵路的運河，在新安鎮以西，趙墩、張莊之東，河上架有一道鐵橋，隴海鐵路火車，即係從橋上通過，河面遼闊，岸高水深，兩岸交通，全憑這座鐵橋，此外既無木橋，又無渡船，故爲通向徐州的唯一交通孔道。這座大鐵橋，因爲戰爭的影響，此時一部份已遭破壞，火車不能暢通，人還勉強可以沿鐵橋通過，若就當時橋面的容量而言，每次通過的人數，已遠較往昔大爲減少。當魯南國軍未叛變前，第七兵團黃伯韜將軍轄下的五個軍，大部份均駐紮在運河以東，迨黃兵團突奉急電西調，整個兵團七萬餘衆，首須渡過運河鐵橋，始能馳往徐州，而「渡河」一事，遂成爲當時黃兵團最感頭疼的一個問題。

黃伯韜兵團所轄屬的各部健兒，分由運河以東各地開始西移時，各駐地的老百姓們，因未見有其

他部隊調來接防，自然猜想到國軍進備將他們棄而不顧，爲了不願再受到共軍的蹂躪，於是，大部份人均棄家出走，隨軍西逃，這些難民的人數，就當時的實際情形言，已遠較軍隊的人數爲多，絡繹於途者，幾約數十萬衆，當他（她）們抵達運河東岸時，無不爭先恐後的湧向這座唯一的通道——運河大鐵橋，以期早登彼岸，值茲兵慌馬亂之際，根本就毫無秩序可言，一向「行人冷落車馬稀」的運河大橋，突然間軍民擁塞，其情形較之電影院散場時的擁擠程度，直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天二十四小時，沒有一分鐘不是如此，再加上大卡車、吉普車、騾車、馬車、牛車、手推車及馬匹等行列，有如長龍似地滾滾而過，看樣子簡直要把這座鐵橋壓成兩段，更何況人多橋狹，通過需時，愈顯得擁塞不堪，這種混亂的情景，相信百年難得一見，這樣一來，行人通過的速度，遂變得更爲緩慢。軍令固然很重要，民命亦非不值錢，當時的黃伯韜將軍，目睹這一混亂的局面，於無可奈何下，對於「過橋」問題，祇好來個變通辦法，那就是規定軍隊和人民一批一批的輪流通過，不准爭先，由於軍令如山，所以每當輪到老百姓通過時，軍隊確都能「按兵不動」，可是輪到軍隊通過時，有些老百姓們，卻竟不遵令停止，依然我行我素地「湧」往直前，爭先恐後插入軍隊的行列內，擠向鐵橋，以致軍隊的行進速度，因而受到影響，在這非常時期，對於這些「爲自由、求生存」的善良老百姓們，實無法令人不加以同情，所以站立在橋旁的黃伯韜將軍，此時此地，雖目睹這一情形，也祇好抱着「立法嚴、執法寬」的態度，下令維持秩序的部隊，對於那些少數不守秩序的難民們，切勿太過認真。

視死如歸班長成仁

正當黃伯韜兵國的部隊和大批難民們在更番輪流渡河的當兒，不料魯南的共軍，卻已打從台兒莊、臺莊這一伙口間渡過了運河，大舉殺程南下，沿着運河，直撲臨城鐵路，黃兵國的部隊，那時大部份雖已渡過鐵橋，抵達河西，然各軍由於倉惶搶渡之故，情況相當混亂，已無法保持正常的聯絡，所以必須更加整理，使之各歸建制，否則難與作戰，於是黃將軍便下令已經安抵河西的各軍，在趙墩河西之碾莊附近，從速加以整理，同時並等候少數尚未渡河的部隊，相繼歸隊。

黃氏本人抵達河西後不久，該兵國的殿後部隊，猶在陸續渡河，可是時不我與，大股共軍，此時已如潮水一般地沿着運河西岸，直撲運河大橋，準備截斷尚未渡河的部隊於運河以東，同時在運河東岸，亦已發現敵踪，於是當餘約第一小部份尚未渡河的殿後部隊，眼見已無法搶渡，迫得和老百姓們，一齊沿運河向南行竄。

當共軍先頭部隊登抵鐵橋兩端時，橋上行人已所餘無幾了，當時有一位身背衝鋒槍的少軍班長，正好被截留在橋的中間，進退不得，這時，鐵橋兩端的共軍，已開始衝向橋中，這位班長眼見自己身陷重圍，無法脫身，心頭自然沮喪，但是面上卻毫無驚慌之色，同時並神定氣閒地就原地站立着不動，緩緩地取下了肩上的衝鋒槍，兩手持定，這時衝上來的共軍們，由於大勢已定，所以他們對那位

被截留在橋中心的國軍班長，以為已不啻是應申之僥，持翅難飛，所以對之也絲毫未加戒備，同時並大聲的叫喊着：「同志！繳槍啦！」一路喊，一路前進，焉知這位班長對於共軍之招降呼聲，竟似是聽而不聞，依然雙目圓睜，呆立着不動，可是當他看到共軍們已迫近時，卻突然槍頭一起，槍聲卜卜，首當其衝的共軍們，遂一個個倒了下去，這時，鐵橋另一端照離較遠的共軍們，見狀大驚，立即停止前進，同時並大聲地在叫喊着：「同志！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快繳槍吧！」這位班長並不答話，緊接着又是幾槍，由於此事來得太過意外，所以共軍們當堂皆被嚇得面無人色，倉惶失措地狼狽後退，這時橋上還置有一些準備渡檢的百姓民伕，他們看見情勢感人，皆不敢冒險前進，同時並倉惶地退回橋底，當共軍們放走了這些老百姓後，立即一個個都裝上了刺刀，再次一步步地退回橋中，準備活捉這位班長，同時並同之發出警告：「同志！大家都是中國人，只要你放下武器，我們決不會虧待你的。」這位班長冷笑了一下說：「好，拿去吧！」跟着雙手向前一送，同時卻手按槍機，欲作最後之一擊，共軍們見狀，立即紛紛伏倒，可是祇聽得輕微的一聲「喀」，卻並無子彈射出，原來槍膛內的子彈已用光了，這位班長於無可奈何之下，微微地搖了搖頭，同時並發出一聲絕望的輕嘆，接着順手一甩，「霍」地一下，竟將槍擲入河心，跟着飛身一躍，連人帶槍，一齊葬身在鐵橋下的急湍中。當這一幕慘劇上演的同時，在碾莊附近的黃伯韜兵團，已在火與土中，構築工事，而這場轟動中外的徐蚌大會戰，亦將於焉正式揭幕。

(二) 碾莊序幕戰國軍大捷

戰爭，是攻與守的結合。雖然，或以攻爲守；或以守爲攻，是乃戰術之運用互異而已，其與戰略之攻守原則，並無相悖。

就守的立場言，堅壁清野、補給無匱、士氣如虹，固皆必備之要件，然事實上兵凶戰危，情勢多變，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又有多少事能盡如人意？

當時的黃伯韜兵團，本駐守於運河以東，後因倉卒奉命西移，致與強大之共軍，遭遇於碾莊地區，既無堅可守，又補給不繼，照說難逃一敗，然雙方交手之初，黃氏竟能以劣勢兵力，重創共軍，造成了名聞中外的徐東大捷，寧非奇跡？

草草部署揭開戰幕

按照剿總的命令，黃伯韜兵團本該先移至徐州市的近郊，但是爲了渡越運河時的諸多延誤，終於無法在規定時間內抵達目的地。當該兵團大部份官兵於渡越運河後，正在碾莊附近加以整頓之際，共

軍主力部隊，已從魯南兼程趕至，除一部份於運河兩側已衝至隴海鐵路外，另一股亦已於碾莊以西地區，越過了隴海鐵路，向東南方向迂迴，對黃兵團採取了包圍的形勢。斯時黃兵團前有強敵，後有追兵，左右兩側，亦敵踪迭現，當然，以當時黃兵團的全部兵力，無論指向那一方面，固皆可打出一條出路來，敵人是無法可以抵擋得住的，不過，由於各部隊倉卒渡河，情況混亂異常，致使所屬各單位之位置，均無法全部明瞭，因而聯絡大成問題，若不先加整理，貿貿然亂衝一陣的話，自屬吉凶多；設若就地按兵不動，共軍既不知虛實，則其於大部隊尚未集中之前，自不會貿然進攻，所以黃伯韜將軍於審度當時情勢後，立即下令所部各軍，停止前進，從速就地先加整頓，再作計較。殊不知當國軍尚未整頓就緒時，而共軍對黃兵團的包圍態勢，卻先一步已告形成了。

當黃兵團與共軍遭遇之初，黃氏立即下令其所統率之第二十五、四十四、六十三及第一百軍，各依指定地區，扼守於碾莊四週，第六十四軍則隨同兵團司令部居中策應。本來，在黃氏所轄的五個軍中，論戰鬪力之強，應首推第二十五軍，且該軍又是黃氏自己統率已久的親信部隊，倘若換上了另一位稍存偏私的司令官，必使該軍隨同兵團司令部行動，因為以親信部隊來擔任這一任務，不但可以強化兵團部的警衛力，同時又可保存其實力，可是黃氏卻並不這麼做，他大公無私地命令第二十五軍首當其衝地駐守外圍，同時並令與其毫無淵源的第六十四軍，警衛兵團部，這一舉措，曾使各軍將士都感到司令官是一位無親疏厚薄之分的好主帥。試觀黃氏數十年戎馬生涯，出生入死，積功陞遷至中將

兵國司令，據筆者所知，其中絕無絲毫人事關係作祟，其不次騰蹕，純係出於平時之驍勇善戰，實及公正嚴謹之作風使然，國府遷台後，其哲嗣黃敘先，曾在台灣因事犯謀殺罪，按例當死，卒蒙最高當局之特赦，改判徒刑，此亦係因黃氏生前之事蹟感人，功在國家，因而澤及後人耳！

且說黃兵國在礮莊草草部署之後，不久，在共軍四面八方的壓迫下，隨即掀起了一場殘酷的序幕戰，原野無垠，兩軍遭遇，火海人海，全部出齊，這場序幕戰，直打得較主力戰更為劇烈、精彩！

防禦工事因陋就簡

礮堡，是軍人的家，也是軍人墳塋，所以其建築必須力求堅固，不過有時在臨時應變的情勢下，由於物資缺乏，時間有限，自不得不加以變通，祇有就地取材，依照當前之所需，因陋就簡地加工趕築，以濟燃眉。

當時礮莊防地的工事，除散兵坑、交通壕及沙包掩體外，所有全部礮堡，皆係臨時用泥土和樹枝所構築而成，這種礮堡，若和現代化的鋼骨水泥礮堡相比較的話，撇開「美觀」二字不說，單就「堅固」而言，已屬天壤之別，不過彼時彼地，在極短時間內，能趕築起這些臨時礮堡，已屬邀天之幸矣！這種臨時礮堡，通常高出地面約三、四呎，其射擊孔則高出地面不到兩呎，建造的方法，首先在適當的地點，挖好一個大土坑，再以樹木作樑，蘆包作板，有時沒有蘆包，則鋪上樹葉，再加上泥

土，月力壓實便成；另有交通壕，是出入碉堡的孔道，以供軍隊運動之用，這些交通壕，有些在荒草路加掩蓋，以稍避雨露及砲彈的破片，有些則空蕩蕩地毫無掩蔽。本來，碾莊四週，雖然也有一些稀疏的小村落，若干部隊原可借用民房爲扼守據點，無奈民房太少，部隊太多，無法全部容納得下，並且就安全言，倒還是守在碉堡裏較爲安全可靠，因爲房屋的面積大，目標顯著，容易受到共軍炮火的命中，至於屋外的一些沙包及土堆，也祇是供衛兵們藉以掩蔽，談不上「堅固」二字，不過若當雙方短兵相接之際，這些沙包、土堆，倒也有其不可抹殺的功用。

這些工事，由於構築時的種種條件所限，所以不但在堅固方面難符理想，就是在運用方面，也並非相當方便，例如在平時，軍人們走路的多姿多采，大都是挺起了胸膛，高視闊步的大步向前，可是在碾莊的包圍圈中，這種鏡頭卻難得一見，因爲當戰事進行得最劇烈的時候，走路的技術也很爲重要，每個人都儘可能並不讓身體的任何部份，暴露於敵人的視線內，戰壕內的將士們，也祇不過是半個腦袋高出地平線而已，每當部隊運動的時候，有時由於戰壕的深度所限，更須匍匐而行，手和腳底下，時時皆有抹着袍褲們的血跡的可能，好在當時天寒地凍，戰壕內外的屍體，一時也不會發出臭味。此外如遇天降雨雪，則這些工事的土牆，便會因雨水的侵蝕而發生變化，弄髒了衣服倒是平淡稀鬆，弄濕了彈藥可就後果不堪設想，可是彼時彼地，又能另有甚麼善謀良策？

人海火海展開血戰

圍點打援，乃是共軍的主要戰術原則之一，所謂「打援」，乃是阻遏對方的友軍前來增援，同時並切斷包圍圈內的補給線，以遂其「圍點」之目的，另外再以「人海戰術」來消耗被圍者的彈藥，守軍一旦彈盡援絕，則當然非垮不可，共軍此次包圍碾莊，其所採用的也正是此一戰術。

碾莊的戰幕既啓，黃兵團的七萬餘衆，迫得與共軍就地周旋，共軍一開始便對黃兵團展開了瘋狂的「人海戰術」，一時炮聲震天，爆炸聲此起彼應，當炮聲隆隆地響過後，緊接着便是震人心弦的衝鋒號聲，於是，潮水般的人海，立即一股一股地湧向國軍所扼守的各個據點，在黑夜衝殺中，照明彈不停地大放光明，照映着那些身穿灰色土布棉軍服、胸前掛滿了手榴彈、捨命前衝的共軍們，他們一個個都好像失去了靈魂似的盲目衝前，據守在碉堡內的國軍，一俟人潮湧近，便立即集中火力，加以掃射，眼看着一排排的共軍倒了下去，另外又一排排地湧了上來，這種前仆後繼的人海巨浪，任憑你的火力如何兇猛，火網如何嚴密，皆不能使之立時靜止下來，因為共軍當局，自恃有着永遠死不完的人來和你的槍彈相拼，他們的如意算盤，認為如此既可大量地消耗敵人的彈藥，同時更希望能在這火網裏碰到一絲縫隙，以便可以一湧而入，不過奇怪的是：在那些陣亡的共軍中，卻很少見到有肩負皮囊、手持短槍或衝鋒槍的人員，甚至連步槍也很少見到，除了手榴彈外，大部份人幾乎都是徒手，當

這些勇士們偶然地衝近國軍的碉堡時，雨點般的手榴彈，便紛紛投向碉堡，那一簇簇的火花，映着地面上激起的黃土，在青白色的照明彈的光輝下，構成了一幅悲壯淒慘的戰地圖畫，當然，那些投擲手榴彈的勇士們，也均在國軍的嚴密的火網下，一批批地倒了下來。

俗語說得好：「好死不如惡活」，凡是人就沒有願意眼睜睜地走去送死的，因為血肉之軀，說什麼也拼不過犀利的槍彈和炮彈，不過這些身攜手榴彈的共軍敢死隊，其所以視死如歸地向國軍的陣地狂衝，事實上彼等均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根據那些被俘獲的共軍們的口供，在他們身後，另有一批持槍實彈的共幹們，虎視眈眈地在監視着他們，向前衝的話，固然逃不過國軍的火網，可是如果退縮不前的話，同樣地會當堂喪生在那些督戰的共幹們的無情槍彈之下，不過向前衝的話，萬一邀天之幸，衝入了國軍的陣地，則不但可暫時不死，並且還可成爲戰國英雄，若不幸爲國軍所俘，則同樣地可以不致喪生，試看韓戰時被俘共軍人數之衆，也正是基於這一緣故，這種「人海」對「火海」的戰術，可說是共軍的「得意傑作」，言之令人痛心！

槍林彈雨積屍成牆

在當時，人們皆認爲：「共軍的火力遠不若國軍之強」，這話可以說是對了一半，因爲一般說來，共軍的火力確是很弱，不過當他們有所圖謀時，則他們便會將所有的精良武器及彈藥，集中使

用，猶憶一九四七年初夏，魯南孟良崗一役，國軍裝備最佳的第七十四軍張靈甫部，便是硬生生地被共軍的密集炮火所擊潰，孟良崗上到處彈痕密佈，幾乎寸草無存，由此可見一斑。

當碾莊戰事展開後，共軍首先是運用「人海戰術」，不斷地衝向國軍陣地，企圖以血肉之軀，來大量消耗國軍的彈藥，當然，這些「肉彈」絕對敵不過「槍彈」，結果終於一批又一批地倒了下去，不過這些血淋淋的鏡頭，並未能阻遏住共軍的瘋狂攻勢，源源不絕的人羣，依然前仆後繼地踏着那些陣亡者的屍體，湧回國軍陣地。時間一分一秒地逝去了，屍體一具一具地增多了，不久以後，有一些碉堡內的國軍，終於面臨着一個極大的困難，原來陣亡的共軍屍體，由於愈積愈高，漸漸地竟成爲一座屍牆，遮斷了碉堡內的國軍的視線，以致他們的火力無法發揮效能，於是對於那些由正面衝上來的共軍，因爲守軍正面視線被阻，便只好靠兩翼友軍的火力來予以掃射。逐漸地，大多數第一線碉堡內的國軍，差不多皆碰上這種同樣的難題，在這煙硝彈雨的陣地前，國軍若跑出戰壕與碉堡，貿貿然去清理戰場，實不啻是自尋死路，所以絕不能這麼幹，可是另一方面，由於屍體山積，國軍正面守軍的火力既弱，共軍知道「人海戰術」已告奏效，乃立即乘勢向國軍陣地猛撲，一時間急促的衝鋒號聲，震人心弦，共軍主力，方於焉開始出動，在步炮配合的攻勢下，無情的炮彈，不停地在那附近爆炸，震耳欲聾，但見血肉與炮彈齊飛，泥沙共煙霧一色，潮水般的共軍精銳，一個個手持衝鋒槍，在炮火的掩護下，急步奔跑，湧向國軍陣地……。突然間，國軍陣地裏，也此起彼應地響起了一片

衝鋒號聲，英勇的國軍健兒，此時竟一個個皆放棄了那支離破碎的碉堡，在本部的炮火掩護下，迅捷地衝出了戰壕，以那些陣亡的共軍屍體作掩體，槍口對準着捨命前衝的共軍們，密集掃射，一時炮火震天，殺聲遍野，前仆後繼的殘酷鏡頭，不斷出現，雙方直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由於共軍的「肉彈部隊」傷亡殆盡，而國軍彈藥亦消耗頗大，爲不予國軍以喘息計，於是共軍精銳遂傾巢而出，正因爲此際雙方盡屬正規部隊，所以打起來更爲緊湊，你來我往地直殺得難解難分。

共軍不惜犧牲地築起了「屍牆」；「屍牆」困住了碉堡內的國軍；國軍卻又憑藉着「屍牆」向共軍射擊，這就是碾莊戰役的第一幕。

徐東大捷黃氏受勳

戰爭的勝負，決定於雙方持續力的久暫，誰能贏得最後一分鐘，誰就是一戰役的勝利者。本來，在這一片遼闊的平原上，雙方勝負的機會，該是半斤八兩的，可是國軍是在共軍的包圍圈內作戰，祇守不攻，在衝殺激烈的時候，國軍雖亦會不斷地衝出戰壕，可是卻始終並未遠離陣地，尤其是以共軍的屍體作掩體，這作棋硬是要得，事實上這也可以說是拜共軍的「人海戰術」之賜，這樣一來，國軍在對壘初期的傷亡數字，所以並不太高；反觀共軍方面，千辛萬苦地用「人海」所築成的「屍牆」，不但未能阻擋住或削弱了國軍的火力，反而被國軍加以利用，自非始料所及，不過在如此重大

的犧牲下，好不容易地才將國軍逼出了碉堡，若就此罷手，則不啻予國軍以喘息之機，因此，共軍波浪式的攻勢，遂似呈永無休歇之勢，可是以血肉之軀，欲在毫無掩蔽的平原地區去抵擋犀利的炮火，自然祇有死路一條，所以在初期的搏殺中，「人海」也不得不暫向「火海」屈服。由於共軍的主力部隊傷亡慘重，元氣大傷，終於暫時停止攻擊，以便整補，於是徐東戰場也第一次真正的沉寂起來。綜計此役國軍方面的傷亡約達兩萬餘衆，而共軍的傷亡人數，竟遠超十萬以上，碾莊四週國軍的陣地，依然屹立無恙；部份衝入國軍陣地的共軍，由於後援不繼，陷入了國軍的反包圍中，唯有棄械投降。這便是戡亂後期的所謂「徐東大捷」，黃伯韜將軍亦因這一仗而獲頒國家最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勳章」。

(四) 如此這般的第七兵團

武器對於勝負之決定，固係重要關鍵之一，但是戰意對於勝負之重要性，卻較武器爲更大，就當時的國軍部隊來說，其戰意的高低，端視乎官兵間的私誼和鄉誼的深淺。

當時黃伯韜將軍轄下的五個軍，或以武器精良；或以私交頗厚；或以鄉誼甚重，終致戰果互異，這種情形，可以說是以往中國軍隊的一種特色，至若外國軍隊是否也是如此，此則非筆者所得而知的了。爲了更清楚地瞭解當時黃兵團的實力，自不得不略費筆墨，先將黃氏麾下的各路大軍，來一個簡括的介紹。

黑白二米文武雙槍

回憶一下中國的軍隊史，我們可以看到：凡是能征慣戰、勇猛慷慨的軍隊，大都係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子弟兵，遠若湘軍、淮軍；近若西北軍、兩廣軍等，無一不是清一色的子弟兵，至若當時黃伯韜兵團轄下的第四十四軍，乃是一支川軍部隊，全軍外省籍的官兵，可以說得上是屈指可數，所以上

自軍長，下至伙伕，幾乎每個人的口頭上，都離不了「格老子」三個字，遭三個字，和廣東人的「丟那媽」，在作用上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過去，四川軍隊有一個非常漂亮而跡近揶揄的綽號，叫做「雙槍將」，而這一綽號之由來，自絕非無因，事緣四川鄰接黔、滇、康諸省，這幾省均盛產鴉片，風氣所及，加之利之所在，四川人遂也普遍地種植起鴉片來，例如著名的前四川省大軍閥劉文輝，就曾靠種煙、製毒、販毒等勾當而發了大財。由於鴉片的來源既不假外求，而且又有提神、治病的功效，所以大部份老百姓，都在不知不覺中吸上了癮，而軍隊乃是白民間徵集而來的，是則軍民有志一同，自屬不在話下，其高級將領，在彼此彼此的情形下，對此亦不加禁止，尤有甚者，有些部隊，竟公然發給煙土以代軍餉，於是「黑白二米」和「文武雙槍」，竟成了某些川軍部隊的必然配備，所謂「黑白二米」，乃是指藉以提神過癮的鴉片煙、和充飢果腹的大米而言；所謂「文武雙槍」，乃是指直插橫臥時所用的鴉片煙槍、以及衝鋒陷陣時所用的步槍言，在這種情形下，於是「雙槍將」的雅號，遂亦不脛而走，一時傳為美談。這種部隊，由於其配備方面與其他部隊有別，因而對作戰前的準備，自亦另具一格，通常他們於接獲攻擊命令後，均較其他部隊提早開飯，迨飽餐戰飯後，緊接着便立即覓定對手，雙方就地橫陳，各就火位，一燈如豆，兩槍並舉，各自噴雲吐霧，修道煉丹，此情此景，蔚為奇觀，迨煙癮過足後，一個個精神百倍，整隊出發之際，大家皆步伐輕鬆，有飄飄欲仙之概，從而衝鋒陷陣，勇往直前，當者披

廳，遭也可以算是以往某些川軍部隊裏的怪現象，而這種現象，在徐蚌會戰前，雖已不復得見，但是私下裏暗中修道煉丹者，卻依然大有人在。

事緣筆者當年服務於某川軍部隊時，某次因事訪晤副營長於其公館，循例敲門後，由於彼此私交甚稔，故未待「進來」聲發，竟自推門而入，萬不料這位副座，斯時正直榻橫臥，聚精會神地在噴雲吐霧，乍見之下，雙方均感到有點尷尬，幸而這位副座善自解圍，在嘻嘻哈哈聲中，強將筆者拉上床去，代爲打荷，並循循善誘地傳授了一套「一氣呵成」的功夫，幸而筆者凡胎俗骨，未具仙根，否則亦早已成仙得道，位列仙班了。

四十四軍裝備奇劣

當時的國軍裝備，並不是全部劃一的，大致說來，可分爲美國式、日本式和中國式三種。例如：擁有榴彈炮、卡賓槍、葡萄彈、道奇車等的部隊，屬於美式裝備，當時的第一百軍是也；又如六五步槍、彎柄機槍、小鋼炮等，則屬於日式裝備，這些武器，全部是抗戰勝利後從日軍方面所接收過來的，其火力僅稍遜於美式武器，黃兵團屬下的第二十五軍，便是這種裝備，不僅武器方面，甚至他們的服裝，也都是日本式的，唯一與日軍有別的，便是鋼盔上的帽徽；他若中正式步槍、捷克式機槍、德國盒子炮、木柄手榴彈等，則均歸諸於中國式的裝備，不過當時的四十四軍的裝備，卻並不屬於上

述三種裝備中的任何一種，假如以甲乙丙丁來區分一下各種裝備的等級的話，則四十四軍該算是丁種裝備。記得以前軍隊裏會流行過一隻類似歌謠式的笑話，其內容頗堪發噱，茲錄之如下：「見了班長，立正報告，剛才去放哨，走到土地廟，遇見了鬼子兵，立刻向後跑，他開了一槍，我摔了一交，槍是三八式，子彈廣東造。」三八式步槍是日本出品，爲六五口徑；廣東造的子彈，是用於七九口徑的步槍的，當然無法放進六五口徑的槍膛裏去，這本來是一個笑話，可是在當時的四十四軍來說，這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事緣抗戰勝利後，政府從日軍手上，接收到大批的槍械，因爲棄之可惜，所以便將之來裝備一部份國軍，但是爲了國軍及美軍所用的均是七九子彈，而日式的六五子彈，其來源已告斷絕，庫存無多，補充不易，所以在不得已之下，只好來個「削足就履」的方法，着令兵工廠，將這些六五步槍的槍膛，加工鑿大一點，使之與七九步槍的槍膛相同，如此一來，雖然解決了子彈補充的困難，可是槍管變薄，自極易有爆炸之危險，而這批特種武器，在某種極微妙的緣故下，終於落到了四十四軍的手裏；次若輕機槍方面，該軍所擁有的，既不是美國式，又不是日本式，而是白朗寧與捷克式兼而有之；至若手槍方面，有美式曲尺、英式左輪、德式盒子、以及毛瑟手槍等，總之該軍所有的全部武器，形形色色，堪稱集世界各國之大成，稱之爲「雞尾式」亦無不當；重武器方面，全軍祇有一個山炮營，其他則可想而知。除掉武器之外，交通工具方面，也祇可以說是聊勝於無，因爲裝備優良的部隊，通常其全部車輛，差不多可以裝載得下全軍的官兵和輜重，而四十四軍呢，說來也真

可憐，軍部的輜重營，轄下三個連，按照編制，第一爲「人力連」，其搬運工具均係扁擔、繩索，自不在話下；第二連爲「馱馬連」，可是全連竟連馬毛也看不到一根，在不得已之下，祇好以人代馬，向第一連看齊；第三連爲「汽車連」，也就是全軍所僅有的一個汽車連，共擁有汽車三十餘輛，除掉十二輛係美式的道奇牌汽車外，其餘的二十餘輛，盡是些破殘不堪的日式老爺軍車。

以上所述，乃是四十四軍的眞正裝備情形，稱之爲「丁種裝備」，諒不爲過。該軍之所以不能獲得較佳的裝備，固有其多方面的因素，不過該軍王軍長之剛愎自用，驕狂成性，不擅逢迎，樹敵太多，因而招致後方補給大員之故意從中作梗，未始非主因之一，行文至此，怎不令人擲筆三嘆！

兩廣部隊和廿五軍

兩廣民風强悍，所以其部隊亦大多慍悍善戰，高級將領方面，例如抗日戰爭時血戰長沙的薛岳，和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固均係兩廣人氏；部衆方面，張發奎所曾統率過的第四軍，曾被譽爲「鐵軍」，戡亂期間的第六十五軍李軍長，曾於民國三十五年夏秋之間，親率麾下不足兩團之衆，據守蘇北某縣的海安鎮，共軍以十餘個縱隊之兵力，圍攻旬餘，終無法攻陷，這兩路人馬，亦均係兩廣部隊，其戰鬪力之強，由此可見一斑，不過這批部隊，卻有一個缺點，那就是「能攻、能守、不能敗」，當他們在攻擊時，不管敢人的炮火如何兇猛，大家皆能前仆後繼，捨死忘生地勇往直前，一聲

「丟那媽」，無人肯畏縮不前；守的時候，亦皆能憑着「幾大就幾大」的精神，寧死不退，與陣地共存亡；可是一旦敗退的話，則大家卻又均一窩蜂似地爭先恐後，狼狽而奔，根本就不理會什麼「掩護撤退」那一套。至於服裝方面，更是弔兒郎當，例如不打腳綁、不扣衫鈕、歪戴軍帽等鏡頭，可謂屢見不鮮，尤有甚者，彼等於飽餐狗肉之餘，軍服的衣袖，往往就成了抹嘴布，當然，這些情形，絕大多數都是士兵，軍官們則較為好一些。當時在碾莊戰場的第六十三軍和六十四軍，也正是具有上述各特徵的兩廣部隊，所以其戰鬪力亦很強，至於武器方面，卻亦祇不過較四十四軍略勝一籌而已！

第二十五軍這支隊伍，並不是具有地方色彩的部隊，可是卻是黃伯韜將軍的基本隊伍，當黃氏未陞任第七兵團司令官之前，曾任該軍軍長多年，和該軍官兵們間的私誼頗深，加之黃氏帶兵，一向賞罰分明，對人恩威並濟，說得上是位愛兵如子的好長官，所以該軍上下，久已打成一片，此次第七兵團成立，該軍遂成爲黃氏的基本部隊，因有如此一段關係，該軍的戰意昂揚，自屬不在話下，因爲老長官的榮譽，也不啻就是他們每一個人的榮譽，這個「場」當然是非捧不可的；至於該軍的裝備方面，則是清一色的日式裝備，武器、彈藥、車輛、被服，無一不是百份之百的日本貨，甚至連身材也宛如「皇軍」，大部份皆矮矮胖胖，若不是鋼盔上的帽徽乃係「青天白日滿地紅」的話，決無人敢說他們是一支國軍勁旅，抗日期間，黃氏曾統率該軍，轉戰華中一帶，所向披靡，屢建殊勳，在第七兵團轄下的五個軍中，該軍戰鬪力之強，可說是全兵團之冠。

火力最強戰力最弱

當時黃兵團轄下的五個軍，除掉上述的四個軍外，另外一個便是第一百軍，該軍毫無地方色彩，加之軍長周志道到任未久，袍澤間可說是既無鄉誼，又無私交，全軍裝備，是清一色的美國式，其火力之強，尤爲全兵團之冠，不過說到其戰鬪力方面，卻又令人有點不大敢恭維，其所以如此者，說來其中卻又另有一段因果。

黃兵團轄下的第一百軍，其以前的番號本是陸軍整編第八十三師，迨政府全面戡亂而恢復「軍」的番號後，遂改稱第一百軍，當時的軍長李天霞，舉止上頗似美國作風，該軍於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秋在蘇北作戰時，其軍部被安置在遠距前線達一百八十里之遙的東台縣城內，李將軍興之所至，則鼻架金框太陽眼鏡，歪戴軍帽，身着畢挺的羅斯福呢軍服，坐在吉甫車上，循着東鹽（東台至鹽城）公路，風馳電掣地馳往前線，略一巡視，又立即馳返東台，接着便在輕歌曼舞的場面裏鬼混。有道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軍長如此，其部屬中自亦不乏其人，平時一有空暇，大家均致力於聲色犬馬之娛，徵歌選色，樂此不倦，其防地附近的花街柳巷，歌壇酒肆，以及黑市舞場等地方，無處不見該軍官兵之踪跡，由於筆者斯時服役於第六十五軍，與該軍同在蘇北並肩作戰，是以得知其詳，這種部隊，將之放在大後方則可，將之放在第一線，自屬難期有成。

當該軍隸屬於黃兵團的建制後，雖然軍長一職，已轉由江西籍的周志道來擔任，但是由於該軍積習已深，自難一下子使之「轉弱爲強」，加之斯時又需人孔急，亦無法先將之調往大後方去整訓一番，再來參戰，這可說是環境使然，碾莊一役，若不是由於該軍之首被共軍擊潰，因而影響到其他各軍之陣地，則黃伯韜兵團之瓦解，相信最低限度也不致於那麼快！

(五) 中將軍長的趣事軼聞

大凡缺乏戰意的部隊，固多不堪一擊，但戰意昂揚的部隊，亦並非所向無敵，因為捨「戰意」外，他如武器之優劣，指揮官之才具等，皆係決定戰爭勝負之重要因素，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均與之息息相關。

黃伯韜兵團轄下的第四十四軍，雖然士氣如虹，無奈武器奇劣，加之該軍王軍長，經驗學識，並非上乘，然而竟能面對實力強大之共軍，在張莊負隅頑抗，血戰經旬，這不能不說是子弟兵的另一特色，而王軍長亦因這一微妙的關係，得以分沾殊譽，自屬不在話下。若問王軍長何許人也？筆者不妨套用一句戲詞：「提起了此馬來頭大。」事實上這位王軍長，不僅「來頭大」，且其趣事軼聞，在當時軍旅中亦頗膾炙人口。

年方十九官拜少將

在談王軍長的「來頭」之前，自不得不先從四川的幾位軍閥說起。以前四川省的一些軍人巨頭，

最有名氣的當推劉湘、劉文輝、楊森、鄧錫侯等，次一級的則有王纘緒、王陵基、孫震、潘文華等諸人。當革命軍初期入川時，王纘緒首倡歡迎，爲表誠意起見，同時並將其所有兵權，全部交給中央，這一措施，當時頗獲中央當局之嘉許，其後王氏之所以能一帆風順地歷任川省主席、集團軍總司令、戰區首長等要職，主要的也就是靠了這一點淵源。

嚴格的說，王氏當時雖然亦係軍閥一名，可是卻遠非其他目不識丁者流所可與之比擬者，因彼除曾畢業於軍事學校外，原又係晚清秀才，所以對於文學方面，造詣頗深，加之身材高瘦，舉止斯文，故常以「儒將」自居。由於王氏文武雙全，加之頭腦靈敏，手段圓滑，所以在當時的一些川軍將領中，王氏倒也不失爲是一位風雲人物。國共徐蚌會戰時，血戰張莊的第四十四軍軍長王澤藩，便是這位王纘緒將軍的哲嗣。

當王澤藩幼年時，既爲「將門之子」，也自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公子哥兒，由於環境使然，早就養成了一種驕狂粗暴的脾氣，按說他父親既是一位飽學秀才，他本人對於讀書方面，總應該多少有點心得才對，可是事實上這位王公子，對於書本子卻根本無緣，成天價祇顧住嬉戲玩耍，到了十九歲時，卻生長得一副高大魁梧的體格，並且相貌威武，十足是一個軍人胚子，在這種情形下，王纘緒認爲自己的兒子「讀書不成，可以學劍。」祇好希望他在軍界裏謀一出路，王氏本人既熟讀聖賢書，當然也知道古人「易子而教」的深意，於是，便將他的這位寶貝少爺，付託予另外一位川軍將領，請其

代爲挈帶管教，使成大器，不料這位川軍將領，竟是道地的軍閥作風，他認爲王氏如此重託，豈能馬虎，於是既不問王澤濬有無軍事學識，也不管王澤濬是多大年紀，居然一紙命令，派其爲「少將旅長」。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十九歲大少爺，一離家門，竟就這麼糊裏糊塗地當起旅長來了，這是抗戰前幾年的事，他吃了幾年太平糧後，七七變作，全面抗戰爆發，政府遷都重慶，川軍亦源源外調抗日，王氏身爲旅長，自不便退縮，在軍令如山之下，竟亦親率一旅之衆，出川抗敵，但「少爺出身」的王澤濬，從軍以來，又幾會上過戰場？好在他所統率的這支四川子弟兵，高級幹部中，多係久歷戎行者流，他祇須跟在大部隊後面湊數，暫時也輪不到要他親身去衝鋒陷陣，不過這位王大少爺，對於行軍作戰，到底所知無多，在戰場上混了幾個月，雖然差幸相安無事，但全面抗戰，時時皆有打硬仗的可能，某次終於碰上了日軍的猛烈進攻，由於指揮無方，加之剛愎自用，不肯採納幕僚人員的意見，結果他所統率的部衆，竟被打得落花流水，全軍覆沒，王公子大敗之餘，僅以身免，隻身逃回四川後，因有父親爲他打點，所以結果不僅未受任何處分，而且依然在軍旅中充任將級軍官，不久更官運亨通地升任軍長，儼然成爲世襲的「少帥」了。

罵參謀長妙不可言

抗日勝利後，緊接着便是全面戡亂，此時的王澤濬，以第四十四軍中將軍長的名義，統率屬下萬

餘官兵，再度出川作戰。其時中樞對於這位「公子」將軍的往事及其作戰經驗，大概亦略有所聞，於是乘他率部出川之際，立即電召其晉京面謁，相晤之餘，除對之慰勉有加外，同時並指派一位資歷頗深的幕僚人員，擔任該四十四軍的參謀長，着令隨同王軍長左右，襄贊戎機，中樞對王氏的這種安排，可謂煞費苦心，相信在當時的國軍將領中，能受此殊遇者，可說是百不得一，當局之所以如此，這當然完全是看在他父親王續緒的份上，而這位參謀長，照說也應該會獲得王軍長的信賴與禮遇才對，詎知道位王軍長，竟仍然脫不了其少爺脾氣，正所謂「江山易改，秉性難移」，當其在京聆訓時，雖然誠惶誠恐，唯唯受命，可是事過境遷，竟依然是氣勢凌人，我行我素，從不尊重該參謀長的任何意見，而這位參謀長，偏偏又是個貨真價實的優秀軍事幕僚人才，更何況是中樞所特別指派而來的，既碰上了這樣的一位主官，任你涵養怎樣好，有時少不得也會逼得你大冒肝火，記得有一次因修築防地的工事，這位王軍長竟與參謀長的意見相左，二人遂展開了一場舌戰，雙方起初還祇是針對事實，據理力爭，後來漸漸地越吵越兇，彼此爭論得面紅耳赤，結果王軍長不免顯得有點理缺詞窮，老羞成怒之餘，王軍長竟然又大發其少爺脾氣，祇見他環眼圓睜，左手叉腰，右手平舉地戟指着這位參謀長，破口大罵，別看這位王軍長的打仗本領不濟，可是其罵人的本領卻相當高明，當時他左一句「格老子」、右一句「龜兒子」地罵個不休，末了並將「參謀長」三個字拆了開來，用不堪入耳的粗言穢語，將這三個字詳加解釋一番，他說：「你『參』老子的乾飯；『謀』老子的銀錢；『長』老子的種

子。」這幾句話的涵義中，尤以第三句最爲粗鄙，因爲「槌子」二字，係四川土語中的「男性生殖器」之謂，參謀長既被其如此當衆臭罵，當然萬難忍受，但是對於這位大老爺，又有什麼辦法去報復？結果祇有捲起舖蓋，一怒而去。他寫走參謀長之後，不但毫無悔意，反而得意洋洋，認爲罵得痛快，而他這三句妙不可言的註釋，遂亦成爲全軍官兵們茶餘飯後的談笑資料。

草菅人命自鳴得意

王氏本身雖是草包一個，然御下卻甚嚴，不過其「嚴」的程度和方法，有時卻有點令人不敢恭維，記得該軍由蘇北向魯南推進時，某次行軍途中，正值王軍長高踞馬背，顧盼自雄之際，忽然瞥見路旁田野裏，有一名身着制服的士兵蹲在禾叢裏，不知在做什麼，王氏一時心血夾潮，竟掏出了自衛手槍，居高臨下地朝着那個士兵，順手就是一槍，「砰」的一聲，那個士兵應聲倒地，接着他纔叫衛兵去察看一下，是否係開小差的逃兵，衛兵察看後，向他回報說：「報告軍長，他是在大便哩。」「唔，叫他過來。」「報告軍長，他已經死了。」王軍長聞聽之下，在馬背上掀唇一笑說：「喔！死了？好準的槍法。走吧！」「報告軍長，要不要把他埋起來？」「格老子，你想做啥子？」王軍長當堂竟又突然雙目圓睜，聲色俱厲地邊說邊又掏出了手槍，直嚇得那個衛兵渾身打抖，差點要叫饒命，總算王軍長慈悲爲懷，終於將槍再放回槍袋，於是大軍繼續前進，而那個蹲在禾田裏大解的士兵，也

就在糊裏糊塗中結束了他的一生！當然，這種怪事，並不是時時都會發生，相反地，在某些輕鬆的場合下，王軍長倒也能理智地強忍怒火，捨權勢而不用，一笑置之，例如某次當該軍路經鹽城縣時，就又会鬧出如下的一個笑話。

月夜敲門嚇煞副官

鹽城縣在江蘇省境內，係蘇北名城，民風樸實，惟對男女間事，似乎較他處爲開通，當時在該縣附近一帶，流行着這麼兩句歌謠：「到了興化心也花，到了鹽城不想家。」所謂「興化」，乃是鹽城縣的隣縣，相傳這兩縣的婦女，大部份都具有一種吸引異性的魅力，外鄉男子到此，往往會經不起這種如火熱情的誘惑，寧願終老斯鄉而不再作他去之想，傳聞儘管如此，但真相如何？則卻不得而知，筆者以前服役於六十五軍時，雖亦曾路經上述二縣，惜緣慳福薄，未能獲機一嚐「心花」之滋味，迄今尙引以爲憾！且說那次第四十四軍路經鹽城縣境時，某晚宿營，軍部臨時征用一座較爲高做的民房住宿，在軍部附近的另一座民房裏，住着一位文君新寡的少婦，花信年華，面目姣好，確有幾分姿色，就軍人的眼光來說，「當兵三年，見了老母豬也賽貂蟬」，大老粗們既發現了這位美人胚子，當然認爲不啻是仙女下凡，於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弄到附近居住的官兵們，幾乎盡人皆知，王軍長聞悉之餘，食指大動，顧不得紆尊降貴，立刻親往實地視察，一見之下，魂靈兒當堂飛上了九重天，

竟忘記了其軍長的身份，立即嘻皮笑臉地入以游詞，這種硬生生的調情手法，若不撞板，豈非怪事？幸而他的氣派不凡，先聲奪人，總算祇碰了一個軟釘子，終於悻悻然打道回部。通常凡是愈不能輕易到手的東西，愈是令人念念不忘，王軍長當然也自難例外，所以到了夜深人靜，愈想愈不肯就此死心，終於摒棄侍從，又再躡手躡腳，單槍匹馬地隻身前往探營，抵達目的地後，祇見房門緊閉，燈火已熄，側耳一聽，發覺香閨內竟傳出陣陣撩人之聲，寡婦房內竟有如此這般之事，則該寡婦自屬好人有限，當王軍長再思及白天「撞板」之恨時，竟當堂妒火中燒，立即不顧一切地雙手大力敲門，並高聲地叫罵着。突然間，房門開處，一個身着內衣褲的小夥子，手抱軍服，奪門而逃，王軍長一把沒有抓住，那人已一溜煙地跑掉了，在朦朧的月色下，側面看去，已知道這人乃是軍部裏的一位副官。王軍長雖然官拜中將，可是卻不自知一臉殺氣，十分粗獷，所以日間碰了個釘子後，自己竟認為是異常委屈，萬不料其麾下的一位小副官，竟然能獲得這位風流小寡婦的青睞，馬到成功，怎不令其當堂氣沖雲霄！另一方面，這位小副官，好不容易獲得美人垂青，得以重演一齣「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方期好夢得諧，萬不料竟遭軍長撞破，棒打鴛鴦，可謂大煞風景，更料不到的是，事後王軍長回到軍部，僅朝那位份屬同志的風流小副官，狠狠地厲了一眼，竟未對之加以處罰，並且還得意洋洋地和那些軍部裏的官佐們高談闊論，指手劃腳地描述捉姦時該小寡婦的尷尬情形，終至全軍官兵，無人不知此一「月夜敲門」的活劇。

掌摑少將難爲乃翁

本來，軍隊裏面，講究的是階級服從，連排長責罰士兵，固然時有所聞，但亦要當衆宣佈其罪狀後，或禁或打，始再作處罰，至於在高級將領間，雖亦是階級服從，但凡下屬犯有過錯，大都輕則婉言規勸，重則軍法從事，絕少不顧身份，惡言責罵，隨便動手打人的，可是少爺出身的王軍長，卻屢犯這類毛病，其最顯著的一次，乃係掌摑其屬下的一位少將師長，事緣該軍某師楊師長，也是四川人，年事較長，久歷戎行，平時頗能與士卒共甘苦，因而甚得人心，當該軍奉令出川時，王續緒因愛子心切，且視楊師長爲自己人，故會當面囑託楊氏，對其愛子多加照料，隨時勸導，不要讓他任性胡來，楊氏既受老長官之託，自然對於王軍長悉心關切，不敢忘懷，然因位居人下，故對王氏日常瑣事，亦不敢多加問聞，當該軍駐防新浦時，某次因構築防禦工事，楊氏與王軍長之意見頗有出入，彼此爭論了幾句，王氏不知何故，竟當場光火，揚起了巨靈之掌，猛摑楊師長一記耳光，「拍」地一聲，差點打脫了楊氏的門牙，「師長」被「軍長」當衆打耳光，這不能不算是一件奇聞，當時在場官兵，一個個面面相覷，均顯出不平之色，而楊氏被摑之後，卻一言不發地摸着熱辣辣的臉皮，立時轉返師部，事情發生後，全軍上下，竊竊私議，大家皆懷着不安的情緒。

打耳光事件，很快地便傳到王續緒的耳朵裏，當時王續緒官拜陸軍二級上將，係華中軍政副長

官，襄助「小諸葛」白崇禧，坐鎮武漢，迨聞悉這一胡鬧事件後，就憂該軍軍心不穩，或生他變，於是立即呈准層峰，由武漢搭乘軍艦，循長江順流而下，逕赴連雲港，再轉乘隴海鐵路火車，直抵新浦鎮四十四軍軍部。

當王續緒啓程東來途中，四十四軍的官兵們，已獲知此一消息，一時羣情雀躍，預料將有好戲可看，迨王老將軍抵達新浦後之次日，果然立即親自具名宴客，邀請駐守在新浦附近之全軍官佐，分兩日聚殮聯歡，地點則借用新浦西郊某中學的大禮堂。屆時，到場官佐全部入座，上校以上的官佐，皆被讓坐在講台之上，當王老將軍戎裝登台後，先來了幾句開場白，緊接着便笑口盈盈地和眾大談家常，同時並講述一些他本人和最高當局的历史和關係，表示祇要有他王某人在，四十四軍定會前途無限，希望大家同心協力，爲川軍爭光，這一番話說過後，接着又是「龜兒子」不離口地當眾將王軍長痛罵了一頓，可是對於其「掌摑師長」一事，卻竟一字不提，在上一片和氣、嘻嘻哈哈聲中，王老將軍結束了他的講詞，接着叫大家隨便發問，他自己則親熱地緊坐在楊師長的旁邊，左顧右盼地和各將校們閒話家常，不但態度顯得和藹可親，並且偶而還拍拍楊師長的膊頭，好似老朋友們撩天一般，至於王澤潯軍長，則一直毫無表情地站立在他父親的身後，顯出一副尷尬相，因爲當時講臺上下，所有在場官佐，不論階級高低，人人都有座位，就祇有他一個人始終直挺挺地站着，而且被老頭子當眾罵得狗血淋頭，作聲不得，此情此景，直叫那些與會的官佐們，一個個皆看在眼里，樂在心裏，而王

軍長卻直氣得滿面烏雲，十足地敢怒而不敢言，於是，一幕「掌摑師長」的風波，遂在王老將軍抵贛情深、苦心孤詣的御駕親征之處理下，終於煙消雲散。

這一事件過後，不數月，徐蚌會戰爆發，而王軍長及其麾下的子弟兵，果能合作無間地在碾莊戰場上，與強大的共軍，展開了一場英勇慘烈的浴血戰，這未始不是王老將軍的功勞。

橫刀奪愛氣煞排長

當四十四軍駐防新浦時，其軍部設立於市區內，不過直屬於軍部的炮兵營，由於蓄有頗多馬匹，所以祇好駐紮在郊區，該營防地附近，有一所中學，學生們課餘之暇，常到營房附近參觀操炮，而軍人們公餘之暇，也常到學校裏去參觀授課，在如此這般地你來我往之下，日子一久，大家遂攀談起來，而適所中學，乃是男女合校，校花王××小姐，相貌雖不突出，舉止卻頗風騷，並且皮膚相當白皙，因而贏得「小白兔」的雅號。這朵名花，在學校內既已薄具豔名，在那些軍人們的眼光中，當然更足可稱得上是位人見人愛的尤物，當時該營有位中尉排長，係軍校炮科出身，生得一表人材，儀容出衆，再配上一套剪裁合體的軍服，更覺雄姿不凡，有道是「月裏嫦娥愛少年」，這位情竇初開的小白兔，當然也不會例外，所以這二人一見之下，正有如「婆婆遇着脂粉客」，很快地便熱戀起來，正當兩人打得火熱之際，殊不料好事多磨，竟又半路裏殺出個程咬金來。

某次，在一個偶然的宴會裏，風流自賞的王軍長，席間遇到了這位綽號「小白兔」的王小姐，驚爲天人，立即「開門見山」地向主人查詢，在經過一番介紹後，由於兩人皆姓王，所以竟在大家的湊趣之下，王軍長即席就認了這麼個乾妹妹，也許是爲了「軍長」和「排長」的地位太過懸殊，所以他二人經過數度過從後，水性楊花的小白兔，竟毅然撇下了那位熱戀中的小排長，轉而又和這位乾哥哥熱戀起來，不久以後，二人更進一步地打破了兄妹關係，結成了露水夫妻，有道是「侯門一入深似海」，貪慕虛榮的小白兔，在變成了王軍長的黑市夫人後，對於那位一度熱戀過的小排長，當然更不會有重拾舊歡之念，至於那位可憐的小排長，於被人橫刀奪愛之餘，雖心有不甘，可是懾於軍長的威勢，除背地裏偶而發發牢騷外，祇好自認倒霉。

當四十四軍自新消撤退時，由於兩「王」難捨難分，風流倜儻的王軍長，終於攜同着這位小白兔，雙雙跨上了吉普車，相偕西行，這個鏡頭，落入那位小排長的眼簾裏，當堂恨恨地罵了他們一眼，美人在抱的王軍長，對於小白兔和這位排長之間的一段往事，大概也早已知道，所以斯時竟擺出了一副勝利者的姿態，滿面春風地朝着那位敢怒而不敢言的小排長，有意無意地微一頷首，好像示威似地，接着始登車西去。

(六) 慘霧滿礮莊風雨欲來

沉寂，有時意謂着暴風雨已經過去；有時也意謂着暴風雨行將來臨，徐東大捷後的礮莊，這時正面臨着這個沉寂而可怖的局。

在第一個回合裏，黃伯韜將軍曾以劣勢兵力，痛殲共軍，造成了名聞遐邇的「徐東大捷」，這不能不算是一個奇跡，不過，奇跡是不會時時發生的，就當時黃兵團的實際情形言，傷亡無法補充，糧彈不獲補給，彼時彼地，若想憑藉其本身的實力，突破數十萬共軍的層層重圍，自非易事，所以「補給」及「援軍」，遂成爲當時解救黃伯韜兵團的唯一要務。

當時的徐州剿總，對於黃兵團所面臨的困難，也曾苦心孤詣地力謀解決過，但是其結果卻殊難令人滿意。

礮莊守軍補給不繼

原來當時黃兵團奉令西移的目的地，本係徐東近郊一帶，由於路途非遙，所以該部人馬於倉卒就

道之前，各單位所携備之糧秣彈藥，均係按照通常行軍時的規定而發給，比及該部不幸受阻於碾莊後，緊接着便又和共軍展開了一場劇烈的戰鬪，在第一回合裏，雖然兵員方面，該兵團祇損失了約三分之一，可是彈藥方面，卻消耗了約三分之二以上。當時的徐州剿總，雖曾不斷地派遣飛機，滿載彈藥，飛臨碾莊上空，實行空投，可是杯水車薪，濟得甚事？況且斯時碾莊的戰事，並未休止，所以這些空投下來的彈藥，祇能供應每天小規模接觸的消耗，如果再來一次像上次那麼大規模的戰鬪的話，彈藥方面，則立將捉襟見肘，無能為力。沒有飯吃，將士們還可以勒緊褲帶；沒有子彈，槍炮卻不會朽腹殺敵，在這極度不利的形勢下，黃伯韜將軍除急電徐州剿總促請從速增加空投數量外，同時並下令其麾下官兵，儘可能地節省彈藥的消耗，非至必要時，切勿作無謂射擊，以免浪費彈藥。

除了彈藥以外，糧食與服裝，在當時亦係嚴重問題之一，因為當黃兵團奉命西移之際，適值「換季」前數日，由於軍令緊急，自無法等待換季以後再行出發，所以斯時該部的大部份官兵，在寒風凜冽下，依然穿着單薄的夏季軍服，白天還比較容易挨，一到黑夜，便會感到峭寒澈骨，尤其是那些擔任守衛的戰士們，雖有「軍毯披身」，可是依然凍得直打哆嗦，輪到休班的戰士們，則比較好些，大家背靠背的席地而坐，有時則三四個人擠作一堆，藉以取暖。

至於食糧方面，全體官兵於離開新浦鎮時所携帶的口糧，斯時亦均已吃光，而補充又告中斷，枵腹作戰，一兩日尚可勉強挨一挨，日子一長，不要敵人來攻擊，自己餓也就餓垮了，在無可奈何之

下，大家就祇有向防地內的老百姓身上打主意，起初是由單位主管出錢向他們購買，可是碾莊並不是一座大城鎮，一向人口稀少，因而存糧有限，對於當時的數萬大軍來說，那一點點食糧，又能濟得甚事？更何況值茲兵慌馬亂之秋，老百姓們對於鈔票的興趣已大為減低，致使軍人們更感購買不易，所謂「衣食足而後知廉恥」，在飢餓難忍之下，大家遂也就毫不客氣地親自動手搜索起來，舉凡田裏長的、家裏藏的、地下埋的，凡是能用以充飢的任何食糧，皆在臨時搜掘征用之列，到後來羅掘俱盡，挖無可挖之餘，連山芋藤及青綠色的禾苗，皆成為將士們的裹腹妙品，亦云慘矣！

第二兵團奉命馳援

共軍一向是不打無把握之仗的，這次大舉進窺徐州，自是有備而來，所以他們除出動陳毅所部的全部精銳外，更有劉伯承和陳廣的部衆為助，碾莊戰事爆發後，大部份共軍主力，均調集碾莊四郊，將黃伯韜兵團緊緊地包圍住，就當時雙方兵力來說，共軍以數十萬之衆，來對付黃兵團區區數萬疲憊之師，殊不啻泰山壓卵，迨經過第一次劇烈的戰鬪後，黃兵團更是元氣大傷，亟需整頓和補充，一時間自沒有力量可以衝出重圍，可是另一方面，身處外圍的強大共軍，不但兵員充足，並且由於係屬主動，所以對傷亡之補充，自毫無兵源困難之苦，在此消彼長的情形下，黃兵團遂更感岌岌可危。總剿於黃兵團被圍之初，默察當時的情勢，已深覺黃兵團力有不逮，故曾下令駐守在徐州西翼的邱清泉兵

團，着其立即兼程東進，馳援碾莊，以解黃伯韜兵團之困，第二兵團邱清泉部之武器裝備，在當時的國軍部隊中，已臻第一流水準，不但火力兇猛，即其戰鬪力之強，在當時國軍各兵團之中，據說也是無出其右的，共軍一向對之聞名喪膽，望風而逃，此次着其全力馳援碾莊，該屬明智之舉，庶不知共軍此次廣集重兵，自係志不在小，好不容易才將黃兵團圍於一隅，可謂已出盡九牛二虎之力，若待邱兵團東下會師，則勢必將前功盡棄，所以當共軍知悉邱兵團東進的消息後，立即又運用其「圍點打援」之故智，除留下一部份兵力，在碾莊四週深掘戰壕，廣置障礙，以使黃兵團無法輕易突圍外，其大部份主力，立即晝夜西移，妥爲部署，以冀邀擊邱兵團於中途，同時並分兵迂迴，進擾徐州近郊，俾邱兵團主力有所顧忌，而不敢放膽東進，迨這一部警停當後，共軍預計被困碾莊的黃伯韜兵團，已達彈盡糧絕的駁重階段，方又集中兵力，再攻碾莊，以期一鼓而下之。當邱兵團奉命東進後，剿總爲加強援軍實力計，又再着令駐守徐北近郊的李彌兵團，從速分兵東下。

李彌黃維相繼東下

由於邱兵團東進受阻一事，早在剿總預料之中，爲解救被困碾莊的黃伯韜兵團早日脫困計，所以剿總才於不得已之下，再着令李彌兵團，分兵東進，可是事實上此舉卻依然於事無補。

事緣李彌兵團，原本轄有三個軍的兵力，其中有一個軍，因故滯留在蚌埠附近，無法挺進至徐州

歸隊，所以當時該兵團實際上祇有兩個軍的兵力，在如此情形下，其所能抽調得出來的部隊，當然不足兩個軍，而這支援軍，對於碾莊戰爭所能發生的作用，自亦可想而知，在「盡人事，聽天命」的情形下，這支援軍終亦於奉命之餘，立即兼程東進，可是消息靈通的共軍，又早已獲知此一情報，再先行於中途佈下伏兵，所以當李兵團的健兒自徐州東進後不久，又立即遭遇到共軍的死纏爛打，於是祇好擺開陣勢，就地幹將起來，當時的李兵團，其戰鬪力雖算不俗，可是由於共軍的兵力雄厚，加之又抱着「祇守不攻」的原則，所以使到這支奉命馳援的救兵，依然無法順利推進。

劉總於邱、李二兵團分頭東下後，已深覺徐州之兵力不足，故會急電中樞請援，結果由中樞方面電令座鎮武漢的「小諸葛」白崇禧，着即抽調勁旅，火速東下，馳援徐州，當時奉調東下的部隊，係華中勁旅第十二兵團黃維部，而這支勁旅，當時約轄有五個軍的兵力，內中係以第十八軍爲基幹，兵員總數約十二萬人左右，全部係美式裝備，其戰鬪力之強，若與懷悍善戰的邱清泉兵團相較，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十餘年前因防守「金門」而一戰成名的胡璉將軍，當時便是該兵團的副司令官，於此可見一斑。由於斯時的黃維兵團，係屬機械化裝備，而其東下時所採路徑，卻又多屬湖沼地區，因而行動遲緩，迨抵遠皖北雙堆集附近時，又碰上了共軍第二野戰軍司令員「獨眼龍」劉伯承，率部趕至，利用優越之地形，力加攔阻，致使黃維兵團欲進不得，欲罷不能，祇好就地擺開陣勢，於是雙方遂又在這一地區，展開了一場拖泥帶水的浴血戰。

捲土重來再攻碾莊

在碾莊戰役的第一個回合裏，共軍雖然吃了一個大虧，可是其傷亡的十餘萬衆內，大部份均係由民兵改編而成的新軍，這些新軍，祇不過是其人海戰術裏的洪流，並不是其野戰部隊的主力，所以補充方面，當然沒有多大的困難，不過另一方面，其真正的兵力，雖然損失得倒還不算太過慘重，可是如此重大的傷亡數字，對於共軍的士氣方面，卻不能說沒有影響，爲了沖淡驚悸的情緒藉以提高戰意起見，其兵力方面自非重加部署不可，加之國軍方面，各路援軍又分頭殺奔前來，更非分兵前往邀擊堵遏不可，而碾莊戰場，在如此這般的情形下，遂亦暫時沉寂起來，迨共軍將這一切皆安排停當後，終於再次厚集兵力，重行擬定攻擊步驟，第二次對碾莊展開攻勢。

共軍之捲土重來，早在碾莊守軍的意料中，所以當共軍的炮彈密如雨點般地射落碾莊陣地時，守軍立即沉着應戰，爲了阻遏共軍瘋狂的攻勢，守軍的大炮、機關槍，也連續不斷地響個不停。雖然大家都知道，每次共軍的初步攻勢，其目的乃在消耗守軍的彈藥，可是不如此又怎能阻擋得住共軍的洶湧人潮？於是沉寂了不久的碾莊，又再次熱鬧起來，一時炮聲震天，殺聲遍野，人海火海的決戰，又在第二個回合中交上了手，潮水般的人海，有如驚濤駭浪般地湧回碾莊陣地，火海喋血的鏡頭，有若集體自殺！悽楚悲慘的呻吟聲，震耳欲聾的槍炮聲，短促刺耳的軍號聲，以及嘈雜鼎沸的衝鋒聲，織

了一曲辛酸淒慘的「戰地交響曲」。一方面是「志在必得」，一方面是「守土有責」，大家都毫不含糊地在這一小片土地上捨命硬拼起來。

(七) 黃伯韜兵團血洒碾莊

戰爭就是犧牲。但是「犧牲」之大小，卻並非勝負之癥結，在雙方相繼犧牲之下，誰能支持到最後一分鐘，則誰便是這一戰役的勝利者。黃伯韜兵團在碾莊揭開了徐蚌會戰的序幕後，雖曾一度重創共軍，但是由於糧彈補給不繼，傷亡無法補充，故雖士氣如虹，然對「能否堅守待援」一事，實難具信心。反觀共軍方面，雖初度出師不利，傷亡慘重，然因補充迅速，元氣不久即告恢復，故對東進增援之國軍部隊，除抽調部份主力予以中途攔擊外，再對陷於重圍的黃兵團實力重加估計後，遂運用「避實擊虛」之法，再次發動更猛烈的攻勢，進擊碾莊。

第一百軍首被擊潰

在防守碾莊外圍的四個軍之中，論武器配備之佳，應首推第一百軍，因其全部係美式裝備，不過若說到戰鬪力方面，卻又似乎以該軍為最差，這點前文已曾提及，茲不贅述。且說共軍於首戰失利

後，立即檢討該次敗北之癥結所在，並重行分析黃兵團之兵力狀況，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是也，迨獲悉黃兵團之詳細情況後，終於採用各個擊破的方法，避實擊虛地首先向一百軍下手，共軍之所以先攻第一百軍，當然是因為該軍乃係碾莊防線最弱的一環之故，不過，如果攻擊的箭頭，單是指向該軍的話，一旦當其情況吃緊時，其他友軍當然會被抽調前往增援該軍，共軍當局對於這一點，當然也會經考慮到過，所以當他們發動攻勢時，並不是單向這一環下手，而是全面性的總攻擊，由於他們的兵力遠超過守軍數倍，所以對這一攻勢的兵力調配方面，當然不會感到絲毫困難，另一方面，被困重圍的黃伯韜將軍，於共軍發動全面攻勢後不久，即已洞悉其這一陰謀，但是由於雙方兵力懸殊，而屬下各軍，經過上次的一場大戰後，傷亡未獲補充，尤其彈藥不足，最為頭痛，斯時若從別處抽調少數兵力去增援第一百軍，固屬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若抽調大部兵力，則其他防地之實力削弱後，又有可能首被共軍所攻陷，在這兩難的局面下，祇好無可奈何地採取「以不變應萬變」的方法，除立將當時情況電呈層峯，請其從速加派勁旅前來增援外，另一方面，祇好着令該軍「堅守陣地，以待援軍」。當然，軍人講究的是「服從」二字，不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由於一百軍的武器係美式裝備，所以其自動武器也較其他各軍為多，自動武器的優點是火力強，但是其缺點卻是對彈藥的消耗量大，在平時補給無虞的情形下，當然火網嚴密，殺敵致果，絕非難事；不過目前一切補給中斷，將士們已經挨餓挨了好幾天，依然可以毫無怨言地束緊褲帶，枵腹作戰，可是武器卻不是那麼一回事，若

沒有子彈放進槍膛裏去，它決不會自己生出子彈來殺敵效果的，尤其是這種美式武器，胃口特大，更易生不足之感，在共軍的人海火海交互猛攻下，第一百軍的火力終於漸漸地弱下去了，相反地，共軍的炮火卻響得更密，在此消彼長的火力下，守軍的傷亡率，立時急劇上升，該軍實在無法再能支持下去。照說「同舟共濟」、「守望相助」，兩側的友軍，總不能坐視不救，不過事實上問題卻並不如這簡單，因為當時的戰爭是全面性的，該軍兩側的友軍，也正同時遭受着共軍猛烈炮火的轟擊，偶一不慎，隨時會被共軍的「人海」撲入陣地，在這「自顧不暇」的緊要關頭，叫他分兵增援友軍，正有如「蘇三起解」裏「崇公道」的那兩句道白：「心有餘而力不足，事實上有點兒辦不到！」所以，儘管他們明知「唇亡齒寒」之嚴重後果，其奈力不從心何！而一百軍的陣地，也終於在彈盡援絕、傷亡殆盡的局面下，首遭共軍所攻陷。

四十四軍捉襟見肘

第一百軍的瓦解，對於坐鎮碾莊總部的黃伯韜將軍來說，不能不算是一樁「意料中」的打擊，因為形勢迫人，兵盡彈絕，後援不繼，崩潰自係意料中事，祇不過是時間上的遲早而已！可是當其眼睜睜地看着自己所統率的部隊，面臨着崩潰的局面而無法稍加援手，怎不令其痛心疾首？當黃將軍獲悉這一不幸的消息時，表面上雖力持鎮定，不過他內心的痛苦之深，該是一般人所均能想像得到的。

當共軍吃掉第一百軍後，緊接着便以四十四軍爲其目的物，於是其攻擊的重點，也隨着轉移到四十四軍的防地，由於共軍的兵員充足，所以他儘可能地採用「車輪戰法」，生力軍輪流交替地開往前線，故其火力始終能保持不衰；反觀第四十四軍，有限的兵員，加上不斷地傷亡，更形捉襟見肘，但是該軍仍能不計成敗地奮戰到底，誠屬難能可貴，尤其是該軍在彈糧不繼的情勢下，仍能憑藉着奇劣的裝備，而對着裝備優良的強大共軍，毫不氣餒地與之血戰旬餘，更屬難得。

共軍之所以選擇第四十四軍爲其第二攻擊目標，當然乃是因爲已探悉四十四軍的兵力薄弱，武器欠佳，因而在其攻擊時所遭遇到抵抗，可能不會太大，庶不知這支川軍部隊，竟不若共軍想像中之無能，他們雖明知力有不逮，然仍毫不氣餒地嚴守着陣地，奮力頑抗，同時更臨時抽調出一部份兵力來，予以強大的火力配備後，將之機動地運用於該軍各陣地間，藉以專門應付迎面攻勢最烈的共軍攻擊部隊，這一着棋，可說是完全出乎共軍的意料之外，致使其猛烈的攻勢，在這頑強的抵抗下，難獲預期之效果，不過共軍由於斯時已勢成騎虎，加之守軍之補給已斷，諒難持久，所以唯有不顧一切犧牲地繼續鏖幹下去，以免功虧一簣。

中將軍長親任射手

當第一百軍未被共軍擊潰之前，第四十四軍的作戰目標，祇是正面的敵人，所以尙還容易支持得

下去，這第一百軍被擊潰後，四十四軍的處境，立即起了惡劣的變化，因為共軍於攻陷一百軍的陣地後，馬上加以利用，猛烈的炮火，配合着其正面的攻擊部隊，不停地從側面射向該軍陣地，於是該軍遂陷入兩面作戰的苦境中，加之整個黃兵團自被圍於碾莊後，補給即告中斷，彈藥方面，間中雖有飛機前來空投接濟，無奈杯水車薪，又濟得甚事？更何況每當空投時，因雙方陣地相距非遙，所以往往且有誤投入共軍陣地者，再經過多日來的搏鬥，其所存有的彈藥，早已消耗了十之七八，至於在寒風中瑟縮的將士們，雖然多日來已矢獲一飽，可是依然能咬緊牙關，死守着陣地，企待援軍的來臨，儘管「祇聞樓板響，不見人下來」，然而由於那仍在繼續不斷地傳播着的一援軍行將抵達」這句話，就憑着這一點希望，總算暫時穩住了軍心，因為未至最後關頭，大家誰都不肯放棄這唯一的希望，可是實際的戰鬪形勢，對於當時在艱苦中頑抗的四十四軍來說，卻是日益不利，因為共軍的炮火，日以繼夜的猛轟不已，而四十四軍所存有的彈藥，已面臨着行將告罄之危機，雙方陣地間的距離，亦漸漸地愈來愈短，一部份守軍的陣地，已被共軍攻陷。當四十四軍的戰鬪人員傷亡殆盡時，甚至輜重兵、傳令兵、伙伙等，也悉數被徵調上陣，這時候的王澤濬軍長，怒睜着一雙充滿血絲的環眼，空自發急，一籌莫展，因為官兵傷亡枕藉，彈盡糧絕，陣地危如累卵，兵團部又無法抽調兵力前來增援，除了希望外國的友軍即刻能「從天而降」外，眼看着祇好束手待縛。

當共軍的人海又一次地在猛烈炮火掩護下湧向四十四軍的殘破陣地時，守軍的微弱炮火，已確然

無法加以阻遏，這時候的王軍長，於一籌莫策之下，竟莫名其妙地發起狠勁來，猝然一掌推開了他身旁的一個輕機槍手，一把奪過了機槍，親自瞄準着有如潮湧而來的共軍的人海，瘋狂地加以掃射，另外一些無彈可發的士兵們，眼見大勢已去，均不約而同地裝上了刺刀，決意肉搏，不要小覷這一枝四川子弟兵，他們在浴血苦戰之下，終於幾乎戰至最後一兵一卒，與陣地共存亡，其苦戰之精神，較之其他那些裝備精良的友軍們，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此時王軍長雖親任射擊手，然事實上已屆「兵盡彈絕」之境，回天無力，血跡斑斑的四十四軍陣地，終於全部被共軍攻陷，而王軍長亦負傷被俘。

剩下數千殘疲之衆

第四十四軍被殲滅後不久，第六十三軍陣地亦相繼失陷，全軍瓦解，至是碾莊外圍，僅剩下一個第二十五軍，仍在苦苦地支撐着這一殘局，此時戰況之混亂，與及景象之淒慘，已非筆墨所能形容，最後，在兵盡彈絕之下，第二十五軍的陣地，亦被共軍攻陷，而黃伯韜兵團駐守於碾莊外圍地區的四個軍，至是已屬片甲無存，祇剩下困守在碾莊核心地區的兵團司令部，和一個殘破不堪的第六十四軍。

黃伯韜的告急電文，雖有如雪片般地飛往徐州剿總，可是坐鎮在徐州的劉峙總司令，卻根本拿不出一點辦法來，因為當時實力雄厚奉令增援的華中勁旅黃維兵團，久久仍未能趕到；邱清泉及李彌兵

團，雖早已移師東下，但始終未能擺脫共軍的騷擾，一直被阻滯於中途，而彼時拱衛徐州的主力，祇有一個較為完整的孫元良兵團，捨此之外，實已無兵可調。所以劉總司令除了急飭邱兵團等尅日完成東下增援的任務外，爲增強東下援軍之實力計，復萬分無奈地再從孫元良處抽調出一個軍的兵力來，將之撥歸邱清泉指揮，以冀該股援軍能旦日抵達碾莊，另一方面電告黃伯韜以詳情，再次強調該股援軍不日即可抵達，着令務必堅守最後陣地。

第六十四軍的人馬，雖被佈置在碾莊核地區，擔任着拱衛兵團部的任務，可是事實上經過旬餘來的血戰，亦早已傷亡大半，剩下僅不過四千餘衆，迨外圍各軍逐一被瓦解後，共軍立由四面八方向碾莊縮小包圍，以此區區數千殘疲之衆，面對着數十萬共軍精銳，命運如何，該屬可想而知，該軍劉軍長在危急中曾建議黃伯韜將軍，率此四千餘衆，從速突圍，可是黃氏卻黯然地回答說：「我統率七萬餘衆，把守碾莊，如今傷亡殆盡，所餘部衆不及什一，我縱能如君之言，突出重圍，亦無顏向中樞交代，刻下大勢已去，個人死何足惜，惟君等旬餘來已備嘗艱辛，實無愧於國家，故不妨於黎明前試行突圍，設作獲成功，希能將此戰經過情形，轉呈當局，於願足矣！」

黃司令官自戕殉國

十一月二十三日黎明前，共軍以雷霆萬鈞之勢，揮軍向彈丸之地的碾莊核心地帶，發動其最後一

次的拂曉猛攻，炮彈有如雨點般射向守軍陣地，由於守軍彈藥殆盡，還擊無力，兵團部的最後防線已面臨總崩潰的邊緣，此時正在戰地督師的黃伯韜將軍，直急得鬚髮怒張，由於他數日夜來均未能閉眼，所以此時雙目已滿佈血絲，面色陰沉地徘徊於陣地之前，在震耳欲聾的炮火聲中，黃氏突的拔出佩槍，左右衛士們見狀大驚，正想加以制止，可是已遲了一步，「砰」的一聲，黃將軍已倒臥在血泊中，輾轉痛苦地掙扎着，未能立時畢命，左右立即俯身奪下了他的手槍並察看傷勢時，黃將軍雙目怒張，悲憤沉重地叱嗟着說：「你們忍心讓我遭受敵人的侮辱嗎？」事實上，他一槍已中要害，絕無再生之望，爲了避免黃氏忍受無謂的痛苦，衛士祇好強忍着熱淚，別轉頭去，悲切地爲他再補上一槍，一代名將，便在如此悽慘悲切的情景下，了結了他的一生！

猶憶黃伯韜奉命西移之初，邱清泉兵團正駐守徐州以西之碭山一帶，迨黃兵團被困碾莊後，由於彼時共軍大部主力均集中在徐東，爲了鞏固徐東防務及確保黃兵團脫險計，徐州剿總當即電令邱清泉率軍東下，與黃兵團會師碾莊。就時間言，邱兵團回應可於數日內趕至碾莊，不過就事實言，邱兵團竟始終未能趕至碾莊，而其他各路援軍，亦同樣地未及趕至，致使黃兵團望穿秋水，終於在彈盡援絕之下飲恨碾莊。

增援碾莊的國軍部隊，爲什麼始終皆未能完成其任務呢？關於這個問題，後文另有交待，此處暫且從略。

殘兵敗將奔向徐州

碾莊戰事結束後，隨海東線始正式地沉寂起來，可是，斯時國共雙方的軍隊，卻正互不相擾地在各奔前程，丘八們絡繹於途，來來往往，各自東西，一隊隊的共軍，分向各個不同的方向，迅捷地運動着，另一方面，三三兩兩的國軍，也正慢慢條斯理地踽踽西進，他們全都是在碾莊戰役中負傷的國軍將士們，因為當共軍攻陷碾莊後，立即將其所俘獲的一些僅存的國軍官兵，加以區別分組，未負傷的立刻被編入共軍隊伍內；輕傷者則視其所傷部位之嚴重與否而加取捨；重傷者則一律揮之便去，由於負責檢查傷勢的共軍們並非醫務人員，加之戰爭甫停，一切均甚混亂，於是一些頭腦靈活的「無傷」及「輕傷」的國軍將士們，竟居然靈機一觸，立即檢拾起一些用過的裹傷包，繫在腦袋上，由於那些舊裹傷包血跡斑斑，致他們頗似頭部曾受重傷的樣子，因此遂混入了重傷的行列內，裝模作樣地或蹲或倚，呻吟不已，好在十餘日來，由於衣食不足，無眠無休，一個個均于忌滿面，憔悴異常，加之軍服破碎支離，泥漿血跡，遍身皆是，確也唯妙唯肖，總算西洋鏡未被拆穿，迨一聲「放行」，如逢大赦，全體魚貫而出，跛腳的扶着斷手的，傷頭的扶着傷背的，更有以樹皮、木棍作傷臂的，大家均毫不猶豫地走向徐州，剩下了一些傷勢沉重無法行走的，據說將被送往共軍醫院去治療，是否如此，相信祇有天知道，因為共軍之遣散傷兵，乃是由於醫藥缺乏，是則其本身既已感不敷所需，又豈肯以之

來治療那些垂危的國軍？否則的話，他們決不會慷慨地讓那些身經百戰的負傷將士們，重行回到國軍的懷抱裏去，所以對於這些一息僅存的國軍官兵們，若不是將之活埋的話，已該算是菩薩心腸了。

當這些獲釋的負傷官兵們行抵徐東「大廟」附近時，終於又看到戴着「青天白日滿地紅」帽徽的國軍警衛部隊，守軍爲了恐怕共軍乘機混入，所以當卽下令這些死裏逃生的傷兵們，全部停留在警衛線外數十步之遙的地方，然後逐個輪流經過衛兵的搜查及盤問後，方始獲准通過崗哨，進抵警衛線後不遠處的那個收容站，於是醫務人員立刻爲他們洗紮傷口，換上新棉衣，而渴別經旬的罐頭、麵包、大米乾飯，以及香煙、糖果等等，又再次重現於他們的眼簾，尤其是那些負責招待的女同志們的笑臉相迎，與及溫言慰問，使得這些大老粗們，把那股在被圍時糧彈不繼的牢騷，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反而對於本身未能完成死守碾莊的任務而感到慚愧。

(八) 奉命馳援的國軍勁旅

此次碾莊戰役，共軍不惜出動全部精銳，將黃伯韜兵團圍於一隅，其目的不外係重施其「以大吃小」之故智，企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而擊潰黃兵團，殊不知甫經交手，共軍即告失利，且斯時奉命馳援之國軍勁旅，又皆已兼程而來，共軍雖已曾分兵迎往邀擊，可是由於國軍增援部隊之實力過於雄厚，奉命邀擊的共軍，是否能夠招架得住，實難預料，在此情勢下，共軍立即警覺到其「圍點打援」之緩急性，因為萬一「打援」之舉無成，則「圍點」亦將勢成畫餅，故其於審度當時的形勢後，立即調兵遣將，分途就道，同時並就碾莊四周之兵力，重加部署，務期不虛此行。

國軍增援部隊之實力如何？共軍「打援」之經過又如何？是皆本篇所擬加敘述者也。

第二兵團中途受阻

當時奉命馳援碾莊的國軍勁旅，以邱清泉兵團的實力最爲堅強，全部人馬約十餘萬衆，其武器裝

備之優良，在當時所有的國軍部隊中，可謂首屈一指，這支部隊，不但火力兇猛，且戰鬪力亦特強，尤擅於打硬仗，該兵團司令官邱清泉將軍，原出身於第五軍，抗日戰爭時，於崑崙關戰役，一戰成名，抗戰勝利後，在歷次「戡亂」戰役中，邱氏率領第五軍，轉戰於蘇、皖、魯、豫一帶，與共軍迭次周旋，大小數十戰，所向披靡，尤其是該軍屢次皆能以少數兵力，擊潰多至五六倍以上的共軍，更屬難得，例如某次在鉅野時，曾以兩師之衆，擊潰了劉伯承的七個縱隊；又如某次在魯西金鄉時，以不足一師之衆，擊潰了陳毅的六個縱隊，這些事例，均足以說明該部之戰鬪力爲如何，所以在某一段時間內，共軍祇要一聽到是邱清泉的部隊，立即望風而逃，退避三舍，絕不敢稍擾其鋒，而「邱缺嘴」的大名，也因之響極一時，共軍對之，真個是聞名喪膽，邱氏之所以被呼之爲「邱缺嘴」者，乃係因其於抗戰時某次戰役中，口部曾經負傷，愈後已無法復原，因而遂獲得這個頗具紀念性的綽號。此次徐東戰役，共軍盡出精銳，傾巢而來，當然志在不小，試觀他們既明知道邱兵團十分難惹，但是此次竟一反常態地不但不避不逃，反而公然硬着頭皮，主動地迎往邀擊，此種反常情事，能不令人警惕？

當共軍獲知邱兵團兼程東進的消息後，立即由陳毅方面，首先派出了四個縱隊，趕往碾莊與徐州之間之大廟、鼓山附近，佔領羣山地帶，構築堅強的防禦工事，「以逸待勞」地坐待着邱兵團的來臨，以便施展其阻延戰術，不讓邱、黃兩兵團會師碾莊；同時劉伯承亦派出一部份主力，越過津浦鐵路，與陳毅部遙相呼應，並擺出一副企圖進攻徐州機場的姿態來，讓邱兵團有所顧忌，不敢輕於東

進，俾使包圍碾莊的陳毅所部大軍，得以從容部署，以解決黃伯韜兵團。而奉命增援的邱清泉兵團，於東進中途，可能係因誤墜於共軍的圈套之中，致未敢揮軍直指碾莊，祇採取穩紮穩打的方法，逐步向東推進，雙方在這羣山地區，展開了一場拉鋸戰，今天你攻陷一處陣地，明天我收復一處陣地，常這一場糾纏戰打得難解難分之際，亦正是被困碾莊的黃伯韜兵團彈盡援絕之時，迨共軍於消滅黃伯韜兵團之餘，這股人馬的「阻延」任務已經完成，自不欲與邱兵團硬拚到底，故立即自動後撤，而邱兵團由於未能達成碾莊解圍之任務，自亦覺面上無光。而此時皖北之宿縣經已陷共，活動於徐南之劉伯承，又在結集主力，又似有沿津浦鐵路進窺徐州之勢，徐州剿總聞悉之餘，又立電邱氏就地而南，迎往邀擊，而邱清泉於懷喪之餘，終於祇好帶着沉重的心情，悻悻然地踏上另一征途。

傳聞充耳漢朔迷離

當黃伯韜兵團血洒碾莊後，徐東戰場終於真正地沉寂了起來，這一仗，若單就黃兵團本身的實力而言，由於兵力單薄，加之補給不繼，其終難逃一敗者，固屬意料中事，不過若就當時整個徐東戰場的國軍實力來說，則黃伯韜兵團之垮，實在有點不值，甚至當時亦曾有人將此不幸事件，歸咎於邱清泉兵團的馳援不力，事實上這也難怪，因為當時邱兵團的陣容，不僅是飛機、大炮、機關槍，應有盡有，甚至更有不畏炮火的「戰車部隊」為之前驅，按說以如此雄厚之實力，在補給無匱的情勢下，理

該攻無不克，可是事實上該兵團在此一戰役內，據說某次三天內祇向東推進了五華里之遙，這一點當然遂也成爲人們攻擊邱氏「馳援不力」之口實，當時邱部之所以如此，容或另有苦衷，不過一般人卻不得而知，同時人們卻認爲邱部之所以如此，乃係由於下列兩點原因：

(一) 國府戡亂期間，某次豫東戰役，邱清泉因未能圓滿地完成任務，致受到上峰之處分；而黃伯韜卻在同次戰役中竟受到勳獎，說者認爲此乃邱黃二氏不和的遠因。

(二) 當邱清泉奉命率軍東下增援碾莊時，適巧黃氏在碾莊首次軍創共軍，造成了「徐東大捷」，並因此獲得青天白日勳章，大出鋒頭，說者又認爲此係邱、黃兩氏不和的近因。

有此兩重心病，致使邱氏對增援一事，陽奉陰違，否則以邱兵團之實力，決無與共軍週旋於碾莊徐州間達旬餘之久之理。

以上這番說法，聽來也頗有道理，因爲邱氏當時所率往增援的部隊，除掉他本部健兒和特種部隊外，剿總爲期邱氏能早日抵達碾莊計，曾又臨時由第十六兵團內，抽調了一個軍的兵力，撥歸邱氏指揮，而邱氏以差不多近六個軍的實力，竟無法突破敵人的陣地，自不能令人無疑，不過若就該兵團之實際戰鬪情形言，又似難令人入信。

事緣該兵團奉命東進之際，約以三個軍的兵力分頭並進，就中第五軍本係邱氏之基本部隊，斯時亦獨當一面地擔任左翼攻擊任務，第五軍素有「常勝」之名，然此次戰役，竟幾乎在鼓山附近被共軍

擊潰，幸賴援軍及時抵達，然已傷亡纍纍矣！再若其正面攻擊鼓山的部隊，窮數晝夜之力，方始攻陷，然不旋踵竟又「得而復失」，結果雖依然「失而復得」，可是在這一場「拉鋸戰」裏，其傷亡數字，已可想而知矣！設未出全力，曷克若是？是故綜觀種切，頗令人對茲事有撲朔迷離之感。

十三兵團左翼進軍

當邱清泉兵團奉令東進增援碾莊之後，劉總又着令李彌兵團，尅日抽調勁旅，於邱兵團之左翼，分途馳援碾莊。李彌兵團之前身，本係第八軍，其戰鬪力之強，與當時邱清泉所統率的第五軍相較，堪稱一時瑜亮，而李氏本人，亦係抗日名將，與邱清泉等在崑崙關之役，一戰成名，抗戰勝利後，該軍奉調駐守山東一帶，數年來縱橫馳騁，直殺得共軍聞名喪膽，且屢能以寡敵衆，例如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中旬，在山東龍口之役，該軍所屬的榮譽師第二團第八連的潘連長，卽曾以一連之衆，利用險峻的地勢，在距龍口附近約四十公里之遙的梧桐×村，擊潰了共軍陳毅所部的一個縱隊，由於該村附近地勢低窪而平坦，四周有如削壁，入口處有欠廣溝，向有鬼谷之稱，共軍一時不察，誤入該村，致遭全軍瓦解，不過事實上若非該連將士用命，兵力調配得宜，當亦不易獲此輝煌戰果，事後不但李彌會屢以此事向該軍屬下各單位誇耀，甚至其他友軍，更有指派專人前往該連學習者，洵屬難得。迨後該軍奉命擴編爲第十三兵團，李氏遂亦升任爲該兵團司令官之職，此次徐蚌會戰，該部本戍守徐州北

郊，及後奉命東下，前往增援黃伯韜兵團，李氏遂立即抽調勁旅，揮軍東向，殺奔碾莊而去。

當時李彌麾下，原本轄有三個軍的番號，可是實際上他手邊祇握有兩個軍的兵力，同時爲了要留下一部份兵力戍守徐州近郊，所以其真正能馳援碾莊的部隊，自不足兩個軍的兵力，不過別小看其實力遠較邱兵團爲遜，可是其戰鬥力卻倒不可輕侮，當該部移師東向後不久，立刻就遭遇到共軍「打援部隊」的阻擋，根據以往的經驗，共軍當然明知不是李部之敵手，可是此時爲了要想吞噬被困碾莊的黃伯韜兵團，所以竟硬着頭皮，咬緊牙關地負隅頑抗，不讓李部順利東進，於是雙方又展開了一場捨死忘生的浴血戰，一時炮聲隆隆，塵沙滾滾，直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共軍方面，雖佔着以逸待勞和地利的便宜，可是卻依然阻遏不了李兵團的瘋狂攻勢，苦戰的結果，自然是血肉之軀敵不了犀利的炮火，在共軍的節節敗退下，李兵團遂得緊隨不捨地逐步向東推進，由於這一線的戰事較爲順利，據說曾使當時在徐東上空乘機視察的極端深感欣慰，並會立即以手令一道，交由空投袋擲下地面，該手令之內容約爲：「炳仁弟，吾弟功績與黨國並存，此次戰役，應不惜任何犧牲，再接再厲，務與黃伯韜兵團早日會師」，當李彌看到這一紙手令後，當然覺得有點兄受寵若驚，欣悅之餘，爲使殊譽分享，立將該手令原文，一字不易地油印了若干份，分發予其麾下的各戰鬪單位主管，上自軍長，下至班長，人手一紙，並令之熟讀成誦。茲事經過，倒也可算得是該兵團在徐東戰役中的一段佳話。

功虧一簣快快而同

當這支增援部隊攻至碾莊附近的八義集時，突又遭遇到共軍的頑強抵抗。

當時在八義集西側的一個小村落裏，駐有共軍的主力部隊，由於地形及兵力的關係，竟使國軍久攻不下，當時擔任這一據點的主攻部隊，乃是第八軍屬下的第四十二師，該師×團團長陳貴亭，河南省汝南縣人氏，行伍出身，雖然性情暴躁，然卻驍勇善戰，尤擅攻堅，爲該師之主力，但在此次進攻這一小村落時，竟遭遇到共軍的頑抗，於傷亡數百人之餘，依然無法攻入這一據點，該師師長石建中見狀，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全師部衆，分頭向共軍陣地猛撲，同時並親自指揮，結果於苦戰一晝夜後，方始突破共軍陣地，並攻入核心地帶。當攻至該村的最後一個小據點時，共軍方面已死亡殆盡，祇剩下三十餘衆，在一名指導員的率領下，憑藉着兩挺輕機槍的掩護，依然負隅頑抗，堅不投降，於是雙方遂又展開了一場白刃戰，結果這數百名共軍，自於受寡不敵，終於全部喪生於國軍的刺刀尖下，無一倖免，在不惜任何犧牲來阻延國軍增援碾莊之原則下，這批共軍，總算是已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當該村全部被國軍所佔領後，李兵團的健兒，自須略事休息，俾將部隊整理一下，方可再行前進，斯時該師陳貴亭團長，爲了探討這一小村落「易守難攻」之癥結所在，遂擬乘此休息時間，獨自走入該村之各處陣地內，加以觀摩，以作他日之借鏡，不料行不多遠，竟誤觸共軍事先所埋設的地

雷，轟然一響，當場血肉橫飛，屍骨無存，附近袍澤，目睹此一慘狀，均莫不悽然淚下！

當該兵團於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後，已逐步逼近碾莊，眼看着黃李會師，指日可期，庶不知晴天霹靂，消息傳來，困處碾莊的黃伯韜兵團，竟以全軍覆沒聞！另一方面，由於徐市精銳盡出，共軍方面，斯時竟又有乘機進襲徐市之勢，功虧一簣的李兵團，於懊喪之餘，終又奉令後撤，兼程回師，再次擔當起保衛大徐州的重任。

當李兵團成立之初，其所屬第八軍軍長一職，本係報呈由原獨立旅旅長周開成擔任，可是由於周氏的資歷不夠，僅由國防部批以副軍長存案，碾莊戰事告終後，該兵團雖未能圓滿地於是役完成其任務，不過就實際戰況言，確亦不無微勞，當局也許是爲了籠絡人心，竟於斯時批准周氏實授軍長之職，這一措施，就某一方面言，或未可厚非，然對同時東下馳援的邱兵團來說，這又該會發生如何的影響？

十二兵團被困皖北

徐州是當時剿總所在地，拱衛這一軍事重鎮的野戰部隊，本有邱、李、孫三大野戰兵團，然自黃伯韜兵團被困碾莊後，邱、李二大兵團，已奉命東進增援，而孫元良兵團又正用兵徐南，雖然，李、孫二氏，亦曾留有部份兵力擔任徐州市郊的防務，但是由於防區遼闊，就當時的情勢言，自不免有兵

力單薄之感，結果在國軍當局的苦思熟慮之下，終於急電華中，將實力強大的黃維兵團，調來徐州戰場助拳，以策萬全。

當黃維兵團自華中啓程東下後，共軍當局立即知悉，由於當時徐東戰場的共軍，大多係陳毅所統率的第三野戰軍，當時的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其資歷雖較陳毅爲深，可是其部衆卻遠較陳毅爲少，加之劉氏一向係以華中爲其根據地，對於黃維兵團的底蘊及戰術，早已了然於懷，於是在「圍點打援」的原則下，遂由劉氏親率麾下部份主力，迎往邀擊，以收駕輕就熟之效，當劉趕至皖北的雙堆集附近時，兩軍主力相遇，於是國共雙方，遂又在這一地區交起手來。

雙堆集位於皖北宿縣之西南，地當淮河流域之支流，湖沼特多，這對於現代化裝備的黃維兵團來說，當然會感到交通上的困難，另一方面，輕裝疾進的共軍主力，除武器彈藥外，所有給養，一切均係就地取材，毫不受輜重之累，因而行動敏捷，自屢不在話下，雙方比對之下，主動馳援的黃維兵團，至此遂陷入了被動的地位，迨雙方遭遇後不久，黃伯韜兵團已全軍覆沒，共軍「打援」之最終目的既達，堵截邱、李二兵團的共軍，遂悄然而退，照說劉伯承斯時亦該引兵他去，可是這位老謀深算的獨眼龍，卻竟出人意料地依然就地按兵不動，不進不退地與黃維兵團對峙着，由這一跡象顯示，自不難預料共軍之目的，不外想將黃維兵團羈絆於這一地區，以便進行另一陰謀，而當時的黃維將軍，由於其以往戰績輝煌，久享盛名，自以爲憑麾下十餘萬衆，所向披靡，自決無重蹈黃伯韜覆轍之可

能，所以對於當時共軍之動向，根本未予重視，爲保存實力計，竟亦來個按兵不動，靜觀其變，再定行止，這一來，正好墜入共軍所預定的圈套中。

迨共軍部署停當後，雙堆集包圍圈又告形成，當黃維發覺形勢不對時，再想突圍，惜乎爲時晚矣！雙方經過了一場艱苦的戰鬪後，該兵團終亦爲共軍所擊潰，於是這塊原係藉藉無名的雙堆集，遂因此而又平白地添上了一段史話，至若該一戰役的詳細經過，後文另有交待，茲略。

(九) 碾莊戰役的共軍主力

此次徐蚌會戰，共軍之所以首以黃兵團爲其目的物者，當係由於該兵團孤軍遠戍徐東，友軍增援不易，加之該兵團裝備欠佳，戰鬪力自亦較弱，基於用兵之道，避實擊虛，自無不當。

拉雜成軍的黃伯韜兵團，雖然裝備欠佳，可是卻具有無比的戰意，是點或爲共軍始料所未及，故雙方血戰旬餘後，黃兵團雖全軍覆沒，然共軍竟亦傷亡達十餘萬衆之多，是役也，若僅就勝負言，共軍亦祇不過贏得「慘勝」二字而已！

碾莊戰事結束後，共軍於重大傷亡之餘，竟能立即馬不停蹄地進窺徐州，茲事確乎不能不令人對其實力感到迷惑，不過，若能明白其主力之來源，則此「迷惑」又自將蕩然無存矣！

一戰成名的新四軍

此次碾莊之戰，共軍方面，係以三野陳毅所統率的「新四軍」爲主力，而新四軍在各路共軍中的

地位，一向是被目爲「雜牌軍」而不受重視的，甚至陳毅本人的聲望，在徐蚌會戰以前，亦較林彪、賀龍、劉伯承、彭德懷諸人爲低，此次用兵徐州，陳劉竟分庭抗禮，互以司令員之身份，並肩作戰，這對於陳毅說來，其地位不啻已於無形中提高，且也，此次碾莊戰役，由於係以陳毅所統率的「三野」爲主力，因而致使陳之地位，更似乎有凌駕劉伯承而上之勢，以當時的情況而言，這是有些反常的。

事緣中共建軍之初，自稱「紅軍」，旋經政府五次圍剿後，無法立足，遂逃竄陝北，此即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也；迨七七事變發生後，政府爲了全面抗日，始復收編「紅軍」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而「八路軍」三個字，此後便亦成爲中共正規軍的代名詞。當政府五次剿共後，「紅軍」主力雖已逃往陝北，可是另外尚有一些零星紅軍，因與主力失去聯絡而流竄於贛、閩、浙、湘等省邊境，由於補給無着，終於落草爲寇，幹起了打家劫舍的勾當，後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八路軍因而成立，政府爲謀求發展對日游擊戰爭，復應中共要員周恩來之請，又將上述這批「綠林好漢」，明令收編爲「新四軍」，同時並委派「葉挺」爲該軍軍長，轄屬四個支隊，全部兵員，經核定爲一萬人，當時的陳毅，乃係該軍的第一支隊支隊長。

一九四一年一月，由於新四軍一再抗命拒調，尋且圍攻友軍第四十師於皖南三溪，政府於忍無可忍之下，電令當時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將軍，着令立予制裁，顧氏奉命之餘，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圍剿，新四軍不虞有此，終於措手不及地全部被國軍所擊潰，該軍軍長葉挺，亦於是役被

俘，所餘殘部二千餘人，在該軍第一支隊長陳毅之率領下，悄然偷渡長江，流竄蘇北一帶，此即中共所稱之「皖南事變」是也。不久，政府復明令取消「新四軍」的番號，但是中共延安當局，卻竟然另行自我委派新四軍的軍長繼任人，當時想染指這一「寶座」的人，當然不少，而活動得最力的，乃是陳毅和陳賡二人，可是由於陳毅和當時中共中央的紅人周恩來係留法同學，並且又原係該軍的第一支隊長，在這微妙的關係下，陳賡自不得不甘拜下風地敗下陣來，而陳毅遂就如此這般地坐上了新四軍軍長的寶座。此時的新四軍，係以魚米之鄉的蘇北爲其活動地區，該處城鎮，久已爲日軍所佔領，國軍主力，亦甚少活動於該處，致使新四軍得於鄉間恣意擴充，迨後勢力擴大，進而又越過隴海鐵路，將其根據地，伸延至山東沿海一帶，不數年間，竟坐擁精兵四十餘萬衆，稱雄華東，後共軍改制，陳氏復被任爲第三野戰軍司令員。

在當時共軍的四個野戰軍中，論兵員之衆，當首推三野，無怪當時的獨眼龍劉伯承亦對之另眼相看，碾莊一戰，更使之聲名大噪，成爲天之驕子。

新四軍不是八路軍

在「新四軍」的對外宣傳方面，雖目認和「八路軍」係屬兄弟隊伍，大家都是「解放軍」，可是在八路軍的心目中，卻認爲他們乃是一支「雜牌軍」，絕不是正統的「解放軍」。雖然，中共的「正

規軍」，並不是決定於裝備之優劣，或戰鬪力之強弱，而是決定於該軍之「黨的組織」是否健全，可是這祇不過中共官方的衡量標準而已，事實上由於該新四軍過去曾幹過一番「打家劫舍」的勾當，所以在八路軍的心目中，當然認為茲事乃係「紅軍」之詭，因而遂產生一種「羞與爲伍」之心理，這就是「八路軍」瞧不起「新四軍」的癥結所在。但是新四軍卻又另有他的一套，明知自己出身不正，加之實力不足，所以祇好採取高攀政策，無論在對內和對外方面，老是將八路軍的名頭，和自己放在一起，一開口就是「咱們八路軍和新四軍」，或「咱們解放軍」等等，無形中更暗示着排名不分先後，因爲如此，一般人遂稱之爲「土八路」。此外，服裝方面，二者亦截然不同！八路軍無論冬夏，其服色盡屬土黃色，而新四軍卻是深灰色，好在當時各處一方，所以總算能相安無事。

當時的新四軍，爲了正在拚命地擴充，所以其補給方面，自不得不仰仗鄉民們的大力支援，不僅此也，甚至情報之搜集、遞送，以及日軍掃蕩時之妥予掩護等，在在皆須獲得鄉民們的衷心協助，由於「羽毛未豐」而又「有求於人」，於是他們不得不又搬出了另一套法寶，逢人皆笑臉相迎，滿口「老大爺、老大娘」地叫個不停，以冀博取人民的歡心，初時，聽者相當受用，當然，禮下於人，必有所求，所以日子一久，西洋鏡終告拆穿，由於他們的需索無厭，老百姓不勝負荷，且又無法揮之使去，致使聽之者無不感到頭痛，套用一句中共的術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話一點也不錯，因爲在戡亂初期，國共雙方展開了拉鋸戰後，當時民間便流傳着這樣的一首歌謠：「盼中央，望中央，中

央軍到一掃光，寧俾中央軍一掃光，不願八路叫大娘。」從這幾句話裏，已可看出人民對共軍的憎惡程度了，因為事實上共軍不但徵糧，同時更要徵兵和徵伏，年輕的參軍，年老的擔任運輸工作，兒童們則負責瞭望和刺探敵情，甚至婦女亦須參加後勤工作，徐蚌會戰結束後，筆者被俘獲釋，沿途曾多次見到一些「四寸金蓮」所謂「解放腳」的娘兒們，身背步槍，一步一拐地押解着那些肩挑手推運送糧食的老頭子們，蹣跚而行，白髮紅顏，絡繹於途，由此可見那些生活在共區內的人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再看此次碾莊戰役，在共軍所傷亡的十餘萬人中，恐怕最少有半數以上乃是一些未受過正式軍事訓練的民兵同志，否則共軍一時又焉有餘力再進兵徐州？

所謂民兵，當然不是共軍的正規部隊，不過事實上卻是共軍正規部隊中不可或缺的主力部隊，這一點，就「新四軍」和「八路軍」來說，倒確是毫無軒輊，至若民兵之所以會成為共軍的主力，這又不得不先從共軍的「人海戰術」說起。

民兵隊人海稱主力

此次參加碾莊的共軍，雖係以陳毅所統率的第三野戰軍為主，不過在該次戰役中，那些血染黃沙的共軍陣亡將士們，其中大部份卻並不是屬於三野的正規部隊，而祇是奉命升入主力部隊的民兵同志，這一些人，平時既未受過正式的軍事訓練，衝鋒時又未持有犀利的火器，祇是憑着一些土製的木

柄手榴彈，一鼓作氣地衝向國軍的火網陣地，在血肉之軀和槍彈的比拚下，其不死也幾稀，共軍當局之所以如此，主要的當然是想藉這洶湧的人潮來消耗國軍的彈藥，同時並可減少其正規軍的傷亡，因而可以順利地達到其獲致戰果的目的，這就是共軍的所謂「人海戰術」，而這一戰術的主力部隊，也就是那些「奉命升級」的民兵部隊。

按照共軍的規定，民兵隊的主要任務，乃是負責後方的治安和擔任一些後勤運輸工作，並不需要參加直接的戰鬪工作，可是由於共軍當局對正規部隊的擴充，不遺餘力，等閒決不肯讓之去作無謂的犧牲，同時其武器彈藥之補充，又極感不易，在這兩種因素之影響下，因之遂發明了所謂「人海戰術」，在這一戰術之運用下，不但可以減少其正規部隊的傷亡，同時也不會浪費其寶貴的彈藥，並且一樣地可以達到其殺敵致果的目的，不過唯一的困難，乃是如何可以造成源源不絕的人海，這一問題，經過共軍當局的一番籌劃後，於是遂發起所謂「參軍」運動，他們首先以利誘來說服那些民兵中的積極份子們，讓他們自動地報名參軍，俾發生一種「帶頭作用」，入伍之日，倒必舉行儀式，這些新同志們，一個個均披紅掛彩，坐在轎子裏面，由一些地方幹部們親自槓抬着，在鑼鼓聲中，到處遊行，確也威風八面，至若他們的家屬，不但因此可以豁免應繳的公糧和捐稅，同時另外還可以獲得特別的津貼和補助，這種方法，初期的確也曾招募到不少的敢死隊，但是後來因為這些同志們，大部份皆是有去無回，一個個均先後不一地變成了烈士，餘者遂多裹足不前，由於報名參軍者日益稀少，共

軍當局遂又運用另一套方法，由女幹部們犧牲色相，到處推行「一杯水主義」，從而憑這種「愛人」關係，再動以說詞，鼓勵他們去參軍，由於效果仍未如理想，結果不得不出到「威迫」一途，以暴露陰私、思想頑固等「手段」或「罪名」來恐嚇之，總之，在這軟硬兼施的三部曲下，鮮有不俯首聽命者，到後來由於需人孔急，則乾脆將那些民兵部隊，直截了當地改編為戰鬥部隊，美其名曰「升級」，由於這些人皆未受過正式軍事訓練，並且事實上也沒有那麼多的武器可以發給他們，所以大部份人祇能領到一些土製的手榴彈，接着，在正規軍的監視下，這些先鋒隊，遂被調往第一線去衝鋒，倖而不死，則係戰鬥英雄，不幸陣亡，則係革命烈士，若想臨陣後退，當然是死路一條，而這些內幕情形，由那些被俘的共軍們口中道出，所謂空穴來風，自不會毫無根據。

此次碾莊戰役，三野居功最偉，因而一戰成名，可是事實上又有幾許人知道，那些犧牲慘重的民兵部隊，才是這一戰役的真正功臣！若不是他們先以血肉之軀來拚光了國軍的彈藥，三野的正規軍，又焉能會如此順利地擊潰了黃伯韜兵團？

獨眼龍見首不見尾

此次碾莊戰役，共軍方面，雖係以陳毅所統率的三野為主力，可是，這一戰役的總指揮官，卻並不是擁有重兵的三野司令員陳毅，而是兵力較薄的二野司令員「獨眼龍」劉伯承，這樁事情，若單從

表面上看，似乎有點反常，不過事實上在如此大規模的戰役裏，說到調兵遣將、運籌帷幄一點，陳毅確及不上劉伯承，而當時的陳毅，倒也算得上是有目知之明，竟心悅誠服地接受劉伯承之指揮，堪云難得。

共軍既蓄意於徐蚌戰場有所作為，自亦有其一套整個的作戰計劃，根據其以往的传统，在戰略上，則採取持久戰，決不貪「快」；在戰術上，則又力求「速戰速決」，絕不延宕時日。所以每逢攻擊時，定於事先妥為部署，決不肯貿然冒險動手，儘可能地利用國軍在移動的當兒，施行中途奇襲，所謂「攻其無備」是也，所以當宿縣陷共後，由於碾莊戰事未了，黃維兵團又已從華中兼程東下，爲配合整個徐蚌形勢，劉伯承竟不先犯蚌埠，除以部份兵力佯作進窺徐州之勢外，而以本部主力，部署於宿縣西南，以堵截黃維兵團，使之不敢毫無顧忌地揮軍直前。當黃維認爲劉伯承已被吸住於這一地區時，事實上劉氏早已悄然隻身趕往徐南近郊，裝模作樣地好似準備進犯徐市，使徐市守軍不敢分兵援外，可是不旋踵劉氏竟又出現於徐東戰場，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左右，徐州剿總接獲劉氏分別在上述三個地區出現的情報後，頗感迷惑，而行蹤飄忽的「獨眼龍」，自非分身有術，其所以擺出這一神出鬼沒的姿態者，不外企圖藉以混淆國軍的注意力，使之不易判斷共軍之主力所在，因而不敢貿然採取行動，俾其得從容不迫地利用這寶貴的時機，來以全力對付黃伯韜兵團。

碾莊戰事結束後，陳毅的三野主力，立即從徐東兼程入皖，向黃維兵團採取包圍，當黃維發覺

情形不對時，共軍包圍之勢已成，而這時的獨眼龍，當然是毫無疑問地置身皖北。由於國軍方面的每一措施，幾乎盡在共軍的預料之中，致使一般人對劉伯承之料敵如神，咸認為其確係「獨」具慧「眼」，庶不知事實上當時國軍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裏，久已潛伏着一批共諜，致使機密盡洩，而共軍在「知己知彼」的情勢下，又怎會不顯得好似事事皆能洞察機先似地！劉伯承若非對國軍形勢早已了然於懷，相信他那套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伎倆，決不致能毫無忌憚地運用自如，所以，共軍之得以揚威於徐蚌戰場，推本溯源，共諜們亦應算是功不可滅，而劉伯承之能因之而名噪一時者，祇不過因緣際會而已！

(十) 春滿徐州市花花世界

共軍覬覦徐州，爲時久矣，迨擊潰黃兵團後，染指之心更切。不過，若僅就軍事方面言，共軍決不易穩操勝券，然其所以竟敢一試者，自非無故。事緣當時國軍最高軍事指揮機構，久已被共諜所滲透，一切重要作戰計劃及兵力部署，共方於事先均已瞭如指掌，加以國軍平時警惕不足，臨時倉惶失措，自難怪共軍敢於放膽一試！除此之外，國軍前方與後方之生活水準，太過懸殊，亦係原因之一。徐蚌會戰爆發前刻，筆者曾兩抵徐州，其間所見所聞，可謂怪狀百出，軍人們偎翠倚紅，夜夜今宵，在那種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場合裏，絲毫看不到一點備戰的跡象，其敗也豈屬偶然？

徐州市樸實稱古城

徐州雖係名城，然民風樸實，不尙奢華，外來人士初抵貴境時，祇要看到那郊外的黃色土山，以及混濁的流水，即可知道徐州並非以景物幽美而出名，主要的則在於其地理上的價值。因其地處江蘇

省的西北隅，與魯、皖、豫等諸省接壤，爲臨海、津浦兩大鐵路之交點，又爲黃河舊道所經，就交通言，乃係綰握南北西東之樞紐，故在軍事上實具有無比的重要性。

徐州市的火車站，路軌縱橫，密如蛛網，月台並立，車廂雲集，其規模之大，實難言喻。離車站不遠處，有一座小石橋，相傳即係當年黃河舊道所經之處，越過石橋，即踏上中正路，也就是當時徐州市最繁盛的中心區，道旁的建築物，以平房居多數，最高的建築物，當推中正路與彭城路交叉處之中央銀行以及第一補給區司令部，樓高六層，東西矗立，氣概非凡，至若出入於這兩座建築物的人士，若非西服革履的「現代紳士」，則係軍服煥然的「丘八老爺」，無形中又爲這兩座莊嚴雄偉的建築物，加添了不少的高貴氣息。當地的老百姓們，無論就待人接物或衣食住行來說，處處皆離不了誠樸的範疇，尤其是在別的大都市裏所輕易不得一見的「人情味」，依然充溢着於徐州市的每一個角落裏，儘管居民們大多是布衣布鞋，長袍短襖，可是卻沒有那種令人憎惡的孤寒相，事實上這種淡泊自甘的美德，也確爲這座古色古香的名城，生色不少。

由於戰局關係，當時之陸軍總司令部，因而移徐辦公，以便就近指揮，一時冠蓋雲集，人口驟增，市面上軍多於民，因而遂形成一種畸形的繁榮。事緣軍人們公餘之暇，自難免有寂寞之感，爲了打發這無聊的時光，於是一些新興的事業，終於應運而生，刺激、新奇的娛樂場所，有如雨後春筍般似地，一一出現於這座古老的名城。

金谷里本是銷金窩

凡到過徐州的人，大抵都會聽說過「金谷里」三個字的，這塊地方，既無莊嚴雄偉的建築物，亦非景物怡人的風景區，可是卻成天價車水馬龍，儼有的是紅男綠女，管歌笙弦，點綴其間，這就是當時徐州市的樂戶集中區，和當年北平的八大胡同差不多，是專供那些化錢買笑的大爺們的消遣處所。

這一特區，座落在徐州市的西南隅，區內道路縱橫，妓舍櫛比，車輛出出入入，成天價川流不息，華燈初上，人羣更爲擁擠，就當時的情形來說，其中絕大部份均係身着草綠色制服的武裝同志。常大爺們駕到時，一進大門，負責「迎賓」的龜公們，立即滿面笑容地走上前來，向你點頭哈腰，請安問好，接着將你讓進一間佈置得頗爲整潔的房間內，然後拉直了嗓子，其韻味有若「法門寺」裏讀狀紙的賈桂，一聲吆喝：「打簾子見客啦！」緊隨着這一聲吆喝，老鴿子不久便會率領着一批娘子軍前來，排列在這間房間內，但見粉白黛綠，環肥燕瘦，一個個媚眼橫飛，搔首弄姿，希冀能邀獲貴客的青睞，而老鴿子則從旁逐一報出芳名，如貴客遍閱羣芳而一無中意時，儘可掉頭便走，如果看中某人後，一經指出，其他的便魚貫退出，於是龜公們便忙碌着張羅茶水、香煙、瓜子、花生等，而那位入選的妓女，接着便和嫖客攀談起來，大家山南海北地亂扯一通，其中少不免再胡天胡帝地打情罵俏一番，這一套叫做「打茶圍」，亦即所謂「開盤子」，其意大概係指付給桌上盤子內的瓜子、花生等

的費用而言，至於其他節目，除非是神女有意，自當另作他論，否則的話，絕不能真個銷魂。

通常在金谷里鬼混的，以中下級的軍人居多，較為高級一點的，一方面恐怕會在這種場合裏碰見自己的部屬，將有失做長官的威嚴，他方面又怕會撞上奉命檢查的憲兵，萬一應付不當，給他搶白幾句，更屬不值，所以多數人均裹足不前，不過一些從前方下來的高級軍官們，有時興之所至，往往會偷偷地跑去流連一下，甚或來一齣「滅燭留髻」，結果撞板者亦大有人在。

貿易行權充招待所

由於「金谷里」乃是一些中下級軍人的消遣處所，當然那些中上級的官佐們，也自另有他們的小天地，此處非他，即徐州市打銅街的「××貿易公司」是也。

提起這家公司，亦可說得上是來頭甚大，其總公司設在上海，資本雄厚，其中有幾位股東老闆，且係當時軍政界的知名之士，當時徐州分公司的經理蕭某，其爲人也，八面玲瓏，长袖善舞，尤其是對於結交軍界人士，更是不遺餘力，在這「地利」、「人和」的雙重因素下，該公司的業務，遂因而如日中天，因爲該公司的地方寬敞，設備週全，洋酒洋煙，供應不絕，於是一些有頭有面的軍人，多以此地作爲他們的消遣勝地，吃喝玩樂，百無禁忌，致使這座貿易行，無形中成爲那些有錢階級們的交誼所，說得那個一點，乃是一座變相的招待所。由於在這兒出入的人，多非無名之輩，所以治安機關，

對之也是一隻眼開、一隻眼閉地視若無睹，當時在這間變相的招待所裏，最令人玩得起勁的乃是賭博，由於撐腰有人，後顧無憂，所以各式賭具，諸若麻將、牌九、沙蟹、番攤等，正所謂中外古今，應有盡有，就中最緊張、刺激的，當推沙蟹和牌九，而下注之大，尤屬驚人，通常兩條牌九推完，輸贏之間，若以今日之下的港幣約計，動輒數萬，更難得的乃是贏者固然眉笑眼開，輸者亦能面不改容，是誠軍人之本色。由於這些「沙場勇士」們的豪瀾手段，以及商人們的蓄意巴結，於是一些交際花、交際草等的名女人，也應運而生的在這兒流連穿插，因而更爲這一小天地裏，增添了不少的生趣。當然，她們的目的，不外是鈔票而已，而花錢的大爺們，在醇酒美人的強烈刺激下，鈔票花得更爲豪爽，於是媚眼兒亦飛得更爲迷人，商人們更是眉開眼笑，一舉而三得其所，十足道地的賓主盡歡。

由於這間公司係屬私人機構，並且是卜夜而不下晝，更何況場面太過濶綽，絕非一些中亨階級的同志們所敢輕易涉足，於是，另外一種新興的事業，遂又在徐州開始蓬勃起來，此即「跳舞」是也。

俱樂部兼營跳舞廳

跳舞，在目前的香港來說，該是平凡之極，因爲舞場舞院，隨處皆是，最廉價的處所，化個三幾毛錢，便可進去過一過癮，不過在當時的中國內地，除掉「上海」之外，全國各地皆屬厲行禁舞，甚至連當時首都所在地的南京，亦無法聽得到「蓬拆」之聲，可是當時的徐州，乃屬後方的前方，亦係

前方的後方，正因為其不前不後，所以很自然地造成它一種特殊的地位，因為戡亂期間，必須仰仗軍人去拼命，於是軍人們無形中也就成爲一種特權階級，差不多的事情，祇要不是罪大惡極，政府皆對之眼開眼閉，曲意寬容，在這種微妙的關係下，於是那些地下舞廳，遂亦應運而生。

在陸、海、空三軍裏面，最懂得享受的，當然首推空軍，這大概是由於他們的經費較足之故，在當時的徐州，首創這種地下舞廳的，乃是空軍新生社徐州分社，該處座落在徐州市內的中正路，和中央銀行隔街相對，樓高兩層，樓下是餐廳和桌球室，佈置雅潔，十足是一間俱樂部的格調，樓上則又另是一番風光，整個一大間，除了音樂台及一塊袖珍舞池外，大部份均擺滿了椅子和枱子，其營業時間，亦分爲「茶舞」和「晚舞」兩種，至若營業方針，則係採大班制，舞女坐枱，計鐘收費。其他娛樂場所，諸若戲院、歌壇等，軍人們光顧時，常有所謂「三價優待」，可是在這兒卻沒有這一套，再說有資格朝這兒跑的人，誰也不好意思擺出這股酸相，由於這間舞廳係屬首創，可謂開風氣之先，於是那些大老粗們，悉皆蜂湧而來，一時門庭若市，戶爲之穿，因爲營業鼎盛，望門興嘆者衆，所以第二家第三家亦陸續開張，這就是「陸軍俱樂部」、「軍人聯誼社」等機構的相繼崛起。

這三間變相舞廳的經營手法，可說是各有千秋，利害方面亦不大發生衝突，這當然是由於他們各皆擁有基本客戶的緣故。新生社佈置較爲華貴，銀燈蠟板，名符其實，惜舞池太小，故而頗爲擁擠；陸軍俱樂部的舞池甚爲寬敞，跳得舒服，美中不足的是並非蠟板，祇是在磚地上加上點兒滑石粉；軍

人聯誼社以幽靜見勝，燈光暗淡，樂聲悠揚，情侶雙雙，偃坐一隅，唧唧嚶嚶，其情形有若今日香港的第四流舞院，確又另是一番景象。

大老粗舞場求深造

由於當時跳舞的風氣，在中國並不十分流行，普通人會跳的尙且不多，更何況那些大老粗們！不過他們有的是錢，再說「人非生而知之者」，雖然一竅不過，可是祇要肯化功夫去學，焉有不成之理？正因為如此，所以搞到上述那幾家地下舞廳內，笑料不絕，怪狀百出。

一些熱中此道尙未入門的同志們，因為從未「下海」，自不得不千方百計地訪求明師，以聆教益，偶一獲悉某人熟諳此道，則不惜卑躬屈節，作東請客，先來個杯酒言歡，拉拉交情，繼則婉言相求，冀列門牆，如蒙老師首肯，則每日三操兩講，勤練不已，迨稍有寸進，則立即央求師傅，陪同登場，再作實習，走進舞廳後，第一步是複習慢四步的口訣：慢——慢——快快，迨舞女坐枱後，則先由老師陪同着舞女，下池示範一曲，接着才由學生親身下池，面對着舞女，輕攬着小蠻腰，進進退退地實習一番，而彼等當時之緊張情形，較之於出入槍林彈雨之中，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一些在實習中的學生，因為一方面要耳朵聽着音樂，同時腳步又要跟着音樂，甚感艱辛，為免搞錯腳步起見，所以一面在移動腳步，一面卻必須口中唸唸有詞，「一——二——三四」地哼個不停，同時右手還要在

舞女的背上，按着一、二、三四的節拍，敲個不停；更有一些膽子小的學生，於老師出場示範後，自感舞藝欠佳，恐遭他人訕笑，竟臨陣退縮，不敢下海，於是老師祇好給他來個「霸王硬上弓」，連拖帶拉地將他推入舞池，而這時的舞小姐，亦知情識趣地施施然走入舞池，笑咪咪地伸出玉手，來個沒懷送抱，這種舞客，對於舞女來說，跳的時候固然辛苦乏味，不過卻另有一種好處，那就是他們既不挑美揀靚，花錢也絕不斤斤計較，如果小姐們能稍予詞色的話，則這些人正是十足的裙下不二之臣。

另外尚有一些高級將領，舞藝固然了得，舞興亦復不淺，但是恐怕別人會在背地裏說短道長，所以每逢前往，必定帶同一兩位心腹部屬作陪，而他自己則鼻架黑眼鏡，有若香港的那些電影明星一般，不過其目的卻是避免以真面目示人，而非若明星們之故作神秘狀，抵達舞場後，彼等則依然道貌岸然地坐在一旁，舞女到怡後，必須部屬們三催四請，方始「情非得已」似地跳上一兩隻，這種客人，也是當時的舞女們所歡迎的，因為他們花錢也特別痛快。

娘子軍兩路襲徐州

土裏土氣的徐州，由於戰局影響，竟一下子變得十分洋化起來，一些新興的娛樂場所，均相繼開張大吉，主事者爲了要大展鴻圖，以期財源廣進，自必須奇兵突出，以廣招徠，在同業間的相互競爭下，遂使徐州市的娛樂事業，顯得空前地蓬勃。

這些娛樂場所裏，最主要的點綴品乃是女人，可是由於當時的情勢發展得太快，直可謂一日千里，因而一時間要搜羅大批女人來應市，自非易事，於是一些頭腦靈活的人，立即便想到物資豐富的「大後方」，但是京滬一帶的女子，過慣了歌舞昇平的生活，誰都不願意跑到遭兵慌馬亂的徐州來掘金，這對於那些負責前往「招兵買馬」的大員們來說，確乎感到大傷腦筋，因而有「才難」之嘆！不過另一方面，卻有一些在大後方撈不起的殘花敗柳，由於環境不佳，生活迫人，或因年老色衰，垂青無人，看在鈔票份上，終於硬起了頭皮，自動地要求前往，而那些招募大員，對於這些人材，雖不感愜意，但是捨此之外，卻又不易物色到綺貌年華的貨色，好在這批「志願軍」，久列戎行，歡場經驗豐富，正所謂「敗絮其外，金玉其中」，倒也有其可取之處，在如此這般之情形下，終於大膽地將這些志願軍，帶回一試，殊不料一試之下，由於徐州市面「求過於供」，加上這批歡場老將，手腕靈活，應付有術，致使那些大老粗們，趨之若鶩，影響所及，她們竟一個個都身價百倍，短短數月，悉皆滿載而歸，經過她們無意間在大後方一宣傳，一些年輕貌美的花草撈女們，遂皆躍躍欲試，由於這些人本身的先天條件優異，並且又係正屆「當紮」之年，所謂「有青春、有熱情」，正屬該一行業之搶手人物，所以一經與那些招募大員們接觸後，即獲成交，因而東裝就道，首途徐州。

另外尚有一些所謂「名門閨秀」，由於家道中落，生活無着，雖有下海候教之意，無奈在當地的親友太多，顏面攸關，實在不好意思拋頭露面地公然下海伴舞，既然徐州市求材若渴，自不妨以探親

或旅行的名義，偷偷地到徐州去撈上一筆，在如此這般之情況下，京滬一帶的娘子軍，終於一批批地分由陸、空二路，浩浩蕩蕩地殺奔徐州而去，造成了徐州市空前未有的畸形繁榮！可惜的是「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當時這種繁榮的景象，就徐州市的安危來說，實不啻是迴光返照。

(十一) 財來自方腦滿腸肥

治世重文輕武，亂世重武輕文，這似乎是一樁順理成章的事情，因為亂事既興，必有戰爭，而戰無大小，又皆須依仗軍人，軍人如不捨命平亂，則社會自不易由亂而治，這大概就是亂世軍人較為吃香的緣故，當時的徐州，正值「戡亂」期間，自亦沒有例外，尤其是當時的那些花天酒地的場合裏，軍人們更顯得風頭十足，那種一擲萬金的濶綽手段，足與巨商豪客相媲美，不過令人奇怪的是：中國軍人的待遇菲薄，乃是人所盡知的事實，是則他們的那些花花綠綠的鈔票，又是從那兒弄來的呢？關於這點，似有略為交待一下之必要。

大炮一響黃金萬兩

俗語有所謂：「大炮一響，黃金萬兩」之說，基於這兩句話，或者有人便會想到，當兵的雖然待遇菲薄，可是祇要有仗打，儘可以在炮聲隆隆之際，來個乘火打劫，強取硬奪，因而便會「不斷財源滾滾來」了，其實這種情形，在北洋軍閥時代，容或有之，可是在時代不斷地演變下，這「黃金萬

而」的說法，早已似是而非地變了質，代之而起的乃是另外一套「生財之道」，這種「生財之道」，在今天的台灣國軍部隊裏，當然又已經不再存在了，可是在當時的徐州，確乃是千真萬確的事。若以「前方」和「後方」來說，由於他們的環境互異，工作有別，因而彼等的生財之道，自亦各不相同。

當時在前方作戰的部隊，三管官最拿手的本領就是「吃空缺」，而當時對於吃空缺最方便的人，據筆者所知，應以團長階級最爲得心應手，其次才輪到軍長，等而下之，則爲師長、連長、營長等。

上述這一排列，就觀瞻言，似乎有欠齊整，然就進益言，又該係層次分明，因爲當時軍中的花名冊，多係由這部具造呈報，團長多數是控制九個連，而軍長高高在上，雖然原則上也是以控制各個團長爲主，但是總不及直接與連長發生關係的團長來得方便，並且這種事情又不能以命令下達；至若師長、營長，通常祇好在自己那一點少數的直屬部隊裏動腦筋，這在數量上，自無法與團長相比擬；至若連長，因爲花名冊乃係由連部直接造具，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其收入按說本該不俗，可是一者連部名額有限，全連也不過才一百多人，二者必須代團長留幾個空缺，三者又要留幾個名額去應酬一下高級單位的副座們，最後還要津貼連部的辦公費，外加送往迎來，及交際應酬等費用，如此一番加減乘除，事實上已屬所餘無幾；最沒有油水可措的，算是排長，可是衝鋒打仗時，排長卻又要站在最前面賣命，不過排長階級乃是當「官」的第一階段，等於學校裏的新生，受點委屈，似是順理成章，所以他們也不會口出怨言。

除掙吃空缺外，另一條「生財之道」乃是「做生意」，因為一旦戰爭發生，交通自會受到影響，是則貨物來源方面，亦必因而中斷，軍人們有的是自衛力量和運輸工具，於是一些有辦法的主管官，爲了利人利己，遂擔起了「貨暢其流」的重任，一張條子，着令「軍需」撥款若干，交出負責運輸的部屬辦理，一買一賣，數日之間，利息數倍，更有一些信用卓著的同志們，且能做到向商人們「預支貨款」的地步，這種做法，利潤方面雖不得不看薄一點，可是卻可以不必擔上一個「挪用公款」的惡名。至若盜賣汽油，出售軍糧等情事，更屬當時的公開秘密，絲毫不足爲奇，至若那些負責押運的官員們，由於資金缺少，對於買賣一事，自屬無緣，然彼等多數皆能於公畢回程途中，順便幹點「客貨運輸」業務，其情形和香港的「白牌車」差不多，所不同者即係彼等除幹其「釣泥蟻」的勾當外，並兼營貨物運輸而已。

百姓靠土軍人靠賭

當然，芸芸衆生中，有資格「吃空缺」或者「做買賣」者，到底還是少數，至於那些無油水可揩的一大羣，他們又有他們的一套花樣，因爲大家每天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發餉時所拿到的那一點薪水，較之香港私校教員們的「可恥待遇」，不知還要可恥到若干倍，正所謂「買衣不暖，買酒不醉」，可是他們既不會罷工要求加薪，也沒有埋怨政府太過刻薄，祇是各自消極地在尋求解決辦法，

這種忍耐工夫，可以說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

當他們薪水到手以後，其中有些人認為於其大家對於這點錢都無法「派用場」，倒不如乾脆來個「衆人幫一人」，一賭了事，反正衣、食、住、行，外加看戲，全部都不用自己花錢，如果賭輸了的話，對於個人的生活並無影響，贏了則可一掃窮氣，耀武揚威的去充一下大爺，所謂「老百姓靠土，當兵的靠賭」，這兩句話，也就是根據這種情形而來的。由於這些當兵吃糧的同志們，乃係來自各方，「品流複雜」自不在話下，所以對於「賭」這一行，其中倒還真有一些「傑出之士」，筆者曾親見過這樣的一位袍澤，論地位並非軍官，論人品其貌不揚，可是賭博時他卻皆每戰必勝，正所謂無往不利，終致撈到戒指、金條成包，由於鈔票來得太過容易，故他每次奏凱之餘，例必慷慨解囊，大宴同袍，某次承其不棄，私語筆者，勸勿染指賭博，爲恐空言無據，不能令人入信，所以這位同志，竟當場來個示範表演，以證其言無訛，當其兩粒骰子在手，先問我想要幾點，再經其隨意擲出，結果竟能分毫不差地如心所欲，並且屢試皆準；一副新牌九，經其反覆端詳一番之後，即能憑各牌之特徵，隨意指出該牌係屬幾點，其手法之佳妙，眼光之銳利，令人嘆服不已，尤以其係純靠眼力與智力，而不是在骰子或牌上作怪，更屬難得。嗣後筆者之所以不敢涉獵賭博，主要原因，可以說是受其影響。

由於軍隊裏是嚴禁賭博的，所以茲事自不便公開舉行，可是一些大膽的賭徒們，有時竟敢於營房僻靜之處，三五成羣地偷偷玩上幾手，不過他們聚賭之際，常於「要道」派人輪流把風，遇有官長巡

至，一聲暗號，大家立即先收起賭具，接着便裝模作樣地高談闊論，以示無他，官長們一眼看去，當然心知肚明，由於風氣如此，也就眼開眼閉地不加問聞，掉首他去，至若一些膽子小的，以及深好此道的官佐們，大都借營房附近的民房「開牆」，麻將牌九，骰子紙牌，各適其適，這種風氣之形成，自不能說與待過菲薄一事毫無關連。

補給機構油水最多

前方將士們的「生財之道」，大致已如上述，後勤人員的泄水如何，當然亦有順筆一提之必要。古語有所謂「三軍未動，糧草先行」，而運送糧草的部門，乃係補給機構，當時在徐州負責這一工作的，爲聯勤總部屬下的第一補給區司令部，該司令部的辦公處，就設在當時徐州市最繁盛的中正路，與中央銀行遙遙相對，該部工作，不僅管理糧秣、彈藥、武器等物之補給，他若鈔票、被服、車輛、汽油、醫藥、各項器材……等等，林林總總，亦悉由該部一手經辦，俗語說得好：「經手不窮」，所以該部雖然「承上轉下」地這麼過一過手，事實上已是「利在其中矣」！先就糧秣來說，由於戰事影響，交通自難暢通，因而各地方的糧價，遂發生高低不一的現象，設若後方價高，則那些負責補給糧秣的大員們，於領得實物後，立即將之於當地市場賣出，然後再在應補給之地區，以低價補入，發給受補給之各單位，如此一賣一買，其中泄水已大有可觀，更何況運費，汽油方面，還可以另外撈上

一票；被服方面，由於「吃空缺」的關係，所以各單位均有「衣多人少」之現象發生，這些剩餘物資，祇要布質與款式不變，皆可來個暗盤交易，那就是由物主將之以賤價賣給後勤機關，再由後勤機關將之轉讓於被服廠，一經交易成功，再由被服廠以新製名義向上級報銷，大家各得其所；至於現鈔方面，因為彼時幣值波動很大，行部隊中的軍餉，又是數字驚人，由於承上轉下的關係，一領一發，其間那怕祇壓後三兩天再發放，由於數目太大，單是銀行利息，已經大有可觀，加上前方下來的軍需們，爲了個人的利益及方便，自不得不和那些補給機關的大員們拉拉交情，於是這兩幫人馬，很自然地便會來個狼狽爲奸，因爲前方和後方的交通，時斷時續，無形中更使他們多個「遲延」的藉口，而當時幣值又貶價太速，有時幾乎一日數變，腦筋靈活的人，鈔票一到手，乾脆將之兌換黃金、銀元，三兩日後，再將之換出，如此一出入，其間又不知撈了幾許；他若醫藥、汽泊以及各項器材等，經彼等賣入民間的，亦屬爲數頗巨，更有一些大膽之徒，竟敢將小部份的武器與彈藥，零星地賣給那些民間的自衛團隊，當然，這一些人士，全都是屬於「吃不開」之類的小人物，好在所盜賣的數目不大，所以也很少出事。

上述種種，可說是當時徐州補給機構人員的素描，尙有許多爲筆者所不知的花樣，相信更能令人聞之咋舌。由於這一行的油水太好，無怪當時有一位久歷戎行、官拜陸軍少將的帶兵官，寧願紆尊降貴，不惜千方百計地到處託人情、鑽門路，希望在這不文不武的補給機構裏，幹上一任小主管。

軍商勾結互惠互利

當時駐紮在徐州四圍的國軍，總數約有三十餘萬以上，地區則遍及蘇、皖、魯、豫四省，由於補給地區遼闊，往返需時，所以大多數部隊，在徐州都設有辦事處，以便接洽領發軍餉、糧秣事宜，就中最舒服而又最好撈的，當然首推軍需人員，經費到手，辦法多多，對於公款的數目，不管你如何加減乘除，總之是一分一毫不會短少，他們之中，除掉買賣金鈔外，最妥當的辦法，該是套點銀行利息，此舉對銀行方面來說，當然是求之不得，當時徐州市的若干商業銀行與銀號，對於這項業務，特別做得有聲有色，由於同業間相互競爭，於是那些金融機構，不惜指派專人，向各軍事部門活動，當這些活動份子們間接地結識了那些財神爺後，緊接着就是三五一小宴，五五一大宴，將這些大爺們服侍得心花怒放，於是那些游資，很快的就會存放到他們的機構裏去。由於利之所在，所以另外一些財力雄厚的武裝同志們，竟也在這一事業上謀求發展，據說當時徐州有一兩家銀行的後台老闆，就是當時國軍的高級軍事大員，他們藏身幕後，坐享其成，自有一班長袖善舞的內行，替他們效犬馬之勞，而這班專與前線軍人打交道的銀行主管人員，對於那些軍事單位的文武百官們，下自軍需主管，上至高級將領，祇要直接間接多少有一點利用價值者，悉皆不分階級地一律逢迎，各投所好，舉凡吃喝玩樂，呼盧喝雉等場合，時時皆見彼等叨陪末座，曲意奉陪，務令嘉賓們盡歡而散。關於這一套功夫，

當時徐州市億×銀行的那位吳襄理，允稱個中之佼佼者，至若前文所提及的徐州市打銅街××貿易公司，也正是這些人活動的主要基地之一。此外又有一些胃口較大的官員們，認為如此做法，仍難獲暴利，可是自己又因職責攸關，行動不便，於是便和一些「有心無力」的商人們，來個「勞資合作」，請他們南下京滬，以公款作私人貿易資本，痛快淋漓地大幹而特幹，當然，這些「欽差大臣」們，不但要具有銳利的商業眼光，同時且須忠實可靠，或予資方以某種保證，否則「黃鶴一去不復返」，或乾脆來個矢口不認的話，你又奈他何？這些「軍商勾結」的怪現象，可以說得上是五花八門，不勝枚舉，這也是當時徐州的一種特產。

(十二) 保衛大徐州有聲有色

當黃伯韜兵敗碾莊後，消息傳來，整個徐州市均爲之震動，蓋因不久以前，當徐東大捷之際，國府對該役戰果，以及黃兵團之實力雄厚等事，曾大加渲染，同時並強調徐州市之防務，固若金湯，而當地居民，對於這種遠離市區的戰爭，雖不甚關心，但能打一場大勝仗，就本身的安全感來說，總是好的。詎知大捷之後，未及匝旬，一度被宣稱爲能征慣戰、實力堅強的黃伯韜兵團，竟以全軍覆沒聞！而這一噩音，當時確令人危疑震撼，有摸不清頭腦之感！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當徐東大捷時的黃伯韜兵團，實際上已如強弩之末，全憑着一般激昂的士氣，在苦撐着這一朝不保夕的危局，但是這種實際情形，甚至於連當時駐守在徐州市的某些軍事大員們，亦不甚了了，更何況那些以耳代目的其他人士！所以碾莊失利的消息傳來後，徐州市的軍民人等，悉皆感到驚慌失措，因爲大家的心目中，既已認定黃兵團乃是一支實力堅強的部隊，而現在竟於短短數日間，輕易地被敵

人吃光，是則共軍實力之強大，當然不在話下。

徐州市的各界人士，於驚悉黃兵團喪師碾莊之餘，從而聯想到共軍會進一步進襲徐州市，因為以其能擊潰黃兵團一事來說，其實力自足以立即進援徐州，根據這一推斷，自毋怪一般人均感到惶惶不可終日，一些較為富有的人士，更從徐州市的安全問題，聯想到他們本身的安全問題，因之便立即致慮到「出走」一途，但是打探之下，斯時的津浦鐵路，早已被共軍所切斷，徐南安徽境內的宿縣，已告易守，徐市西部又發現敵踪，甚至連飛機場亦已實施全面戒嚴，加之由碾莊戰場逃出來的一些殘兵敗卒，亦已於斯時抵達徐州市，在人們的蓄意打探下，他們無意間少不免對共軍的人海戰術，繪聲繪影地大加誇張一番，其大意原不過想指出碾莊之敗，非戰之罪，殊不知卻因此而加深了那些人的恐懼，於是，一些荒誕無稽的謠言，乘機四起，警耗頻傳，一日數驚，好像共軍已攻入徐州市區似地，一些膽小的人，立即關門閉戶，同時因為不知道這一混亂的局面，會不會很快地宣告結束，為安全計，並立即購備糧食，以防萬一，而所有店舖，眼見搶購之風甚熾，立即敏感地對已在貶值中的金元券之價值，倍加懷疑起來，為了避免損失，竟來個關門大吉，暫停營業，由於居民們的自相驚擾，頓使整個徐州市的市面，無形中全部宣告停頓。

至若軍隊方面，雖明知徐市防務，一時並無大礙，但是在居民的驚慌失措下，為恐歹徒們乘機活動，致增混亂，因而也立即採取行動，嚴加戒備，馬路上五步一崗，十步一哨，完全一派戰時景象，

更加深了人們的不安情緒。

出榜安民誓守徐州

由於一般人對戰局皆不表樂觀，再加上共諜們的謠言惑衆，立使歌舞昇平的鬧市，變得死氣沉沉，事實上當時戍守徐州的國軍，總數約近三十萬衆之多，以如此雄厚的兵力，再加上易守難攻的地理因素，如欲堅守徐州的話，自足粉碎共軍的攻勢，不過就戰爭言，「士氣」固然重要，「民心」亦非無關，而當時徐州市的情形，可說是民心已死，如果一旦戰事發生的話，實不易做到軍民合作的地步，當局有鑒及此，於是立謀對策，陰派出專責人員，四處勸諭商民照常營業外，同時並到處張貼佈告和標語，喊出了「保衛大徐州」的口號。

由於政府的皇皇佈告，白紙黑字，盡人皆見，商民們終在半信半疑的情形下，擺出了一副「半掩門」的姿態，那就是店門既不全部關閉，亦非全部打開，祇是卸下了三兩塊門板，以備顧客光臨，在幣值一路貶值的情形下，再加上戰局吃緊，所以物價的直線上漲，自屬意料中事，由於時值非常，所以政府於審度當時的情勢後，對於那些坐地起價的商人們，也祇好眼開眼閉地不加問聞，藉使市面略顯生氣，在這放任主義之下，物價更是有漲無跌，而搶購之風，也同樣地有增無減。

另一方面，當局爲配合「保衛大徐州」的形勢，所以對於兵力的配置，亦重行大加調整，市區內

除必要的治安部隊外，所有野戰軍及一些剿總的直屬部隊如榴炮兵團、戰車兵團等，全部將之調駐徐州四郊，分守要隘，此外，甚至連那些由碾莊戰場逃下來的殘兵敗卒，亦仍依彼等各人的原有番號，着令歸隊，同時並委出新部隊長，加以統率，但是碾莊一役，黃伯韜兵團傷亡殆盡，刻在當局之安排下，雖然番號依舊，可是事實上缺額太多，無法成軍，當局於無可如何之下，於是祇好將一些撤退到徐州市來的各地地方團隊，收編了一部份，接着便將之撥入那些員額不足的部隊裏去，同時並開出支票：「一俟徐州戰事結束，全部人馬，仍以『黃伯韜兵團』的番號，調往大後方，發給最新式的美式裝備，予以整訓，使之成為最佳的榮譽兵團。」由於當時徐州的戰事，隨時有一觸即發之可能，所以這支舊瓶新酒、倉卒成軍的隊伍，自亦不得不暫時負起戰鬪的任務來。這支未經整訓過的拉雜部隊，雖亦頂着正式野戰軍的招牌，浩浩蕩蕩地開往指定地區，負起了「保衛大徐州」的神聖任務，好在剿總對於這支「大軍」的實力如何，早已了然於懷，所以總算並沒有「送禮」似地將之調往第一線，祇是將之放在徐州市的南郊，虛張聲勢地擔任着機場外圍第一線的防務。

大難臨頭不忘貪污

由於剿總喊出了「保衛大徐州」的口號，同時又在大街上到處張貼着紅紅綠綠的「寸土必守」、「城亡人亡」……等的標語，道不啻給那些精神崩潰了的徐州市民們，打了一支強心針，致使他們那

種絕望的心情，終於又再度地感到振奮起來，因為以當時的兵力及地形來說，國軍若肯死守徐州的話，事誠大有可爲。

由於當局明白地表示了其對徐州的措施，終使那些惶惶不可終日的徐州市民們，再次地獲得了安全感，這種所謂安全感，當然乃繫於軍人們的盡忠程度，爲激勵三氣以確保徐州計，於是徐州市各界，遂又掀起了廣大的「勞軍運動」，人們均自動地踴躍輸將，以聊表衷忱，於是慰勞金與慰勞品，遂一批批不斷地送往有關單位，然而可惜的是：這份感人的溫情，並未能全部由那些捨生忘死的前方將士們分享到，因為一些經手收發慰勞金及慰勞品的人員，由於嗜利成性，雖則大難臨頭，依然不忘貪污，居中剋扣，不僅此也，甚至官兵們每人每天所應有的二十五兩糙米，亦無法十足具領，這一做法，當然極易會引起官兵們的鼓噪，不過，這點他們也相當清楚，所以自必須再運用一點技術，那就是：「二十五兩」照發，但是其中祇有半數是米，另外一半，卻變成了麥子，同時並設法由上級機關通令周知，略謂：「時值非常，誓守徐州，並非一朝一夕之事，刻六米來源漸絕，爲以後食糧問題着想，不得不早爲之謀，而採此權宜之計」。好在中國軍人，一向過慣了刻苦耐勞的生活，對此自不會引起什麼嚴重事件，不過另一方面，各下級單位，若以領得之麥，將之賣出，轉購大米，固然吃虧太大；然若以之磨成麵粉，一時裏卻又無法找得到足夠的磨粉工具，於是在不得已之下，祇好將米、麥混合煮食，而那種難以下咽的情形，除身歷斯境者外，相信他人決無法說得出個中滋味來，官兵們於

枕戈待旦之際，竟受到這種「特別餐」的待遇，其不滿之情，自可想見。

當徐州市各界發動「慰勞」之前，大後方各界，就已展開了這一運動，當時除實物外，據說另外尚有一大筆慰勞金，數目大概是士兵每人大洋五圓，官佐加倍，即每人十枚，當這一消息傳開後，最感欣悅的，當然乃是士兵，可是直至國軍撤離徐州後，大家始終就沒有收到過這筆錢，無疑地，這當然又是那些經手人員的傑作。

聲震雲霄驚醒美夢

當劉總喊出了「保衛大徐州」的口號後，緊接着便調兵遣將，對徐州市的防務，重加部署，當然，繁忙的軍運，固足以說明徐州市今非昔比，或許會直接遭受到戰火的洗禮，但是，由於易守難攻的地利因素，再加上實力強大的國軍部隊，徐州市的安全問題，自不會令人懷疑，因之，曾經一度驚慌失措因而關門閉戶的那些商店，又開始正式營業起來，市面雖已不若過去的繁榮，但是人們對於徐州市防務的信心，總算又漸告恢復，正當大家以為可以放寬胸懷而高枕無憂之際，變幻莫測的局勢，竟又使他們的美夢成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黎明前，正當人們好夢方酣之際，徐州市區內，突然響起了一連串地巨大的爆炸聲，歷久不絕，尤其是在萬籟俱寂的黑夜，方圓數十里內，均可清晰地聽到。睡夢中的人們，

皆爲這震耳欲聾的聲響所驚醒，住在爆炸區附近的居民們，更感覺到門窗格格作響，有若劇烈地震似地，由於這種不尋常的聲響，人們遂意識到有一件不尋常的事情在發生着，原來此時馬路上已盡是一些身着草綠色制服的國軍官兵，一個個緊隨着大隊，邁步疾走，顯然他們要與徐市告別了。天空中漸漸地露出一線曙光，不久，終於漸漸地照清楚了每個人的面目，同時也照清楚了某些模糊不清的事件，徐州——這古老的名城，終於面臨着棄守的厄運，天空中滿佈着的灰黯色的雲層，似乎也正爲這座古老的名城之行將變色而感到懷愴，這不是夢幻，這是鐵一般地事實，徐州宣告放棄了，爲了無數的積存於倉庫中的新式武器、彈藥、器材、以及食糧等物資，無法攜帶，而這些物資，大部份早就應該發給各有關部隊的，但是爲了某些說不出口的緣故，因而未曾發出，可是此時卻又絕不甘心遺留下來給那些行將到來「接收」的共軍，所以祇得自行加以毀滅，一炸了之。當時爆炸的中心區，就是平時用以貯藏軍火的火藥庫，被炸毀的主要物品，乃是那些準備用以殺敵的炸藥和炮彈，設「彼等」有知，亦當會爲其如此犧牲而大嘆不值！

當人們明白到大勢已去的時候，心情沮喪，自屬不在話下，可是這一情勢的轉變，決非他們的力量所可挽回，因而他們自不得不立時爲其將來的處境作一決斷，這是經驗的累積，也正是人性的反應，終於，無數的人羣，竟於略加收拾之餘，毅然地離鄉別井，扶老攜幼地跟隨着軍隊的行列，漫無目的地踏上征途，開始其流亡的生涯。

（十三） 增援雙堆集放棄徐州

民國三十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凌晨，數十萬國軍精銳，終於開始撤離徐州，踏上另一征途。

就當時的整個軍事形勢言，國軍固係略處下風；然若僅就保衛大徐州一事而言，則國軍方面既非兵力單薄，又非士無鬪志，加之糧彈補給無置，軍民合作無間，若祇固守不出，自不能輕易言敗，然國軍當局竟不此之圖者，自另有其不得已之原因在。

事緣由華中東下增援徐州的黃維兵團，斯時被困皖北，而共軍主力，又正雲集該處，爲顧及整個徐蚌形勢計，國軍終於忍痛放棄徐州，全力南下，冀解黃維之困，並與共軍主力，一決雌雄。

遭巨變拆毀十字架

就兵學言，主動者制人，被動者制於人，是理至明，此所以當時的國共雙方，均力爭主動之由也。當時的共軍，大部份均裝備簡便，此點雖不利於陣地戰，然因移動迅速，故常能處於主動的地

位，而當時的國軍方面，對敵我雙方之利弊纏結，亦相當明瞭，故擬以強大之兵力，實施圍堵，冀將共軍主力，逼於一隅，從而與之進行陣地戰。

國軍方面之有這一打算，爲時已久，故在徐蚌會戰爆發前，即決定以徐州爲中心，東起新安，西迄碭山，南自蚌埠，北至臨城，分別部署重兵，同時並準備將上述各據點，分別與徐州之間聯成一線，預計構成一個十字架形的陣地，先將共軍的主力部隊，堵截於隴海鐵路以北，當時這一陣地的頭部，也就是徐州北面的突出點，乃是以位於山東省境內的臨城縣爲中心，這一地區的防務，係由一向驍悍善戰的西北軍馮治安部負責；東（新安鎮）、西（碭山）兩翼的二突出點，則分別由黃伯韜、邱清泉二大兵團，據險佈防；至若孫元良和李彌二大兵團，則分別駐紮於徐州市的南、北近郊，除可機動的予以運用外，同時並負責徐州市區的防務，另外位居於這一陣地尾端的蚌埠與固鎮地區，則由李延年 and 劉汝明二大兵團負責防守，除上述的這七路大軍外，尚有直轄於當時徐州剿總的若干特種部隊，可資臨時調配，以如此龐大的兵力，在這一慎密的部署下，共軍若想在徐蚌戰場得逞，本不啻癡人說夢，詎知當這一部署尚未就緒之際，竟而變生叵測，出人意表，在牽一髮而動全身之影響下，致使國軍的全盤計劃，竟成畫餅，令人慨嘆不置。

當國軍的這一部署行將就緒之際，不料位居這一陣地頂端的馮治安部，竟遽萌異念，陣前倒戈，致使共軍得循此缺口，紛沿運河兩岸，蜂湧南下，直迫隴海鐵路，因而威脅黃伯韜兵團的側背，剿總

爲恐黃兵團孤軍被圍，立即電令該部，迅即就地後撤，但因該兵團於渡越運河時行程受阻，終爲共軍截堵於碾莊地區。由於雙方兵力懸殊，加之黃兵團倉卒西移，糧彈不足，自難久持，於是劉總再將西翼的邱兵團，調往徐東增援，至是，劉總心目中的十字架陣地，在斷頭折翼之下，遂告煙消雲散。

長蛇陣一炷化三清

當馮治安部於魯南叛變後，因蚌埠係當時京畿的屏藩，駐軍自不能輕離防地，致使劉總計劃中的十字架陣地，無形中竟隨着隴海鐵路之方位，變成了「一字長蛇陣」。這黃兵團被阻碾莊後，邱兵團東下增援，正好表現出了「長蛇陣」的功効，所謂「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是也。

初期的徐蚌戰場，國軍雖擁有七路大軍，但蚌埠乃係京畿之屏藩，自必須有重兵把守，故而當時劉總實際上所能靈活運用的部隊，已不啻七去其二；迨馮治安部叛變後，劉總的兵力，又變爲七去其三；比及黃伯韜兵團被圍，邱兵團東調增援後，劉總僅剩下了七分之二兵力，加之這兩路大軍的兵員不足，合李彌、孫元良二兵團之力，尙抵不上一個邱兵團，怎不教坐鎮徐州的劉老元戎感到頭痛？在不得已之下，祇有將實情電呈層峯，請求派兵增援，於是華中勁旅黃維兵團，遂在這一情形下，首途徐州。正當黃維兵團東下之際，徐蚌之間的重鎮宿縣，竟於斯時陷共，緊接着便是黃伯韜兵團血洒碾莊，徐州南郊的孫元良兵團，又有兵力單薄之感，劉總遂又着令增援無功的邱兵團，於徐東就地南

折，俾牽制徐南共軍。庶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華中前來增援的黃維兵團，竟又於斯時被圍於皖北宿縣西南的雙堆集，十餘萬精兵，苦守着這麼個小據點，絲毫動彈不得，而這一個徐蚌之間的小據點，無形中竟和東北的徐州，與及東南的蚌埠，構成了犄角之勢，美中不足的是三者之間無法相互呼應而已，而這由「一字長蛇陣」所演變而成的三個孤零零的據點，說句笑話，頗似道家的「一炁化三清」，至是，國共徐蚌之間的形勢，遂又面臨着一個新的轉捩點。

就當時情勢言，由於蚌埠駐有重兵，一時尙無大礙，徐州兵精糧足，亦是堪固守，唯有被圍雙堆集的黃維兵團，由於首失地利，加之補給斷絕，若不早爲之計，實有步黃伯韜兵團後塵之可能，於是，在當局的熟思深慮之下，國軍終於又採取了另一驚人的行動。

讓徐州馳援雙堆集

當局既不願讓黃維兵團再步黃伯韜兵團的後塵，自須派兵前往解圍，但因當時碾莊戰事已告終了，共軍主力雲集皖北，是以若僅抽調少數部隊去增援雙堆集，則必屬於事無補，若派重兵前往，則捉襟見肘的徐州防務，必將更感空虛，所以層層於審度當時的形勢後，遂毅然下令放棄徐州，以全力進兵雙堆集，以解黃維之圍，同時並期於該一地區，和共軍的主力部隊，來一次決定性的戰鬪。

按當時徐州剿總所能運用的部隊，除第二兵團邱清泉，第十三兵團李彌，第十六兵團孫元良等這

三個野戰兵團外，尚有幾個直屬於劉總的特種部隊，以及由空降部隊臨時改編而成的快速縱隊，總數約三十萬衆，此一數目，尚不包括由隴海路沿線撤退到徐州市的各地地方團隊在內，何況當時徐州的倉庫裏，尚積存有大量的新式武器和彈藥，而糧秣方面，據當時一些深悉內情的人士估計，縱然補給中斷，單憑現存食糧，起碼也能維持一兩個月以上。而當時投入徐蚌戰場的共軍總兵力，雖號稱百餘萬之衆，然其正式野戰部隊，最多亦不過六十餘萬人，除了月餘來在幾次大小戰役中的傷亡，以及在碾莊所遭受的損折外，斯時所餘，算來最多亦不過五十萬衆左右而已。所以事後有人認爲，國共雙方，當時兵力既相差無幾，一守一攻，正不知鹿死誰手，然國軍竟不戰而將之拱手讓人，似屬不智，這一評論，該係未綜觀該役全盤戰局而發，有若對文章之「斷章取義」，自難稱公允。因爲當時國軍縱不撤離徐州，共軍一時間也決不會引兵來犯，不過國軍當局對於被困於雙堆集的那十餘萬衆，又焉能不加理睬地讓其自生自滅？

當時徐州剿總的總司令，係劉峙將軍，徐州棄守前夕，這位劉老元戎，已飛至蚌埠座鎮，剩下了副總司令杜聿明，以剿總前進指揮所主任的名義，統率數十萬衆，於十二月一日清晨，棄城而去。

捨捷徑繞道永城縣

國軍既決定放棄徐州，以便南下增援黃維兵團，是則對徐州大撤退時沿途所經路線，自不得不先

作安排，就當時情勢言，所謂救兵如救火，欲解黃維兵圍之圍，自以直線進軍，沿着津浦鐵路兩側，大舉南下，方爲上策，孰料國軍當局，別有打算，竟棄捷徑而不由，捨近圖遠地着令徐州大軍，取道西南，經豫入皖，來個迂迴進軍，如此這般，確乎有些出人意表，而事實上當時國軍當局大部份的陰錯陽差、顛頭倒倒的措施，與及各野戰部隊之所以「動」輒得咎，無一不與潛伏在國軍最高指揮機構裏的高級共謀有關，當時國防部的參謀次長劉斐，卽其著者。

當國軍當局原則上決定放棄徐州時，國防部立即召開了一次會議，對撤離徐州的數十萬大軍所應採取之路線，詳加研討，當時頗多人主張沿津浦鐵路兩側，大舉南下，因爲一者路程較短，二者交通方便，爲期能早日與黃維兵國會師計，自以這一路線爲佳，焉知當時的參謀次長劉斐，另有用心，竟當場獨排衆議，主張由徐州取道西南，經蕭縣，過永城，以便迂迴共軍側背，進軍皖北，其所持理由，一者可出敵不意，沿途將不會遭遇到共軍的伏擊阻擋，自可行程無阻，順利進軍，是則在時間上與第一策並無甚差別，二者由西翼進軍，則將可阻止共軍竄向皖、豫方面，若黃維兵圍能配合得宜的話，則共軍將可能會被圍於皖北一隅，在欲走無從之下，自可逼使共軍不得不戰，由於劉氏這兩點理由頗爲動聽，因而獲得了一些人的附和，最後，這兩條假想路線，終於附具理由，送呈最高當局，以作決定，由於劉氏之獻策，頗能切合當局之全盤計劃，因而終被採納，而徐州大軍，遂在這一決策下，終於不南而西地殺奔蕭縣而去。

本來，就劉氏之獻策言，亦確有其可取之價值，否則自不會爲層峯所採納，不過奇怪的是，當國軍撤離徐州後不久，中途竟又意外地遭遇到共軍的伏擊，以致行程受阻，由此觀之，若非共軍有先見之明，則定係國軍的這一機密決策，早已爲共軍所獲悉，按諸常情，前一假定之可能性甚微，再觀乎後來劉斐之共諜身份被拆穿一事，足徵當時共軍之所以能及時阻截國軍於青龍集一帶，自該係劉氏之從中作怪無疑。

(十四) 徐州大撤退盛況空前

棄守和敗退的滋味，在筆者的戎馬生涯中，皆曾不止一次地嚐試過，惟其中場面之偉大，與及情況之混亂，當以徐州大撤退爲最。

徐州係當時軍事重鎮，屬下後勤機關特多，若輩後勤人員，平時置身後方，既有物資，又有金錢，一旦奉命撤退，行動既顯遲慢，心理亦感慌張，影響所及，老百姓雖欲不慌張亦不可能，設當局事先妥爲疏散，俾軍民皆能獲得心理上及事實上之準備，則斯時對民心士氣之影響，該不致如是之鉅，此點或爲國軍當局始料所未及。

這是混亂的開始，也是悲劇的啓幕。

蓮步珊珊撤離徐州

事實擺在面前，當時的徐州市，已面臨着棄守的厄運，但是，爲什麼要撤退？這個問題，當時極大多數的軍民，均百思而不得其解。

由於那些後勤人員，駐紮在徐州的時間較長，軍民間已經建立起一份不深不淺的友誼，於是一些

消息隔膜的老百姓們，便向這些後勤老爺們打探消息——是否敵軍壓境？事實上這些消息，也正是那些被問的人們所亟需打探的，爲人爲己，這些後勤人員，終於轉向野戰部隊的同志們去查詢，說起來真是可憐得很，野戰部隊的下級官兵們，當時所知道的消息，祇是奉命整裝出發，以及當日應趕至何處宿營，此外則一無所知。由於這個問題始終沒有能够獲得一個確切的解答，於是一些自以爲是的人們，遂憑空地妄加臆測起來，一些似是而非的謠言，瞬息間便傳遍了徐州市的每一個角落，有的說是共軍正分由數路撲向徐州；有的說是共軍主力於皖北被圍，爲防其漏網，故而出動徐州市的全部兵力，前往合剿，以冀一舉而殲滅之；更有說是共軍主力迂迴徐蚌戰場，抵達長江，威脅京畿，故而徐州大軍，奉命回師勤王。總之，這些謠言的真實性，當時雖無人敢加以證實，但是撤退之事，卻已是鐵一般的事實，軍人們無話可說，老百姓們卻面臨着最後的抉擇：留吧！共產黨的滋味，大多數人均已會嚐試過，實在不敢再試；走吧！大江以北，差不多已再無一片乾淨土，足供安居，是則天涯茫茫，何去何從？事實上或去或留，已無太多的時間以資考慮，自非從速決定不可，終於，一部份不肯認命的人們，毅然決然地棄家出走，一時間呼兒喚娘的聲浪，含淚叮嚀的慘狀，幾乎無處無之，愁雲遍佈着徐州市，勾劃出一幅離亂的慘景，這幅慘景，配合着連綿不絕的爆炸聲，以及馬路上川流不息的人羣，令人倍覺心酸。

無數的軍用器材，由於運輸工具不敷，攜帶不易，加之無暇破壞，盡被棄置於道旁，那些從旁經

過的軍民人等，均對之視若無睹，這種「路不拾遺」的現象，相信也祇有在這種大撤退時的場面裏才能看得到，因為一者是軍令緊急，一者是逃命要緊，誰還有那份閒心來理睬這些身外之物！當日中午時分，一個龐大無比的行列，終於蓮步珊珊地離開了徐州市區，踏上征途。

十路縱隊直指蕭縣

蕭縣位於徐州的西南，接近豫皖邊界，屬江蘇省境，與徐州間之交通，僅靠一條年久失修的公路來溝通，平時來往於這條路上的人們，可謂屈指可數，但是此際卻變得空前擠擁。

事緣當時撤離徐州的國軍，已有數十萬衆之多，其中有一部份駐守在徐州外圍的野戰部隊，雖已直接由駐地開往蕭縣，但是事實上大路祇有一條，而這些野戰部隊，大部份都係現代化的裝備，機動車輛特多，他們的武器，又以自動火器較多，所以對於彈藥的消耗量，也大得驚人，爲了維持彈藥的固定配備數量，以便作戰時得以發揮其高度火力起見，這些彈藥自非隨軍攜帶不可，士兵們個人的負荷力有限，政府所配備的運輸車輛，也無法全部應付這一特殊的需要，於是這些武裝同志們，自不得不向民間徵用牛車、手車及民伕等幫同搬運，這些古老的車輛及人力，固可勉強解決一部份運輸上的困難，但是在行動上，卻無法求其敏捷，並且這一支運輸部隊，因爲任務特殊，同時更須受到戰鬥部隊的保護，所以自不容與戰鬥部隊分離，這樣一來，整個部隊的行軍速度，遂因而大爲降低。

其次說到那些後勤機關的人員，顧名思義，他們的任務，當然不是作戰，而祇是負責補給工作，本來，承上轉下，一收一發，原非難事，但是「即收即發」，於公於私，均無法澈底做到這一步，數十萬人的給養，在「等因奉此」與「待價而沽」這二大因素下，物資的積存數目，自是大得駭人，這一聲撤退，單是憑着他們本身的那點運輸工具，若想來完成這一任務，已不啻癡人說夢，更何況他們調駐任所，一住經年，私人行囊，再加上一家老幼，已非一輛十輪大卡車不能搬載，遑論其他！在這種不得已的情形下，除掉向民間徵集牛車、手車及民伕外，當然是別無他途可循。

再其次說到那些逃難的老百姓們，他們爲了爭取自由，固然不得不棄家出走，但是前途茫茫，爲日後生活打算，也不得不略帶細軟及食糧衣物，以維生計，有的更是親情難捨，乾脆來個「開府統走」，一家老幼，全部搬上牛車，隨軍撤退，在如此這般的情形下，徐州的牛車和手車，終於全部總動員起來，並且動員得非常澈底，這一來，可就害苦了「徐蕭公路」了。在這條窄狹的公路上，大家相互混淆地「擁往直前」，名符其實地軍民打成一片。

這一龐大的行列，假如有條不紊地按序前進，本亦無甚大礙，但是大難臨頭，一個個莫不爭先恐後地蜂湧而前，再加上汽車拋錨、牛車拉屎、手車斷軸等插曲，又一幕幕不停地在上演着，公路兩旁的田野，雖均已有人們的踐踏下，變成了公路的一部份，可是無數的人羣和車隊，依然擁塞得水洩不通，所謂「十路縱隊」的行列，亦不足以形容當時擁擠的人潮，故此一旦當道，後隨車輛，雖有超車

扒頭之意，然格於實地形勢，亦感力不從心，惟有耐心等待。距離公路較遠的田野，雖然阡陌交錯，高低不平，同樣地擋不住那些徒步者的行進，並且由於該等地區並不大適合車輛行駛，所以遂成爲這些人的逃命捷徑，漫山遍野，祇見人頭洶湧，羣向蕭縣方向邁進。

逢田開路遇水填橋

由徐州至蕭縣這一段路程中，根據大軍出發後數小時的經驗所得，這短短的一日行程，勢非三五日之久不能抵達，這一來，可真急壞了那些武裝同志們，由於軍情緊急，遲延不得，欲速愈趨，進，自非另闢蹊徑不可，不過就事實言，部隊雖可越野前進，但是車輛卻無法在那稀鬆不平的田野間馳驅，而車輛與部隊卻又不能分道而行，再說徐蕭之間，雖無巨流大川，但是小河流卻隨處皆是，人以涉水而渡，車輛卻不能插翅飛越，這些困難，在「窮則變，變則通」的原則下，終告一一解決。他們首先派幾輛重坦克車，朝着蕭縣的方向，從田野間行駛，接着再由擠擁的公路上，分引出一支行列，沿着坦克車所壓過的田野，踐踏前進，所謂蛇無頭而不行，祇要有人帶頭，後隨的人羣，自然會亦步亦趨地跟隨着前進，一條臨時的公路，在不知不覺中，很快地就被這些盲目前進的人龍築成了，於是一部份運輸車輛，遂亦駛上了這條臨時築成的康莊大道，當然，這條道路的平坦程度，決不能令人滿意，可是在這兵慌馬亂之秋，祇要有路可走，已屬萬幸，根本就沒有人會去注意到舒適二字。

當這一「支路縱隊」的行列抵達到那些小河流時，人們均毫不猶豫地涉水而渡，但是由於河床盡屬爛泥，車輪無處着力，一經陷入，便無法自拔，於是這些武裝同志們，又不得不再次大動腦筋，結果是將那些車輛上所裝載的物資，設法投入水中，以堅實河床，由於物資搬運費時，最後終於決定犧牲一部份車輛，其辦法乃是先將車輛掉頭，尾部前向，開動倒車掣，將車輛駛抵河沿，藉河岸之傾斜角度，大家合力將車輛弄翻，於是全車所載，悉數傾入水底。另有一些人們，遇到河水深時，幹得更爲徹底，他們將車駛抵河沿，先將車內的私人行囊取下，然後打開車門，發動引擎，當車輛開始前進時，司機立即跳下車來，車輛終於在無人控制下衝入水中。總之，爲了想讓後面的車隊能够順利地渡河，這些同志們，確已做到不惜犧牲一切的地步。

化錢逃命情急拼命

緊隨著這一幕「捨車填河」的鏡頭，軍民間卻發生了一樁說大不大的風波，因爲當國軍撤離徐州時，那些隨軍撤退的難民們，有很多是「有錢無勢」的，爲了有錢，所以要逃命，也正因爲有錢，所以凡是能够舒適的地方，當然不願吃苦，於是風波因之興矣！

當時的徐州，雖亦係商業重鎮，可是一些有錢的老百姓們，卻很少有人購置私家汽車的，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們的儉樸傳統，同時汽油的購買不方便，也該是原因之一，一旦逃難，在他們的心目

中，自以乘車爲佳，因爲這不但較徒步爲快，並且也較爲舒適，在當時的情形下，如果要想乘車的話，祇要能够和軍人們打上交道，自會方便不少，不過，他們心目中的軍人，當然決不是那些衝鋒陷陣的野戰軍，而祇是後勤機關中擁有汽車的那些運輸部隊，於是，在「有錢能使鬼推磨」的情形下，運輸部隊的司機們，認爲有利可圖，終於悄悄地應允搭載這一些高等難民，因爲時值非常，尤其是這種黑市交易，難見天日，所謂「在商言商」，自不得不掛出「現錢交易」的招牌，無論至親好友，概不賒欠，當然不在話下。及至中途交通受阻，因而「捨車填河」之後，這些駕駛大員們用以斂財的車輛，不幸在上級的命令下，已被填入河底，致使他們自己尙須附搭別人的車輛，自無法再兼顧那些乘客，可是這些花了錢的難民們，鈔票事小，逃難事大，眼睜睜地中途被棄，心自不甘，於是便理直氣壯地要求那些收錢的駕駛大員們，予以圓滿答覆，本來照說可以將錢退還給他們作罷，但是困難的是這些高等難民們，根本不要「回水」，祇是拼命似地些纏着這些向他們收錢的駕駛兵們，毫無忌憚地指責他們不應「獨善其身」地一走了之，俗云：「吃的口軟，拿的手軟。」加之斯時的老百姓們，人多勢衆，所謂衆怒難犯，更何況這種黑市交易，也不便讓上級知曉，因之自無法不盡力代爲設法，終於，由這些拿錢的同志們，憑着「同志之誼」，轉向那些有車階級的同志們情商，叫這些難民們再補出一筆茶資，如此這般之後，貴客們終於又登上了別的車輛，這幕鬧劇方始告一段落。

(十五) 一幅流亡圖人間何世

徐州大撤退時，雖有無數居民棄家出走，然留而不去者，仍佔絕大多數，彼等或去或留，固各有其理由在。

當時出走之一羣，或已輾轉逃至港澳，或已隨軍撤至台灣，若輩今日皆能自由在地生活着，反觀今（一九六二年）夏轟動世界之大陸飢民逃港一事，足徵當時那些隨軍出走者之明智。

人民對於政權的抉擇，本無定見，通常皆以能安居樂業爲已足，所以，如認爲他們已曾有所抉擇的話，則觀乎「舉腳贊成」，或較「舉手贊成」更切合事實。套用一句習聞的術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爲了生存，誰肯坐以待斃？

寒風、冷水、凍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清晨，當國軍撤離徐州後，由於沿途軍民混淆，人羣洶湧，所以行程相當遲緩，當天黃昏時分，計算一下路程，那知道離開徐州才不過三十多華里，而這一段路程，通常祇不過

三小時上下，便可走完，而當時竟走了一整天，真是從何說起！

由於大軍始終在行軍狀態中，自無法埋鍋造飯，並且這種邊走邊停的走法，較之緊急行軍，更覺辛勞，尤其是整天價均處身在寒風凜冽中，飢寒交迫，一個個疲態畢露，這時，有一些武裝同志們，竟就地打開了背包，取出了一些美式的軍用罐頭來，於是遂惹起了一些友軍們的懷疑，期期艾艾地向他們打聽這些罐頭的來源，而這一來源，說來其中卻又另有文章！

原來當日行軍途中，有一些「捨公路而不由」的支路縱隊，因為河流擋道，渡越不易，於是其中有一些運輸部隊的同志們，爲了「填河而渡」，所以迫得將車上所裝載的物資，投入水中，以便填壓水中的爛泥，讓車輛得以渡過，當他們在搬運物資的當兒，其中有一些木箱和麻包，因外皮破裂，搬運不易，遂被棄置道旁，而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物品，大部份竟是一些罐頭，結果遂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仔細檢查之下，終於發覺到這些物資中，除掉極少數的器材外，其餘的皆是白米、罐頭、餅乾等物品，並且更有一些印有字樣的慰勞品，諸如毛巾、鞋襪，甚至尚有瓦甕裝載的四川榨菜，這些榨菜，據說乃是由四川空運到前方來的慰勞品，庶不知竟被那些主管部門的大員們，全部按下不發，迨撤退開始，他們竟又寧願放棄一部份彈藥，卻用軍車來裝載這些「半公半私」的物資，真不知道批人究竟是何居心！當時在行進中的軍民人等，見此情形，大家也就毫不客氣地予取予攜，而這一批同志們，當時正好行經該處，於是也就順手牽羊地檢拾了一些，這就是該批罐頭的來源。

當他們打開這些罐頭後，發覺其中大部份都係冰凍的牛肉，祇有極少數是香煙、咖啡等，正好用以療飢，筆者當時適逢其會，所以亦曾叨光了他們兩罐牛肉及數枝香煙，在飢火中燒之下，立即急不及待地走到路邊的小溪裏，掬了一碗冷水，權充飲料，面對着凜冽的寒風，狼吞虎嚥地一口氣將這兩罐牛肉吃光，接着香煙一枝，啣在口邊，深深地吸了一口，當煙霧嫋嫋地從口腔裏噴出來時，彼時彼地，頗令人有心曠神怡之感，當時的那種神態，今日追憶，真有一股說不出的滋味。

歌聲、人羣、火堆

因為時間太過匆促，所以當徐州大軍開始撤退之際，一切行動，皆顯得倉皇失措，凌亂無章，這種情景，對於軍人來說，倒是司空見慣，並不覺得什麼，可是那些老百姓們，平日間過慣了安居樂業的生活，一旦踏上征途，吃苦受難，自會感慨萬千。

大撤退的第一天，由晨至暮，總共才不過走了三十多華里，灰色的天空，已漸漸地變成了黑暗一片，夜幕既張，逃亡的難民羣，在飢寒交迫之下，實在無法再行前進，遂乾脆停止下來，棲息道旁，拾取一些枯黃的樹枝，烤火取暖。在這羣難民中，士農工商等各階層的人們，雖然應有盡有，可是牢騷最多且最易衝動的，卻應推那些屬於知識份子的學生哥，青年人的特點是缺乏忍耐，稍有不滿，立即就會形之於外，彼等此際目睹半壁河山，悉皆變色，國軍卻依然不戰而退，於是一股國破家亡的悲

憤，拌雜着青年人的一股沸騰的熱血，無時無刻地不在尋求發洩，終於，彼時彼地，在田野間的難民羣裏，竟響起了一片悲昂的歌聲，那是一首對日抗戰初期時甚爲流行的歌曲，叫做「流亡三部曲」，歌詞據說是當時的一位青年左傾作家所撰，該作家當時是否左傾，筆者不得而知，不過在那悲壯激昂、如泣如訴的歌詞中，並不含有「共黨八股」的宣傳，確屬事實，而這首歌曲，觸景生情地於此時此地唱出，更覺感人心肺，當他們唱到「流浪——到那年？逃亡——到何方？……那兒是——我們的家鄉？……那兒有——我們的爹娘？」這幾句時，歌聲特別顯得沉痛、悲楚，活是當時現場情景之寫照！這一片悲壯淒楚的歌聲，瞬息間便此起彼應地響徹了整個田野，幾乎掩沒了車隊的馬達聲。

天空中濃雲密布，星月無光，黑暗的大地上，除掉汽車的車頭燈外，田野間遍見一堆堆慘紅色的火燄，火舌在朔風裏不停地搖幌着，似乎象徵着那苟延殘息中的一線光明，同時也暫時地帶給那些難民們一絲溫暖。歌聲、人羣、火堆，這幾樣簡單的物事，構成了一幅偉大的流亡圖。

埋鍋、造飯、討水

在黑夜中，一些不眠不休的人羣，以慢鏡頭的動作，半走半停地又忙碌了一陣，算一算行程，離開徐州市仍不足五十華里，可是每個人均已累得不亦樂乎，由於黑夜趕路，不比白天，崎嶇不平的道路，自無法看得一清二楚，加之整日來粒米未進，饑寒交迫，確屬難挨，一些帶有炊具的難民們，大

概因爲行進速度奇慢，並且事實上也的確無法再繼續趕路，終於就地停頓下來，接着就掘地成灶，埋鍋造飯。這種自由，可以說是老百姓們的特權，軍人們卻因爲任務在身，在未抵達宿營地前，誰也不敢中途停留下來，擅自埋鍋造飯，不過這個問題卻又得分爲兩方面來說：

野戰部隊的官兵們，對於紀律的執行及遵守較嚴，在未奉到上級長官的命令前，很少敢於私自作怪，平時如是，戰時亦然，可是那些後勤機關的官兵們，平時在後方過慣了散漫、舒適的生活，根本一向就好少理會那一套勞什子的「紀律」，更何況在這兵慌馬亂之秋，所以，當老百姓們各自三五成羣地覓地安營時，這些後勤老爺們，在凜冽的朔風裏，禁不起熊熊火光的誘惑，竟亦各自中途離隊，紛集道旁，登灶架鍋，煮湯炊飯，當然這種生活，在那些後勤老爺們的心目中，已該算是萬二分的委屈了，可是較之那些尚在枵腹行軍的野戰部隊，卻又不得不算是一種無上的享受，此情此景，落在那些野戰部隊同志們的眼中，怎能無感於懷！尤其是在這半走半停的行軍狀態中，眼見自己的同志們在路旁揚湯炊米，寒風送來了陣陣米香，誰不爲之垂涎三尺？就中有幾位老粗，實在抵熬不住這種無比的誘惑，竟各自掏出了洋磁碗，紛紛走上前去，想向那些份屬同志的後勤老爺們討碗滾水，聊壓飢火，也許是爲了粥少僧多因而善門難開的緣故吧，這一平凡的要求，竟遭到對方的嚴詞峻拒，殊不知這些大老粗們，平時對於後勤人員的生活享受，心中早懷不平，而此時竟連「杯水之微」都毫無商量的餘地，怎不怒火中燒，於是在討水受拒後，雖然並未來個強討硬化，可是嘴邊免不了就不乾不淨地

咕嚕了幾句，按說這也是人情之常，可是對方竟亦不甘示弱地來個反唇相譏，惡言相向，雙方遂因此而口角起來，這些老粗們一怒之下，竟當堂毫不留情地踢翻飯鍋，潑去沸湯，於是雙方混戰遂起，幸虧戰事甫發，雙方官長即及時趕至，各自約束部屬，致未將事態擴大，且唯恐上峰知道，大家皆有不便，於是這一幕路邊混戰，遂在雙方之慚忍下而不了了之。

黑夜、火海、槍聲

行行重行行，總算是皇天不負苦心人，至午夜時分，部份先頭部隊，終於克服了沿途交通上的困難，安抵由上峰所指定的當日的宿營地區，也許是由於事實上的困難，其餘的尚仍絡繹於途的那些部隊，此時竟均亦奉到就地安營的命令，雖然中途安營，敵情不明，極易受到敵人的襲擊，可是黑夜行軍，萬一發生情況，其危險性更大。當大家在安營佈哨之後，各單位的炊事兵們，接着就開始大忙特忙起來，田野間到處火光熊熊，一望無際，在茫茫的黑夜裏，交織成一片火海，映照著整個天空，好似晚霞一般，蔚為奇觀！這種景象，相信處身於數十里以外的人們，亦能清楚地看得到，所以如果附近敵軍埋伏的話，則不啻指示他們以攻擊的目標，此舉本係行軍之大忌，然竟於大軍啓程之首目見之，是則當時之混亂情形，可見一斑！

有飯無菜的場合，對於行軍作戰的野部隊來說，固是司空見慣，但是在昏黑的田野間，數十萬人

同時舉行大野餐的鏡頭，卻是筆者生平所僅見，堪云畢生難忘。正所謂饑者易爲食，即以筆者個人來說，當米飯煮熟後，不待伙伙將之盛出，竟立即親自動起手來，鍋蓋一掀，伸碗就掬，風捲殘雲似地一口氣就吃了幾碗糙米飯，這還幸虧是黃昏時分會吃了兩個牛肉罐頭，不然的話，還不知道會更急得什麼樣子呢！而當時那種狼吞虎嚥的情景，相信較之今夏逃港的那些大陸饑民於抵港後的用餐情形，未遑多讓！果腹之餘，大家各自解下背囊以作枕頭，幕天席地的躺在凍得發硬的泥土上，閉目養神，冀以恢復一日來的疲乏，老百姓們也許不大習慣這種生活，所以除掉一些老弱婦孺們均蜷伏在牛車棚下小睡外，大部份人均一言不發地圍坐在地上，烤火取暖。這時最舒服的，依然是那些後勤機關的人員，他們在汽車上張開了帆布篷，打開了行囊，下鋪上蓋地高枕而臥，這種享受，相信當時野戰部隊裏的一些將校級的官員們，亦會自嘆不如。

正當大部份人們均在各尋好夢之際，突然，一連串的槍聲，劃破了深夜的沉寂，尖銳的子彈嘯空聲，刺人心弦，大家立即倉惶地爬起身來，深問究竟，由於子彈的破空聲來去有別，所有的戰鬥人員們，大家都不敢大意，立加戒備，好在一輪槍聲過後，並未再起，膽大的倒頭再睡，膽小的坐以待旦，直到次日清晨，大隊繼續上路，依然無人知悉昨夜槍聲的來歷，悶葫蘆始終未能打開。

(十六) 救兵如救火難如人願

「寧爲太平犬，毋作亂世人」，一治一亂，其對廣大人民的深切影響，皆可以從這兩句俗語中體驗到，這是事實的寫真，也是人民的心聲！

誰也未曾計及，徐州大撤退時的軍民混合縱隊，於倉皇就道的第一天，便會遭遇到交通上的諸般困擾，無法數計的軍民人等，擁塞中途，爭先恐後，其混亂之情狀，直非筆墨所能罄其萬一。

首夜，大家均露宿於田野間，以筆者個人而言，始終無法入睡，因爲由宵達旦，耳邊廂儘是一片遠近的呼兒喚娘之聲，尤其是在那種天寒地凍的情形下，令人倍感悱惻！

輕裝疾進撤棄難民

按照第一天的行軍情形來看，當時撤離徐州的野戰部隊，若想在這枝軍民混合大編隊的行列中，依限趕到指定的目的地，根本無此可能，勢非拖延至十天八日之久不可，在此種情形下，若任其「半

步化」而不別想辦法，非但會失去這次放棄徐州的本意，而且這支大軍隨時有被敵人在中途擊潰的危險，此乃人所共見的事實。

當時指揮這次大撤退的最高機構，是徐州剿總前進指揮所，因為在大撤退之前，當時的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已於事先飛往蚌埠坐鎮，故一切事宜，均歸由副總司令兼任前進指揮所主任的杜聿明處理，杜氏面對這種混亂情況，自不得不作一緊急的措置，所以於大軍就道的第一日午夜，由於事實上的困難，各部隊確無法趕抵預定之地區宿營，杜氏審度當時的情形後，終於下令中途之「後繼部隊」，就地安營，不必勉強趕行，數小時後，也就是大軍撤離徐州的第二日黎明前，各部隊又接到剿總前進指揮所的第二道命令，着令儘量拋棄不必要的輜重，立即輕裝疾進，在軍令如山之下，大家於昏黑中，祇得強睜着惺忪睡眠，草草收拾後，揹起了自己的背包，匆匆踏上征途，至於命令上所指的「拋棄不必要的輜重」一點，對於野戰部隊來說，根本就不切實際，因為他們除掉個人的簡單行囊外，餘下的多為武器彈藥，試問這些東西又怎能輕易拋棄？至若後勤人員的那些所謂「輜重」，除卻公物，多為他們私人的心血體已，他們有無忍痛拋棄？究竟拋棄了些什麼？個中詳情，則非筆者所得而知的了。

大軍再發，老百姓們除了極少數的人隨軍登程外，大都抱着既然趕不上，不妨「慢慢走」的心情，儘可能地多休息一回兒再說，由於先頭部隊已按時啓程，後繼部隊因亦以緊急行軍的速度，風馳

電掣的飛奔而前，迤邐蕭縣南郊，直指河南省境。留在後面的人羣，除了那些扶老携幼的大隊老百姓而外，還有些零星的後勤部隊。

公路兩側戰跡斑斑

大軍行列，於越過蕭縣南郊後不久，忽然發覺公路兩側，有一些破爛的汽車和戰車，真倒西歪、橫七豎八地被棄置於道旁，再前進少許，又發現路上有很多石塊和土堆，這些東西，既像是共軍臨時堆築的掩體，又像是敵人故意預置的障礙，此情此景，大家都直覺地感到，這兒在不久以前，曾經發生過一場小規模的戰鬪。同時在大路中間，又有很多新填滿的小溝渠的跡痕，根據我們以往的經驗，這些小溝渠，乃是共軍事先挖斷路面所造成的，其目的乃在阻擋國軍的行進，大概不久前又經過國軍的先頭部隊臨時加以填補，所以還遺留下這些新的土痕。

當那些緊急行軍的後繼部隊奔波了一整天，趕到當日的宿營地後，正好和先頭部隊的殿後隊伍來了個首尾相接，在大家暗談之下，始揭開了在大路上所見的戰鬪遺跡之謎。

原來當徐州放棄前夕，邱清泉兵團正用兵徐南，迨徐州決定棄守後，劉總遂依照既定的計劃，下令轄下部眾，循蕭縣南郊迂迴而西，爲了節省時間及實際需要計，劉總又着令邱兵團就地西折，與徐州撤退大軍，向同一方向行進，同時並由邱兵團擔起了大撤退行列的左翼護衛及先行開路的兩大任

務，由於邱兵團奉命之初，正用兵徐市外圍，所以對於時間和交通方面的控制較易，因之他們初時的行程，總算還相當順利，直到越過蕭縣之後，該兵團的先頭部隊，始首先遭遇到共軍的阻擾，一部份神出鬼沒的民兵隊，因為熟悉地形，所以遂在大軍的必經之道上，逐段分設障礙物，冀以阻止撤退大軍順利通過，因而減少共軍主力的後顧之憂，俾其得能安心以全力先解決黃維兵團於皖北地區，上文所說及的那些公路上的土堆和壕溝，事實上盡都是這些民兵隊的「傑作」，當邱兵團的先頭部隊遭遇到這些障礙時，立即加以清除，可是共軍們卻又乘機從旁襲擊，於是雙方遂展開了一場小規模的戰鬥，由於這些民兵隊的裝備欠佳，兵力也相當單薄，所以碰到了標悍善戰的邱兵團的健兒，當然討不了甜頭，可是邱兵團由於中途遇襲，毫無工事憑藉，加之敵暗我明，雖能將敵軍擊退，其本身卻也吃虧不小，那些拋棄在路旁的軍用卡車和戰車，就是該部在這場遭遇戰裏所受到的損失，同時除了那些車輛外，還損失了一批糧秣彈藥，而擔任該兵團左翼警衛的一個步兵團，不幸又在中途遇伏，陷入了共軍的包圍圈中，脫身不得，迫使經已抵達河南省境的邱清泉兵團，不但不能繼續行程，並且還要另外調派一個師的兵力，馳返解圍，而這一師增援部隊，竟又陰錯陽差地在中途路上遭遇到了意外的麻煩，先是幾乎和友軍發生火併，接着又碰上了共軍的伏擊，尚幸處理得宜，總算能及時趕至目的地，得以與被圍的那一團友軍，會師而同。

背道而馳增援友軍

當邱兵團的左翼部隊被圍時，依照常理，該團的上級機關，應該立即會獲知消息的，因為該兵團的裝備，在當時的國軍部隊中，已臻第一流水準，各單位皆配有報話機，隨時可以直接和上級機構連絡，殊不料這次其左翼部隊發生情況時，共軍的大炮一響，該團的通訊單位首先遭殃，迨兵團部發覺左翼連絡中斷時，方始考慮到該團可能被圍，遂即派出一師部隊，掉頭東進，搜索增援，由於該增援部隊的行軍方向相反，所以竟又幾乎鑄成大錯。

因為當時的情形是：所有從徐州撤退的軍民人等，均係西向而行，唯獨這支部隊偏偏背道而馳，何況當時情況混亂，敵情不明，在黑夜之間，根本敵我難分，結果這一支迎面而來的增援部隊，遂引起了某部友軍警衛部隊的懷疑，着令停止前進，以便詢問，而邱兵團的官兵，大部份平時均甚驕矜，此時奉令馳援，官兵上下又皆心急如焚，對於該友軍的詢問，除一面打話連絡外，一面依然繼續前進，這一來，更增加了該警衛部隊的疑心，竟認為可能是敵軍冒充友軍，於是先則鳴槍警告，接着便老實不客氣地開起火來，一時間槍聲卜卜，如逢大敵，邱部援軍見勢不佳，至此方始暫時停止前進，直至雙方官長取得連絡後，該馳援部隊纔得順利通過，在當時那種亂糟糟的場面下，若非邱兵團那一師馳援部隊暫忍一口烏氣的話，雙方火拼一場固所不免，可是那被圍的一團友軍，相信也要被共軍吃

光了！

當這一師援兵繼續向東搜索前進時，共軍方面又早已於要道上埋伏，加以邀擊，而遣一師援兵，由於前軍之鑒，不敢冒昧，立即小心地與之連絡，迨明白確非友軍後，一股怒火，當堂直冲腦門，立即毫不客氣地以排山倒海之勢，全力進攻，由於這些伏兵皆非共軍主力，自無法抵擋得住該師的瘋狂攻勢，很快地便被擊潰，而該師於繼續東進後不久，便聽到一片密切的槍砲聲，當然心中有數，立即兼程循聲趕往，被圍的那一個團，由於援軍已至，戰意更旺，在裏應外合下，共軍因為不清楚這支援軍的實力如何，不敢戀戰，終於引兵遁去。

數十萬衆中途受阻

綜觀第二天的輕裝疾進，雖然是在枵腹趕路的情形下啓程，但因公路上擁塞的情形確已大減，所以行軍速度亦告增高，每當休息時分，一些携有乾糧的同志們，固可痛痛快快地吃上幾口，聊以裹腹；未有携備乾糧的人，也可以到路旁溝溪裏掬碗凍水，聊壓饑火，好在當日宿營之後，大家都飽飽地大吃一頓，補上白天的不足，這種「一天不吃一頓，一頓能吃一天」的能耐，可以說是野戰部隊的下級官兵們的看法本領，不過另一方面，這種食無定時的情形，也正是他們中大多患有胃病的癥結所在。

撤離徐州的第三天，情形又顯得有點混亂了，因為有一些棄家出走的難民們，惟恐共軍會啣尾追至，所以不敢遠離大隊的行列，當他們於第二天被軍隊甩脫後，立即也來個兼程疾趕，在不眠不休的情形下，有一部份難民，終亦於第三天黎明前，趕上了大部隊，由於路狹人擠，後繼者又陸續趕到，所以漸漸地又有回復到第一天的那種「偉大場面」的趨勢，幸而大部隊又於斯時啓程，而那些連夜趕到的難民們，不久便又被拋落在後面。

按照層峯所規定的行程，大家當日必須趕抵河南省永城縣境附近地區，而擔任先行的邱兵團，因為沿途迭遇共軍的伏擊，行程已遲緩下來，該兵團的司令部，雖已抵達永城縣境東北的程官莊多時，但是爲了殿後部隊遲遲未能趕至，所以兵團部也祇好暫時按兵不動，不過斯時其他各路大軍，差不多亦已先後抵達，而李彌兵團和孫元良兵團，此時皆已結集的在邱兵團的東、北二面，構成犄角之勢，由於這三大野戰兵團之暫停行動，其他部隊自無法越前，而杜聿明將軍亦於是時抵達程官莊，遂立即召開了一次高級軍事會議，以解決當前的行止問題，會中除邱清泉因須俟其麾下全部齊集方可繼續行動外，多數均主張立即前進，由於行止未決，一拖再拖，時不我與，共軍已迎面趕至，前進部隊立即受到共軍的猛烈攻擊，整個大部隊遂迫得暫時就地棲止下來。

這一地區，屬於河南省永城縣的青龍集，地廣人稀，一目千里，正是一大好戰場，在這塊遼闊的土地上，國共雙方間的一場拖泥帶水的大會戰，終於展開。

(十七) 受阻青龍集穩紮穩打

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兼備，事半功倍；縱不得兼，若能截長補短，善爲部署，事猶可爲；設三者俱無，則敗象成矣！而當時由徐州西撤的國軍，於被阻於青龍集後，顯然已陷入三者俱無的苦境。

國軍大部既麇集於一片平陽的青龍集，因無險可守，隱蔽不易，全部暴露於外，自難久駐。加之時值隆冬，雨雪無常，空投難期，更不宜久駐，然事實上彼等竟據此以守，寧非怪事！

不過就事論事，國軍當初並無於該處久守之意，祇不過因敵情不明，不敢輕進，加之殿後部隊，一時未及趕至，在如此一再因循下，方始陷入重圍。

臨時陣地一夜驚魂

當各路撤退大軍陸續趕至青龍集時，身任先行的邱清泉兵團，又奉令立即繼續前進，可是當時邱兵團的人馬，尙有一部份仍未能趕至青龍集歸隊，但邱氏自不能因這一理由而暫緩前進，故奉令之

餘，祇好怏怏然拔隊趨程。大發後不久，邱部的先頭部隊，竟又遭遇到共軍的伏擊，從雙方密集の炮火聲中，大家都意會到這將是一場相當激烈的遭遇戰。

行軍中途，既然發現情況，大家目不得不嚴加戒備，直至是日黃昏時分，雙方的槍砲聲，才漸漸地由密而疏。此時敵踪既現，敵情未明，若趁着黑夜冒險進軍，自係危機重重，於是，邱部的先頭部隊，遂奉令就地安營，暫停前進。從徐州撤退的軍隊和難民，這時已有半數以上，集中在青龍集，其餘的也正紛紛趕至，在如此一片荒涼的土地上，居然搞到人山人海，車馬沓雜，可謂熱鬧之至，不過，若任令彼等如此雜亂無章地羣集一隅，萬一在深宵發生情況的話，勢必被敵人打得落花流水，無從收拾，因此各軍事單位連夜又接到分區防守的命令，就已經抵達青龍集的各戰鬪部隊，由原來的直線隊形，略加調整，部署成一個「面」的防守區，這本來是一個臨時性的措施，以爲第二天便要繼續前進的，又誰知這卻成了後來國共雙方總決戰陣地的雛形。

當各部隊調備停當後，已是午夜時分，可是在這一臨時陣地的四週，共軍的零星槍炮聲，卻並未因夜深而休歇，依然忽遠忽近地響個不停，陣地內的國軍，因不知共軍到底有若干兵力匯集在附近地帶，所以不僅不敢埋鍋造飯，並且還要嚴加戒備，枕戈待旦，隨時準備開火，直到黎明前，共軍果然朝國軍陣地，展開了一次規模甚大的拂曉攻擊。

共軍這次攻勢，雖然相當猛烈，但僅憑其當時的兵力，若想一舉便擊潰集中在青龍集的大部國

軍，自屬力有不逮，不過由於天色未明，所以那密如雨點的槍炮聲，可嚇壞了那些隨軍撤退的難民們，他們幾曾見過槍林彈雨的戰戰場面？加之當時除了雙方的槍炮聲外，還有照明彈、訊號彈等的光芒，忽明忽暗地閃爍在黑茫茫的天空裏，再加上一些短促刺耳的衝鋒號聲，與及共軍的吶喊聲，怎不令他們爲之魂飛魄散！小孩子們於驚慌之下，都哇哇地哭叫起來，而這種哭聲，夾雜在衝鋒號聲、吶喊聲和槍炮聲裏，交織成一曲「戰地交響曲」，令人產生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不知道是鼻酸抑或神喪！尤其是這種「戰場聞兒啼」的情景，在筆者多年的戰地生活中，倒還是第一次恭逢其盛。

有恃無恐就地紮營

終於，天色大明了，共軍一擊不中，其攻勢遂亦自動地宣告暫停，事緣天亮後的青龍集戰場，平坦蕩然，掩蔽不易，雙方目標均極易暴露，這對於進攻的一方尤爲不利，不過共軍的攻勢雖告暫停，然其主力卻並未就此引去。

這一仗，就國軍方面來說，由於在行軍途中，臨時草草佈防，一切防禦工事，除散兵坑及交通壕外，連最簡單的土碉堡也沒有一座，竟安然地擋住了共軍的這次拂曉攻擊，這不得不歸功於激昂的士氣、與及嚴密的火網。共軍在這次攻擊中，其所部署的兵力，依當時戰鬪情形估計，約爲三個縱隊，總兵力約五、六萬衆。

國軍經過這一次攻防戰後，爲恐後續部隊被敵人沿途邀擊，從中切斷，同時，更以爲憑着這數十萬大軍之聲威，敵人絕不易將之圍於一隅，在這種情形下，於是遂下令前隊暫在原地停留，俟各部隊會齊後，再行前進，庶不知如此一來，卻正好陷入了共軍的圈套中，因爲共軍發動拂曉攻擊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想爭取這一「僵持局面」的寶貴時光，以便迅即在國軍防地的正面及側面，以全力來挖溝架橋，建立障礙網，而國軍方面，斯時竟亦同樣地利用這一段寶貴的時光，趕築碉堡，廣置沙包，於是，雙方在無形中又來了一次趕築工事競賽，正式的戰鬪，卻反被冷落在一旁。等到國軍後續部隊全部齊集，準備啓程之際，那料共軍的阻擋工事，也已大致完成，既闊且深的壕溝，不但擋住了戰車，連人也無法躍渡。這些障礙，再配合着陣地裏的共軍，更是如虎添翼，緊接着，共軍主力又陸續趕至，並且已迂迴至國軍背後，以強大的火力，掩護着其工兵部隊，完成了包圍圈的最後一環，至此，除一小部份殿後部隊在中途被共軍吃掉外，絕大部份國軍以及無可數計的老百姓們，均已陷身於這一包圍圈中。

就共軍方面言，其當時所發動的拂曉攻擊，原意本不過想阻延一下國軍的行程而已，因爲當時其主力正集中皖北，用以對付黃維兵團，是則其當時所趕至青龍集附近的數萬之衆，焉足以包圍國軍數十萬大軍？惜乎雙方一經交綏，國軍方面竟並未以全力反擊，共軍方面也自樂得放鬆一點，並乘此機會，在「交通阻撓」方面多做點功夫。事後想來，國軍當時之所以會泥足於青龍集，純屬自我貽誤，

夫復何言？

雨夜炮戰高低略見

由於當時國共雙方均無意主動地發動攻勢，致使青龍集戰場變得相當沉寂，這種沉寂的局面，不但身歷其境的人們均感到發悶，甚至老天爺似乎也爲此而不大開心，灰黯色的天空裏，找不到一絲陽光溫暖，而凜冽的寒風，又挾着傾盆大雨，如泣如訴地翩然而臨，這場大風雨，對於當時的青龍集戰場來說，卻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效果：

國軍方面，由於暫時無意前進，自不得不就地約略地構築一些防禦工事，但是，這些草草築成的土碉堡，以及簡陋不堪的戰壕掩蓋，當然經不起那種狂風暴雨的攷驗，所以風雨過後，災情慘重，當然不在話下；至於共軍方面，因爲其目的乃在阻撓國軍的行程，自必須多挖塹壕，破壞交通，可是斯時天寒地凍，泥土僵硬，挖掘不易，而這一場及時雨，竟將地面弄得濘泥不堪，不管幫他將塹壕加速完成，冥冥中若有天助。

不過另一方面，國軍當時的行止意圖，共軍方面卻不得而知，爲了恐怕國軍會把握這一場大風雨的良機，來個黑夜攻擊，所以共軍方面竟毫不客氣地來個「先發制人」，下令開火，一時炮聲隆隆，響個不停，配合着無情的狂風暴雨，有若行雷閃電似地，真個聲勢嚇人，國軍不甘挨打，也「以牙還

牙」地來個兩夜還擊，於是雙方的炮彈嘯空聲、爆炸聲、拌雜着排山倒海般地風雨聲，又織成了一曲別緻的戰地交響曲！不過奇怪得很，在這混雜的聲浪中，卻聽不到密集的機槍聲，與及衝鋒陷陣時的吶喊聲。而這一單調的炮聲，差不多整整延續了一個黑夜，方始告一段落。

在如此這般地炮戰過程中，雙方雖然未分高下，但是事實上國軍方面的傷亡，卻遠較共軍爲大，事緣當時國軍局處一隅，加之一些臨時因陋就簡所築成的掩體，在狂風暴雨的摧毀下，已至體無完膚的階段，黑夜茫茫，欲修無從，試問憑藉什麼東西來抵擋共軍的無情炮火？反觀共軍方面，因爲處身外圍，運動地區遼闊，後顧無憂，心理上已先立於不敗之地，加之其兵力在主動地活動運用之下，集中火力，朝向唯一的目標轟擊，其傷亡相較被圍於一隅的國軍爲輕，此點當然不在話下。

欲行又止莫測高深

按照常理的推測，當時青龍集的背後一環，就時間上言，共軍決無法能築成既深且濶的塹溝，這該是最易突破的地方，並且事實上其他各方面的塹溝，一時也無法能聯成一氣，中間儘有空隙，可資突圍，更何況就當時的整個大局言，亦應早日就道，庶毋違「棄城南下」之初衷，此所以當時多人皆主張突圍之故。

當時主張突圍最力的人，乃是第十六兵團司令官孫元良，和第十三兵團司令官李彌二人，而身任

斯役總指揮官的杜聿明，於分析當時的情況後，亦認為確以突圍爲上策，可是遭一主張，卻爲第二兵團司令官邱清泉所反對，邱氏認爲一旦突圍，敵暗我明，則必將遭受到嚴重的傷亡，若就地嚴陣以待，讓共軍先來攻擊，屆時可集中火力，予以重創後，再乘勝追擊，如此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這一番言詞，本亦相當動聽，無奈大家均以能早日脫離共軍的羈絆爲首務，以免受制於人，故終決定於當（十二月六日）晚午夜時分，分股突圍，可是在這一決定後大約兩三小時，各兵團突然又奉到剿總前進指揮所的命令，取消突圍之議，着令各單位仍暫留原地待命，別人倒還罷了，可是第十六兵團司令官孫元良，卻竟依然於當夜突圍而去，有關孫氏突圍之經過，後文另有交待，此處暫略。

大軍既「暫不突圍」，自祇好依然駐紮在青龍集一隅，可是斯時補給已斷，糧彈存量不豐，面對着實力不大的共軍，竟來個欲行又止，其中原委，確頗奈人尋味，筆者愚昧，實百思不得其解！

（十八）單騎脫險的孫司令官

自徐州西撤的國軍，總數雖約近四十萬，可是真正的主力部隊，卻祇不過二十餘萬衆，那就是名噪一時的「邱、李、孫」三大野戰兵團的全部實力。

在這三大主力兵團中，以邱清泉兵團的實力最爲堅強，茲事前文已曾約略地記述過；至於身踞第二把交椅的李彌兵團，由於戰鬪次序關係，後文另有交待；本節所述，乃是孫元良兵團在這一戰役中的一鱗半爪，與及有關孫氏之瑣事軼聞。

本來，該部於該役之經過，孫氏應較他人爲詳，然觀孫氏近著「躍馬橫戈三十年」一文，內中對徐蚌戰役的記述，雖洋洋萬餘言，然所涉該兵團於該役之往事，則不過什一，故筆者不揣鄙陋，僅以所見所聞，狗尾續貂，並就正於旅居扶桑之孫元良將軍。

化險爲夷多虧友軍

當黃伯韜兵團正在碾莊和共軍打得如火如荼之時，第十六兵團孫元良部，斯時方戍守徐南，迨黃

部兵敗礮莊後，部份共軍，遂得竄往徐南，向孫兵團的防地進攻，共軍這一着棋，確屬相當高明，因為這樣一來，既可牽制徐南的國軍，又可威脅徐州的安全，同時更可間接地防止國軍進兵皖北，因斯時共軍主力正於皖北圍攻黃維兵團故也。

當時在徐南孫兵團某處防地的左翼，係由李彌兵團的第二三七師防守，由於這兩股人馬各有專職，是故彼等防地，自難聯成一線，在這一微妙的形勢之下，共軍遂企圖從孫、李兩兵團之間的空隙地帶偷越而過，直撲徐州。孫部初因左翼有友軍防守，所以並未在該地區部署重兵，而共軍也正看準了這一點，所以僅以一小部份軍隊在孫部防地之正面佯攻，另以主力投入這一空隙地帶，突施猛襲，孫部左翼守軍不虞有此，倉惶應戰之下，立感不支，而該部正面部隊，一時又無法趕至增援，因致該處情勢岌岌可危。值茲萬分危急之際，殊不料救星從天而降，致使該陣地終得化險為夷，倖告不失，茲事說來頗堪發噱。

事緣當時駐守在孫部左翼的李彌兵團所屬之第二三七師，因為防地遼闊，守禦不易，經臨時呈准上峯，請求加派一個炮兵連，前往該師助陣，當時奉派前往的，乃是該兵團第一六六師的山炮營第一連，該連廬連長奉命之餘，立即率同所部，開往徐州飛機場南面的某一地區佈陣，而該連的觀測所，則設立在防地前面約半里之遙的一個山頭上，在這個山頭的右方不遠處，便是孫兵團的防地。當共軍大隊掩至這一地帶時，已近黃昏時分，大概是由於「兵貴神速」，以及探知李部在該處配有炮兵協防

之故，所以竟急不及待地在夕陽西照之下，引兵避開李部陣地，沿着孫部防地之邊緣，向北湧進，孫部守軍不虞有此，立即倉惶應戰，其時高據山頂置身於炮兵觀測所裏的盧連長，以居高臨下之勢，遙見西面陣地附近，有大批人潮向北湧進，又見到另一批戴着鋼盔的部隊，在夕陽斜照下，一個個似乎頭上閃閃發光，正在拚命阻擋，槍聲卜卜，清晰可聞，可是由於雙方人數太過懸殊，是故雙方位置不斷北移。當時情況雖然十分混亂，但憑常識判斷：戴鋼盔的部隊，自屬孫部友軍無疑，盧連長眺望之餘，因見孫部處境危急，所以也來不及向師部報告，立即當機立斷地下令開炮，目標指向那批攻擊部隊猛轟，一時炮聲隆隆，彈如雨發，攻擊部隊的瘋狂攻勢，遂暫被遏止下來。

當二三七師師長聽到這歷久不停的炮聲後，起初還以為是自己的防地發生情況，立即電詢盧連長，迨獲知上項情形後，認為盧連長既未確知對方是敵是友，僅憑臆測而胡亂發炮，實在太過兒戲，為恐誤傷友軍計，遂下令該炮兵連停止轟擊。當盧連長遵令停炮時，共軍差不多已挨了兩三百發炮彈，攻勢也暫告停頓，而孫部守軍遂亦得乘此機會略喘一口氣。入夜，共軍於黑暗中再度進攻時，孫部援軍已及時大批開到，雙方整整又搏鬥了一晚，在照明彈不停地大放光明下，終於粉碎了共軍的「偷渡」之夢，直到翌日黎明時分，共軍默察形勢，已知無法如願，方始絕望地悄然遁去。

這一仗，撇開雙方的傷亡數字不談，單就「陣地安然無恙」、與及「共軍偷渡不逞」言，孫部守軍固屬可喜可賀，但是又有幾許人知道這是友軍盧連長的功勞呢！

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當剿總放棄徐州後，「邱、李、孫」三大兵團，先後均退集「青龍集」，這片小平原，也就是通常一般人所說及的「包圍圈」，在這個圈子裏的生活情形，後文中另有頗爲詳盡的記述。

由於當時糧食奇缺，所以被困在包圍圈裏的各部隊，大家成天價都以設法找尋糧食爲第一要務，在這些找糧的軍人裏，忽被發現有一小股服式特異的部隊，引人注目，原來這就是孫元良將軍所部的警衛團。這批人馬原本爲駐守在徐州的憲兵部隊，但是因爲在徐州棄守前，係氏所指揮的第七十二軍，因碾莊戰事吃緊，故而被調往邱清泉兵團參戰，而係氏遂祇贖下了第四十一和第四十七兩個軍，據說當局爲恐孫氏兵力單薄，因此除將空降部隊改爲快速縱隊交由孫氏指揮外，同時並於撤退前，再將當時的憲兵部隊，改編爲孫部的警衛團，當時由於時間迫切，所以該股憲兵名義上雖然已是孫兵團的一部份，可是他們所穿的服裝，卻依然是憲兵模樣，草綠色人字布的軍服，頭戴「粉紅色禾花」的鋼盔，足登「土黃色反毛」的皮靴，祇不過另在左臂上纏着一塊黃色的布條，以資識別，看他們那種威風凜凜的樣子，確係與衆不同。當這些人成天價東逛西蕩地尋糧覓食之際，有一些不知底細之人，便好奇地向他們詢問道：

「你們是那個單位的？」

答：「我們是孫元良將軍的警衛團，是由憲兵改編過來的。」

問：「你們守着司令官，怎樣還會沒有食的呢？」

答：「唉！別提啦！我們的司令官早走啦！」

問：「那你們爲什麼不跟他一塊兒走呢？」

答：「突圍前，我們根本就不知道，當我們知道突圍時，他已經衝出去了。」

事實上，當包圍圈內的大多數人獲知這一事件時，孫司令官早已遠離戰場數百里之遙了。

關於孫元良突圍一事，當時有人說他是不別而行；也有人說他是奉命突圍，這種說法，當然都不可靠，因爲以孫氏之學識、經驗、地位言，絕不致於如是怕死地來個臨陣脫逃，更何況斯時突圍，必須衝過敵人的火網，是則亦並非毫無危險；至若奉命突圍一說如屬可靠的話，則其他兩個兵團和剿總司令部等，亦不會呆在那裏不走，不過據事後孫氏自己對該事的解釋，確係奉命突圍，祇不過奉命後不久，剿總又復取消前議，收回成命，而斯時孫兵團與剿總之間的電話線適遭共軍的炮火所炸毀，故未曾接到第二道命令，所以該部仍依原命令突圍而去。

據筆者所知，當孫氏突圍之前，其他部隊亦曾接到剿總「破壞重武器」的命令，在那個時候接到那樣的命令，任誰也都會預料到這乃是準備突圍的跡象，否則決無於斯時破壞重武器之理，不過大約隔了兩三小時後，大家又接到停止破壞重武器的命令，由此足證「奉命突圍」之事，確屬事實，不過

唯一較可懷疑的乃是：「爲何單是係兵團未接到第二道命令？」除掉電話不通外，難道當時的剿總就沒有其他方法可以通知孫兵團嗎？事實上當時在青龍集的共軍實力，尙不够資格來隔斷剿總與兵團司令部間的通訊連絡，是則孫氏之所謂「未接獲第二道命令」一說，似不能令人無疑。當然，這亦不過僅是一種臆測而已，事實上該第二道命令之有無接到，相信任誰也不會比孫元良將軍本人更清楚。

孫氏突圍之始，曾下令將所有大炮集中在一起，以排炮之姿態，瘋狂地直轟共軍陣地，係氏這一措施，乃係利用那些無法攜帶的炮彈，來掩護其突圍，當孫氏衝出包圍圈後，該兵團的炮彈已差不多全部打光，而那些大炮，當然也順理成章地被遺棄在包圍圈內，伴同着那些掩護他突圍的部隊，再繼續地在包圍圈裏廝守下去。

安然脫險身後蕭條

名聞中外的徐蚌大會戰，前後共歷時兩月有奇，就中主力戰自十二月一日放棄徐州時起，直至次年一月十一日青龍集全部瓦解爲止，整整六個星期，而當時的孫元良將軍，於撤離徐州後，直至其脫離青龍集戰場，其間總共才不過六天時光，除掉首二日奔波於蘇豫道上之外，孫將軍和青龍集之間的關係，最多亦不過頭尾四天而已！

國軍於青龍集被圍之初的那一段時光，根本祇等於正本戲的一段開場白，絕不若戲肉之緊湊動

人，因為那時共軍的大部份主力，正在皖北圍攻黃維兵團，是故當時在青龍集附近的共軍，其實力自不足以圍困自徐州棄城南下的國軍，加之共軍也是初抵貴境，對於塹壕等障礙，一時尙未及築成，國軍不於那時突圍，固屬失策，孫元良將軍卻竟能把握這一良機，當機立斷地毅然殺出重圍，當然也不能算錯，否則還不是全部完結！該兵團數萬大軍，據說當時約有半數以上曾隨之突圍，不過結果能安然隨同孫氏抵達後方的，祇剩下一百多人，而其餘的數萬之衆，均無聲無響地不知所踪，此情景，較之當年自刎烏江的西楚霸王項羽，實未遑多讓，不過孫氏更識大體，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年孫將軍東山再起、重整雄風之際，相信九泉之下的項羽，亦將會愧悔不置！

另一方面，當孫氏的巨著「躍馬橫戈三十年」於報章刊載後，頗有人對文內所涉及之「徐蚌會戰」一節略有微詞，事緣孫氏參與是役，爲時頗暫，故談及該役之經過，總不無令人有隔靴搔癢之感，尤以孫氏對是役戰費之推諉，亦略嫌主觀，關於這些，筆者當年雖亦曾參與是役，惟因官卑職小，加之孤陋寡聞，故除個人之所見所聞外，殊不欲對茲事多所曉曉，不過對於有關孫氏的一則往事，卻擬於此順筆一提，以充篇幅，並可略見孫氏之爲人。

是非恩怨說來話長

在孫氏的「巨著」內，字裏行間，對某些人頗有不滿之處，尤其是對於所謂「土木工程系」，更

迭有微詞，關於所謂「土木工程系」，後文另有交待，暫且不表，至若關於孫氏與該系結怨之經過，爲明究竟，自須舊事重提。

話說抗日期間，民國三十三年夏，日軍於黔南一役攻佔獨山後，接着便進兵貴陽，貴陽是黔省的省會，斯時並無重兵把守，因而防務堪慮，當局有見及此，立着第一戰區派兵前往，當時奉命的部隊爲石覺的第十三軍和孫元良的第二十九軍，孫氏先至，遂與日軍的先頭部隊交起手來，由於日軍後繼部隊尚未抵達，不敢戀戰，故而一觸即走，孫氏首戰告捷，甚爲欣慰，得意之餘，又見當時難民們棄置於道旁的物資，阜積如山，已經不知原主，棄之未免可惜，乃順手牽羊的搬運了若干，其實在兵慌馬亂之際，茲事亦極爲尋常，在那些物資中，最令孫氏發生興趣的，乃是一座新型的印刷機，遂即將之收歸己用，迨後戰事平息，那位印刷機的主人想起原物，不甘損失，幾經打聽，終於獲知其機器已落在孫將軍之手，遂央人從中說項，要求發還，孫氏卻來個不予置理，而該物主似亦非善良可欺之輩，一怒之下，竟向軍政部告了一狀，當時的軍政部長陳誠，聞悉之餘，立即派人詳加調查，及知果然，大爲震怒，除飭孫氏立即將之發還物主外，同時並予孫氏以撤職留任之處分，不久以後，復將其削去兵權，調任副職，其所統率的第二十九軍，亦因之而被取消番號，該軍屬下的第九十一師及一九三師，番號照舊，卻將之撥歸別的部隊，尙有一個「暫十六師」，則被取消番號，所屬人員，東分西散地全部編入其他友軍。這一事件之前因後果，孫氏固屬咎有應得，然其對陳氏的芥蒂，自難忘懷，

試觀其近著「躍馬橫戈三十年」一文中，對陳氏及所謂「土木系」的人員之攻擊，蛛絲馬跡，頗難云與茲事毫無關連。

上文所述，雖跡涉陰私，然事實上已絕非秘聞，且筆者與孫氏素無淵緣，更無恩怨可言，祇不過本有聞必錄之旨，就事直說而已。

（十九）被困包圍圈因循自誤

徐州撤退之初，國軍方面，全部官兵幾達四十萬之衆，原冀迂迴豫、皖，由側背進擊徐蚌間之共軍主力，以解黃維兵團之圍，惜因事機不密，加之行動遲緩，終致美夢成空！

事緣斯時共軍主力，正集中皖北宿縣地區，包圍黃維兵團，及聞徐州國軍棄城南下，自不無忌憚，因而立即抽調部分精銳，兼程迎往堵截，加以羈絆，俾得以全力對付黃維兵團，而不受援軍之干擾。

當時奉命「打援」之共軍，約爲三個縱隊，以此兵力，若想攔阻對方數十萬大軍，本不啻螳臂當車，惜因國軍方面，因循自誤，終陷重圍而無法自拔，殊堪嗟嘆！

坐守待援軍人之恥

自徐州棄城南下的數十萬國軍部隊，由於剿總方面舉棋不定，欲行又止，一拖再拖，終於被共軍的蛛網陣地重重圍住，加之共軍的後繼部隊，又源源不斷地開抵青龍集戰場，致使國軍處勢日艱，另

一方面，國軍自撤離徐州後，糧彈一直未獲補給，經過多日來之消耗，刻下已瀕臨山窮水盡之地步，劉總於不得已之下，祇好硬着頭皮向層峯求救。

就當時被困於青龍集的國軍言，自以糧彈的補給爲當前要務，可是因爲陸上交通已全遭共軍所破壞無遺，加之彼等被困重圍，縱有大量糧彈，亦無法突破共軍的包圍網而直接輸送至青龍集包圍圈內，所以求救電文上，竟直截了當地請求多派飛機，大量空投，這一請求，於情形理，自無不當，而身處後方的大員們，對此也無話可說，不過電文上面，除要求空投糧彈外，並同時請求層峯，着令駐守在蚌埠附近的李延年兵團和劉汝明兵團，分兵北上，爲其解圍，這一請求，驟觀之，被困重圍，請兵馳援，確屬理直氣壯，無懈可擊，不過倘若將之細加分析一下的話，則頗難令人無言，因爲當時駐守在蚌埠附近的李、劉二兵團，其本身兵力並非強大，而蚌埠又係京畿屏障，自須重兵把守，李、劉二兵團對於防守這一地區，已頗感吃力，焉有餘力分兵北上？再說該二兵團若真有餘力的話，亦早已前往解救黃維兵團，而不必勞動徐州大軍棄城南下了，更何況當時該劉總本身擁有精兵幾達三十萬衆，尙無法自拔，是則必須以如何龐大之兵力始能爲之解圍？

據說中樞接獲這一請援電文後，大爲震怒，並立即覆電，嚴予斥責，電文內容，據說祇有八個大字，那就是：「坐守待援，軍人之恥」。這一傳聞之真確與否，筆者不敢妄加臆斷，惟言之者衆，故爲之記。

時不我予徒呼奈何

由於中樞不允派兵增援，於是困守重圍的剿總前進指揮所，祇好準備下令突圍，好在救兵雖無，糧彈的補給問題，總算不負所望地解決了一部份，因為機聲軋軋地響了幾天後，雖然爲數不多，但是連空投的再加上現存的，其數量總算是差強人意，於是便下令攻擊，那些下級官兵們，對於剿總之措施癡結，雖不得而知，但是不管突圍時之傷亡是如何重大，祇要能脫圍而出，總此因守一隅爲佳，此乃人所共見之事，是故攻擊令下，各單位主管，悉皆奮不顧身地親冒矢石，督率所部，前仆後繼地勇往直前，一場劇烈的惡戰，終於在青龍集正式啓幕。

攻擊開始後，各單位首先以密切的炮火，轟擊正面陣地的共軍，藉以壓制共軍的火力，接着便令裝甲部隊傾巢而出，以作前驅，這樣一方面可以補助炮兵火力之不及，同時他方面又可掩護着步兵前進，而步兵在本部的炮火及戰車的雙重掩護下，終於順利地接近到共軍的陣地，雙方短兵相接，於是機關槍、衝鋒槍、手榴彈等，在尖銳利耳的衝鋒號聲中，立即密密地響了起來，一時炮火滿天，殺聲遍野，震人心弦，經過了這緊張刺激的一刹那，先頭部隊終於在輕微的傷亡下，順利地攻下了共軍的第一道防線，並且還俘獲了一小部份「欲逃無路」的共軍。

所謂「欲逃無路」，乃是指當時的實際情形而言，因爲當時的共軍陣地，其最前線乃是一些參差

不齊的機槍陣地，陣地後面，毗連着曲折綿長的戰壕，而那些戰壕的另一端，又幾乎垂直地交接着一條既深且闊的塹溝，溝底高低不平，低窪處積滿雨水，較高處雖無積水，但是那有如漿糊般的溝底，卻露出了無數尺餘長的木棒和竹枝，頂端尖削，參差不齊地豎立在地面上，其情形有若我國古代用以比武的梅花樁一般，溝的另一面，也有幾條狹長的交通壕，不過斯時已被一些沙包堵塞着，不易順利通過，更何況欲登彼岸，首先須越過那條有若刀山般的塹溝，上文所說及的那一小批俘虜，也正是在這條泥濘的塹溝中被捕獲的。

當國軍準備乘勝追擊時，竟面對着目前這交通上的困擾而大感躊躇，況且在這陣地左右兩翼的共軍，這時也正以密切的火網，向這一地區掃射，而正面共軍第二道防線的炮火，也在猛烈地轟向這一地區，國軍方面的炮火和戰車，雖能掩護進攻，但是卻無法協助暴露在地平面上的國軍死守，在這種進退維谷的情勢下，祇好忍痛放棄這經已到手的戰果，火速後撤，饒是見機得快，竟依然損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

由於此路不通，當然便會致慮到由兩翼着手，但是結果竟同樣地僅獲得初步的勝利，並且也同樣地於損兵折將之餘，火速地退回原處，另謀良策。回溯受阻之初，國軍若不採取那穩紮穩打的想法，立即以同樣的火力發動這一攻勢的話，相信共軍決無暇能築成如斯的防線，惜乎當初思不及此，坐失良機，令人徒呼奈何！

陣前易帥氣煞處長

共軍的塹溝陣地，確係給予國軍的攻勢以莫大阻力，不過斯時青龍集戰場的共軍兵力，仍不足與國軍相比擬，更何況包圍圈的面積廣闊，斷斷續續的塹溝，一時間極難聯成一氣，若國軍方面能憑空軍偵察出其陣地脆弱之處，然後陸空配合，以人海及火海直指該處的話，雖或傷亡較大，然脫圍仍非無望，惜若輩不但計不及此，並竟在包圍圈內，大事整編部隊，調整人事，以至坐失良機，至甚慨嘆！誠然，彼等之所以竟於此時此地作此措施，自或有其片面之理由在，不過就被整編的部隊言，其官兵又將會發生若何之反應？此點或爲若輩大員們所未會計及，欲明茲事原委，自以從頭說起爲佳。

原來碾莊一役，黃伯韜兵團所轄各軍，幾乎全軍盡斃，僥倖逃回者，最多亦不過十之一二，當然已經無法成軍，而當局爲激勵後者、表揚功勳計，曾聲言保留黃伯韜兵團及其所屬各軍之番號，以維榮譽，且曾將當時撤至徐州之部份地方團隊，撥歸各該軍補充。比及此次青龍集被圍，不知是否因指揮上方便之故，竟遽而推翻前議，例如就中之第四十四軍，除被取消原番號外，該軍各高級主管官員，亦同時遭撤換，因而引致多人不滿，事緣該軍於兵敗碾莊後，其逃至徐州之官兵，已不足十一，這一小撮官兵，連同奉令撥歸該部補充之地方團隊，原着令由該軍之少將處長李某，以「代軍長」之名義統率之，四十四軍原爲川軍部隊，而李某本爲湘人，然因服役該軍多年，一切幾已全部四川化，

且爲該軍碩果僅存之將級軍官，故李某對該軍軍長一席，已有捨我莫屬之概，殊不料此時此地，一紙命令，猶如晴天霹靂，軍長寶座，終不得不拱手讓人，自感悻然。當當局委派新軍長之際，同時又將該軍原番號撤銷，改編爲陸軍第一×九軍，由余××任軍長，同時又委派孫×爲原一六×師師長（新番號已忘記），原任該軍某團之趙副團長，於徐州撤退前，奉令代理該軍第四八×團團長，至是得告真除。

當孫師長到差之日，走馬上任，自須了解一下該部之概況，因而立即召集趙團全體官佐訓話，其本意原想慰勉一下，拉拉交情，可是由於他不明該團當時情況，因而措詞失當，竟幾乎搞出事來。

師長訓話弄巧成拙

在這位新任師長的心目中，四十四軍本屬川軍部隊，該部官兵，十之八九，皆係川省子弟，而孫某本人亦係川籍，在此非常時間，陣前易帥，匆匆接任，就指撥言，恐不免會發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困難，爲求上下一心、指揮如意、減少人事上的困惑起見，對於所部官兵，當然最好先以鄉情動之，當孫某決定如此後，於是遂先召集趙團官佐，來一次談話式的訓話，孫某之所以先對趙團發動其鄉情攻勢者，主要的乃是因爲該軍由碾莊戰場下來的殘餘官兵，大多數均撥歸趙團，而這一批人，才可算是該軍目前的基本幹部，因爲他們縱無功勞，亦有苦勞，若得這批人心悅誠服地唯命是從，則其他新

人自不易興風作浪。

孫某這一打算本屬高明，可是他卻不知道這些人中，恰好有很多人並非川籍，於是毛病也就出在這兒。當全國官佐齊集後，孫某交代過幾句場面話，緊接着就以川籍父老的口吻，滔滔不絕地當衆大發宏論，其中最刺激那些外省籍官佐們的語句，如：「……我們四川人的團結力和戰鬪力，若和外省人相比，該是最堅強的，我們應該繼續保持這一優良的傳統精神，以免讓外省人強過我們，當然，這份榮譽不是我孫某人一個人的，而是你們各位和全川父老兄弟姊妹們所共有的……。」

這番訓詞中，當然完全充滿了贊揚四川人而詆譭外省人的語氣，在孫師長的想像中，大家當會一個個皆感到心花怒放，萬不料此話一出，大部份聆訓官兵，均面現不豫之色，並且竟公然交頭接耳起來，這一來，可把這位孫師長弄得莫名其妙，直如丈八金剛，摸不着腦袋，這時，站立在師長旁邊的趙團長，一見情形不對，立即走近師長身傍，輕輕地扯了一下孫某的衣角，示意他不要再繼續這一話題，總算這位孫師長還能見貌辨色，立即三言兩語地草草結束這篇演詞。

事後，幸虧這位趙團長費盡唇舌地對大家安慰、解釋一番，同時並拍着胸脯子向大家保證，決不會有地域之歧見，於是，這段風波方始平靜下來。

（二十） 兵敗雙堆集黃維被俘

當邱、李、孫三兵團被圍於河南永城縣境的青龍集時，另一支國軍勁旅「黃維兵團」，也正被共軍圍困於安徽宿縣附近的雙堆集。這支勁旅，本在「平漢鐵路」信陽以北一帶駐守，隸屬於座鎮武漢的小諸葛白崇禧麾下，迨後因黃伯韜兵團被困碾莊，邱、李二兵團東下解圍，徐市防務頓感空虛，因此遂由當局將該兵團調來徐州增援，不料行軍途中，竟遭共軍所邀擊，尋且被重重包圍於雙堆集，這一段經過，前文已曾約略地交代過，惟語焉不詳，特於本篇再作補述。

華中勁旅東下增援

當共軍自山東省境內大舉南下後，徐州戰事立告吃緊，黃伯韜兵團於脫身不得之餘，立電徐州剿總請援，劉總司令默察當時情勢，亦認為黃兵團處境甚危，因之立即派遣駐守徐州西翼的邱清泉兵團，東馳碾莊增援，接着又令駐守徐北的李彌兵團，儘可能地抽調勁旅，從邱兵團之左翼，分頭東

進，馳援礮莊。

就當時在徐州四週的幾個兵團言，首先是黃伯韜兵團被困礮莊；繼之是邱清泉兵團全部東下；李彌兵團除留在蚌埠的一個軍外，餘衆亦大部返鐵路而東，與邱兵團分頭並進，祇留下了不到半個軍的兵力，協助孫兵團來擔任防守徐州近郊的重任；孫元良兵團雖轄有三個軍，可是偌大的一座徐州市和徐市南郊的飛機場，固不可無重兵駐守，而徐西與徐南的外圍，又時現敵踪，亦不能不加意警戒，是故該兵團在這備多力分的情勢下，已呈無法動彈之勢。這一「前線吃緊，後防空虛」的局面，直使得那位坐鎮徐州的劉老元戎，感到頭昏腦脹，於是自不得不向最高當局請兵增援，可是當時東北戰場已全軍皆墨；華北戰場又正告吃緊；西北路途迢遙，遠水難救近火；唯一可動腦筋的，祇有一個華中，因為該地區目前尚無特殊情況，距離徐州又不算太遠，加之黃維的第十二兵團，兵員充足，且無地方色彩，乃是一支名符其實的中央軍，不但裝備特佳，其戰鬪力更是首屈一指，所以層峯一經思及，立即電令坐鎮武漢的「小諸葛」白崇禧，著其即令該第十二兵團，火速東下，馳援徐州，當白氏接到這一命令後，據說會親自到徐州去了一次，就整個徐州戰局與及黃兵團東下之事，和劉峙作了一番詳談，茲事確否則不得而知。而該第十二兵團司令官黃維將軍，於奉命令之餘，當即剋日盡起麾下十餘萬衆，浩浩蕩蕩地殺奔徐州而來。

當黃維兵團於華中啓程前，對於東下所經之路線，亦曾和他的副司令官胡璉將軍商討過，當時胡

璉曾向黃氏建議，最好先將部隊儘量向東邊靠過去，以便早日接近蚌埠，俟與該處國軍取得聯絡後，始再揮軍北上，直指徐州或徐賁地區。這一建議，雖然異常穩妥，惜乎卻未爲黃維所採納，黃氏認爲「救兵如救火」，若如此直角進軍，勢必費時失事，但胡璉卻指出該部乃係機械化裝備，車輛衆多，若採直線進軍，則勢必要經過一大片湖沼地區，而這種地區，正是機械化部隊的剋星，若敵人於此一地區設伏，則後果當不堪設想。惟黃氏則認爲以該兵團以往的戰績，已足令共軍喪膽，此次馳援徐州，諒共軍將會聞風而逃，故依然堅守直線進軍。由於黃氏身爲主帥，胡氏自無話可說，於是這支華中勁旅，遂在黃氏的一意孤行下，按照着規定的路線，踏上征途。

十二兵團與土木系

說到黃維兵團，不由地會令人想起第十八軍；提起十八軍，又不由地會令人連想到「土木系」這個名詞，爲了要清楚地交代一下黃維兵團的實力，所以自應先從「土木系」說起。

黃維所統率的第十二兵團，乃是由第十八軍擴編而成的，而第十八軍當然地也就是第十二兵團的基本部隊，這種情形，和第十二兵團的第五軍、第七兵團的第五軍、第十三兵團的第八軍等的關係，初無二致，其唯一與衆不同之處，乃係該軍成「軍」以前，就已曾打了一次轟動全國的漂亮仗，於是這支部隊，才在人們的腦海裏，留下了一些印象，說到這件事情，當然又非先從該十八軍的前身說起

不可。

第十八軍的前身，本係第十一師，師長一職，係由保定出身的陳誠將軍擔任，民十九年夏，因爲閻錫山和馮玉祥二人聯合反抗中央政府，第十一師遂奉命與友軍第九師等，前往征討，當時的閻錫山，因鑒於東北軍已開進關內，故不敢舉無忌憚地放心南下，因而其大部份兵力均暫時留在北方，以固根本，而當時的馮玉祥，則正率領其轄下的西北軍，踞守鄭州，自以爲實力雄厚，萬無一失，殊不料在兩軍相遇之際，其部衆有一部份竟臨時倒戈，不戰而降，因致士氣大受影響，加之斯時第十一師的戰意旺盛，將士用命，奮戰之下，竟將這支一向慍悍善戰的西北軍，打得落花流水，馮氏大敗之餘，終於抱頭鼠竄地率領着殘部，棄城而去，鄭州乃告收復。當攻打鄭州時，除陳誠的第十一師外，尙有蔣鼎文的第九師，因爲蔣的資歷較深，所以得任這一戰役的指揮官，而蔣陳二人遂亦因這一仗而出足風頭，名噪全國。

民廿年，政府因對江西剿共無功，頗感懊惱，遂着令該第十一師，於漢口擴編爲第十八軍，俾供江西剿共之用，當時該軍的編制，下轄兩個師及一個工程旅，其中工程旅長係李延年，第十一師師長則由羅卓英繼任，陳誠自己兼任第十四師師長，直至該軍調往江西前後，方始交由霍揆彰接任。在這演變中，遂產生了一「土木系」這個名詞，因爲「土」字拆開，卽「十」、「一」二字，以影射「十一」師；「木」字則係影射第「十八」軍，更有稱之爲「土木工程系」者，則係指包括李延年的工程

旅而言，嗣後凡是由這一系統出身的，大部份皆能飛黃騰達，扶搖直上，故而遂惹起其他友軍之妒意，當然，凡是由該軍出身的人，事實上固可能多少會有點人事作用，不過實際上他們一個個也確是戰功彪炳，驍勇善戰。諸如：霍揆彰、羅卓英、夏楚中、黃維、胡璉等，皆可謂各有所能。

第十二兵團因爲有這麼一段歷史，所以其裝備方面、兵源方面、以及戰鬪力方面，在左均較其他部隊爲優，也正因如此，所以「土木系」也就時時爲人所道及。不僅此也，更有人以之作爲攻擊陳誠的藉口，例如前第十六兵團司令官孫元良將軍，在其所著之「羅馬橫戈三十年」一文中，對這所謂「土木系」，就曾一再旁敲側擊地譏諷過。

黃維所部全軍覆沒

當第十二兵團自華中出發後，由於所採經之路線，多係湖沼地區，這種地區，對於機械化裝備的黃維兵團來說，當然會受到行動方面的不便，因而行程遲緩，可是大軍既已出發，黃氏自亦不會再行改道，祇好硬着頭皮向前，當該部越過了蒙城并將要靠近津浦鐵路時，共軍方面，已由「獨眼龍」劉伯承率領所部，風馳電掣地迎向前來，在安徽宿縣西南的南平附近，預作埋伏，當黃兵團的先頭部隊與共軍遭遇時，戰事遂告展開，雙方交手之初，黃部健兒一鼓作氣，勇往直前，輕易地越過了澮河，但是由於在該湖沼地區內，行動難求敏捷，致使共軍得以從容部署，迨該部進入共軍預先佈置妥的所

陣地時，黃維已發覺情勢不對，當再下令退守澧河南岸，於是雙方又在這一地區打了起來，斯時劉伯承的部份主力，因協助陳毅作戰，故活動於徐東戰場，不克前來，所以，以當時黃兵團的實力來說，若能不惜犧牲地以全力突圍的話，本足有脫出包圍之可能，可是驕傲的黃維，竟未能把握這千金一刻之良機，自以爲實力雄厚，若不圖急進而採取穩紮穩打的方法，逐步推進，則仍不致於無法自保，是則又何必狼狽而逃？不料斯時徐東戰事已急轉直下，黃伯韜兵團全軍瓦解，共軍部份主力，立挾其戰勝之餘威，星夜兼程趕至，迨黃維知悉不妙再擬向東南的同鎮方面突圍之際，惜乎時不我予，共軍已雲集皖北，而黃維於左衝右突之下，終於宿縣西南之雙堆集附近，被共軍將之重重圍住，於是，十餘萬大軍，祇好就在那個小圈圍內，佈開陣勢，以期與共軍決一死戰，焉知共軍早已成竹在胸，對之竟不加理睬，除在包圍圈四週大掘堦壕外，另以大炮作遠程轟擊，儘量避免與之短兵相接，迨其各項部署皆已完成時，包圍圈內之糧彈，早已發生嚴重恐慌，全靠空投接濟，其間過程，宛如黃伯韜兵團之被困碾莊，且其缺糧情形，則較黃伯韜兵團更慘，試看下面這個小故事，即可知其梗概！

某次空投時，有一個空投包，落在國共陣地之間，起初共軍方面，有人乘黑夜時分，爬出戰壕來拾取，結果被國軍一槍打死；次日有一條餓狗行過，準備嚐一嚐死人骨頭，焉知共軍爲了保護那位已死的同志，竟對之放了一槍，這條餓狗遂也被打死；國軍爲了缺糧，遂想於夜間將這條死狗拖回來充饑，怎知方出戰壕，槍聲一響，竟又一命嗚呼！總計爲了這一個空投包，前後死了兩個人和一條狗，

結具誰也不知道這個包裹內究竟是什麼東西，這可算是當時那一戰役裏的一條花邊新聞。

當黃維兵團受阻於雙堆集時，以其堅強之兵力，一時間本無被擊潰之可能，焉知該兵團所屬之第八十五軍第一〇師師長廖運周，突於陣前率部投共，致使該兵團之陣地立顯殘缺，士氣也大受打擊，而該兵團於雙堆集之部署情形，亦因之而為共方所知悉，加之斯時蚌埠地位重要，守軍實力有限，自不敢輕易分兵北上，在一切均感不利的情勢下，該兵團不久遂被擊潰，除胡璉得告脫圍外，黃維及其餘大部將領均當場被俘。

師長變節所為何來

綜觀這一戰役，若不是由於廖運周陣前投共的話，相信雙堆集的戰事，最低限度亦不會結束得這麼快，然則廖氏為什麼要在這緊要關頭才投共呢？關於這個問題，有人說是他因為當了很多年師長，始終未能爬上軍長寶座，所以一氣之下，才毅然投共。關於這一說法，筆者不敢妄置然否，不過愚意從其以往的事跡裏，也許可以找到這個答案。

廖氏係安徽人，曾入中央軍校第五期受訓，因其早已加入共產黨，所以在軍校期內，常時藉故搗亂，終被校方開除，迨後遂投入安徽軍閥鮑某部當團長，因而又再次被保送入軍校「高教班」受訓，畢業後，被分發至原部隊服務，抗戰軍興，鮑氏被改編為湯恩伯部第十三軍副軍長，廖則任該軍第一

一〇師第三三八團團長，不久獲陞爲該師副師長，後來因爲第四師師長石覺將軍調陞第一三軍軍長，由於第四師係石氏舊部，因此遂將該第四師帶至十三軍，這樣一來十三軍遂多出了一個師，可是斯時第十三軍第一一〇師師長吳紹周，適奉令調陞第八十五軍副軍長，由於當時第八十五軍成立未久，兵員不足，吳氏因之遂亦將該一一〇師，帶往第八十五軍去，廖氏則由副師長陞任師長，以頂替吳氏之遺缺，同時也就在這種情形下，開始隸屬於第八十五軍，後吳氏由副軍長陞任軍長，廖氏固仍係一一〇師師長，迨十二兵團成立後，第八十五軍亦轄屬於該兵團，吳氏以兵團副司令官之職兼任第八十五軍軍長，而廖氏竟依然幹其師長，說者遂以爲廖氏因是而萌投共之念，殊不知斯時的廖氏，已是一位具有十餘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了。

由於雙堆集一役，得力於廖氏之陣前倒戈，否則黃維兵團決無如此輕易地被擊潰之可能，因之廖氏自屬有功之人，試就其近日已陞任共軍之兵團司令一事看來，足徵其當日雙堆集之舉，絕非若其他投機份子之臨時變節可比，否則其今日亦不能若是之春風得意也。

（廿一） 難民臨絕境饑寒交煎

當黃維兵團行將覆亡之際，青龍集戰幕已啓，依照當時情勢，雙方主力戰，隨時皆有爆發之可能，可是日復一日，雙方均深溝堅壘，若有所待，各自堅守着陣地，這一僵持局面，倘非有零星的槍炮聲點綴其間的話，幾難令人相信斯時係置身於短兵相接的戰場，此種情勢，尚須再持續若干時日，恐怕當時國共雙方的高級指揮機構亦無法預知。僵持儘管僵持，但每個人的肚皮卻十分現實，尤其是那些隨軍撤退的難民們，幾曾過過這種生活！這個現實的「民生」問題，該是當時青龍集包圍圈內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嚴重問題。

逃亡途中自行補充

談到這個「民生」問題，又不得不掉轉筆頭，先從徐州大撤退時說起，原來當徐州棄守前夕，駐守於徐州外圍各地區的國軍，均奉命向徐州集中，當時就會有無數的老百姓們，隨軍撤退抵徐，迨「

棄守」令下，除掉上述的大批難民外，另有無數的徐州市民，亦加入了這一偉大的逃亡行列，而這龐大的難民羣，其人數遠超過徐州撤退大軍的總人數之上，由於這些人的行動並不受紀律的束縛，絡繹征途，散漫不堪，因而形成大撤退時的混亂局面。這批棄家出走的老百姓們，於撤離徐州之際，因為逃命要緊，所以多未曾考慮到以後的食糧問題，不過有些人在中途卻拜國軍之賜，曾檢獲了不少食糧，所以他們於被圍之初，一時間得免捱餓。

事緣國軍於撤離徐州時，本攜有足够的糧秣彈藥，但由於沿途情況混亂，交通阻塞，於是指揮部遂下令各部，儘可能地拋棄一部份輜重，俾能輕裝疾進，免誤行程，在這一命令之下，遂致被拋棄在路上的糧食，遍地皆是；另有一些後勤部隊，或因中途交通受阻，或因車輛拋錨，或因填河而渡（前文已曾述及，茲略）等，也不得不忍痛拋棄一部份物資；更有一些野戰部隊，因須兼程前進，無法帶同本部輜重一同趕路，於是只好來個「三軍先動，糧草後行」，讓戰鬪部隊先行趕路，輜重部隊再慢慢跟在後面，以免阻住戰鬪部隊的行程，殊不料共軍於中途挖斷路面，加添了輜重部隊的行動上的困難，而這些輜重部隊，因本身無甚戰鬪力量，所以不敢過分與戰鬪部隊脫節，於是甚多物資遂因移動困難而被遺棄道旁，這些物資，以糧食為大宗，其中涂米、麵外，各種罐頭、榨菜、餅乾等食品，應有盡有。難民們行經之餘，認為棄之可惜，故多順手牽羊地自我補充一下，一些有軍階級（手車及牛車），更毫不客氣地東揀西挑，將一些認為滿意的搬上車去，無形中等於發了一筆橫財似的。

當軍民人民均進入青龍集的包圍圈裏後，老百姓們首先感到不安的，乃是糧食問題，因為路上所檢獲的那點東西，限於攜帶問題，為數甚微，日子一久，雖在極度樽節之下，依然有行將告罄之勢，而前途茫茫，又不知何日方能脫圍，終於，這批無依無靠的難民們，遂開始感受到糧荒的威脅。

一兩黃金一斤白米

糧荒，在當時的包圍圈裏，一日嚴重一日，除掉極少數的特殊份子外，不論軍民人等，大都過着半飢不飽的生活。

當時包圍圈內的糧食來源，祇靠空投一途，而空投初期，秩序卻又相當紊亂，一些空投下來的米包，有時也會間接地流入某些有力份子的手裏，另外尚有一些後勤機關的幸運兒們，因為其車輛始終未曾離開過大部隊，當然手上也會擁有若干大米，這些大米，原本所值有限，但是在當時的青龍集，卻竟變得「身價百倍」，因為在包圍圈裏的那些難民們，窮的固然不在少數，而富裕的亦大有其人，一旦面臨饑餓，他們自不得不大動腦筋。

所謂「有錢買得天邊月」，糧食固然好，鈔票卻更好，根據經濟學的「供需定律」，這種軍民間的買賣，終在包圍圈內發展開來，起初是「論斤計價」，每斤大米為金圓券若干元，後賣方認為局勢變幻莫測，幣值已在隨時下降，當然還是抓緊大米較佳，但另有一些受不住饑火中燒的難民，在無可

奈何之下，竟將戴在手上的金戒指取了下來，以乞憐的姿態，向那些有米階級的人士，懇求換取一點大米，起初，這些賣家基於同情心，同時更看在黃金的面目上，亦肯讓出一點，此風一開，有錢的買家乃急起直追，發動其黃金攻勢，始則是一枚金戒指換一碗米，戒指小的則換半碗，兩錢重以上的換一碗，這種情形，依然還多少帶點人情味，可是當米價漲高到「每斤一兩黃金」時，方始再轉入商業化，惜乎好景不常，當黃維兵圍襄陽師範北的消息傳來後不久，包圍圈裏的糧荒，已達巔峯狀態，甚至以前的一些賣家，均肯以同樣價格再買進來，惟惜此時的大米，已經是行無市了！

冰天雪地飢寒交迫

十二月的天氣，在當時的青龍集，已呈顯着一片隆冬氣象，中旬以後，無情的雨雪，偏又降臨大地，於是這批棄家出走的難民羣，不但要爲「吃」的問題傷腦筋，同時又更須爲「住」的問題想辦法。當國軍被困青龍集後，無數的難民們，由於前進無路，後退無門，祇好伴同着撤退大軍，呆守下去，然豫東地區本非魚米之鄉，青龍集僻處一隅，更爲貧瘠，兩村相隔，最少亦有數里之遙，所有民房，連軍隊都容納不下，就當時的情形言，通常一營五百餘人，有的祇配得茅屋三間，各連連部，大多數均在臨時起築的地下室辦公，試問在此情形下，焉有餘屋讓給那些難民居住？最初，這些難民們，大多都是露宿，日子久了，不但寒冷難挨，并且共軍的炮火無情，到處亂飛，死傷時有所聞，於

是，大多數人遂在那些民房的附近，就地取材地找些木棒樹枝，挖地爲坑，學着軍人的模樣，築起一座座的地窖來，這些臨時居所，既可聊蔽風雨，又可略避炮火，轉較那些磚房茅屋更爲安全。當這些臨時居所出現後不久，雪花也開始飄臨大地，原野極目，渾是一片銀裝世界，可是，在那白茫茫的地層下，又有誰會思念及那批忍饑受寒的難民們！

在大雪未降前，後方的運輸機，還時時飛來青龍集上空空投糧彈，幸運的難民們，有時候也能檢到一點食糧，但是大雪既降，地凍天寒，飛機已無法空投，這些難民們，除掉束緊褲帶、困處地窖中外，簡直一籌莫展！幸而不數日後，雨雪暫停，包圍圈裏的難民們，才又能走出地窖，在那陰晦的天氣下，東走西蕩地活動起來。

饑餓難熬賣身投靠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這是中國人的說法，和外國人的“SEX AND HUNGER”無甚差別，所不同的祇是次序先後而已，可是在青龍集的包圍圈裏，我覺得中國人的說法，較外國人更爲貼切事實，下面的一段情節，可爲佐証：

記得在抗戰後期，有這麼兩句口號：「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這是那時政府號召青年從軍時的兩句名言，想不到在抗戰勝利後的戡亂末期，在河南省的青龍集，又掀起了這一從軍熱

潮！事緣當時的青龍集，難民雲集，大都面臨着嚴重的饑餓威脅，其中有一部份軍隊，由於環境特殊，始終就未曾受到饑餓，反之，存糧卻愈積愈多，其中詳情，俟於後文再作交待。這一部隊，不知是否爲了想擴充本部實力，竟在青龍集包圍圈內，以食糧爲餌，暗中來了一個「募軍運動」，這一好消息傳出，無數的年青難民，立即一窩蜂似地湧往該部報名，志願從軍，當然，這些年青人的目的，並不是真想「爲國效勞」，祇不過是「爲嘴賣身」而已，因爲投軍者衆，反使該部大感躊躇起來，倘若「來者不拒」，不但那點餘糧立即會化爲烏有，同時還會惹起更多的風波，因爲該部這一做法，極易引起其他友軍的反感，在權衡利害之下，祇好全部割愛，一個也不敢收留。而這批熱心「賣身」的小伙子們，至是又祇得帶着失望的心情，悻悻而返。

此外，當時的青龍集，除開軍人之外，在那些難民裏，依然是男多女少，不過在女難民中，卻頗多二八年華的女學生，所謂二八無醜女，更何況在那些「當兵三年，見了老母猪賽貂蟬」的老粗們眼中，這些少女們，差不多一個個都是天仙化人，倘在平時，這些少女們根本就看不起這些大老粗，但此刻爲了「吃」的問題，她們有些卻反常地對大老粗好感起來，有意無意地秋波猛送，借故攀談，以增友誼，大老粗們雖亦同樣地遭受着饑餓的威脅，但是因爲抱澤衆多，多少總還有點特別辦法，那怕是半碗大米，或兩塊餅乾，若將之轉贈女友，其功效遠勝於鑽石、珍珠多多了！說句老實話，在那個時候，人心大變，一切反常，祇要你點一點頭，如花美眷，真個俯拾即是，祇要你够膽，三妻四妾，大可兼蓄併收，并且還敢保她們相互間不會呷醋！這是事實，也是人間慘事！

(廿二) 軍隊無補給如此維生

戰爭是殘酷的，但是有時爲了要維護和平，卻又不得不出於一戰，此所謂「以戰止戰」是也。

當時退集「青龍集」之國軍，其結果固然是一敗塗地，可是在被圍困期中，大部份國軍將士們，確已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筆者曾親歷這一戰役，故對該事知之較詳。不過，另有一些以耳代目的「評論家」們，因對當時之實際情況有欠瞭解，是故彼等筆下，或有譏國軍爲不堪一擊之酒囊飯袋者。

若以成敗論英雄，毋乃太欠公允，筆者不才，僅就當時之生活狀況，略述一二，舉此類彼，俾讀者得窺其概。

購糧、征糧、挖糧

數十萬國軍雲集青龍集後，由於行動遲緩，遂爲共軍圍於一隅，補給因而中斷，當然不在話下。但是，行程儘可暫時中止，肚子卻無法置之不理，存糧既盡之餘，自不得不向老百姓處動腦筋，強買

強賣，雖然有違軍紀，彼時彼地，似亦情有可原，尤其是「飢餓」二字，是沒有階級之分的，長官的肚子，絕不可能比士兵的肚子耐餓些，所以當時各單位的上級長官，在「衣食足而後知廉恥」下，對於這種強買強賣的行爲，大都均視若無睹。

說到購糧，當然非錢不辦，但是一向中國軍人的經濟狀況，乃是人所共知的，尤其是那些野戰部隊的下級官兵們，薪餉已少到「不值一提」的程度，又有幾許人能有此餘錢！在欲購無錢的情形下，於是他們乾脆祇好來個「臨時征糧」，凡是老百姓家裏的存糧，不管是米麥雜糧，甚至穀種，祇要被那些丘八老爺們看到，就立即全部征借，以充軍糧，在形式上，仍由軍方出具借條，簽名蓋章後，交付給物主以作憑証，俾彼等他日得憑此借條向政府按價收錢。當然，這些借條的信用如何，一時間自不得而知，不過在這兵慌馬亂之際，「戰時征用」，法有明文，老百姓雖難具信心，但是又怎敢說個「不」字？另一方面，青龍集本係彈丸之地，窮鄉僻野，人煙稀少，存糧無幾，其結果自難如人意，將士們於失望之餘，自非再動腦筋不可。

根據農民們的習慣，大多離不了一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這一範疇，而當時正屆嚴冬，很自然地會令人想到「藏」的階段，老粗們思念及此，恍然大悟，立即下令動手，在民房的戶裏戶外，進行挖掘工作，結果竟不出所料地收穫頗豐，這一來，丘八老爺歡天喜地，因為又能苟延殘息地挨多幾天；可是老百姓們卻變得愁眉苦臉，因為「冬藏」化爲烏有後，嗣後六個月的「春耕、夏耘」，又該

拿什麼東西來填飽肚子？

配糧、扣糧、搶糧

因爲陸路補給中斷，而包圍圈內的糧彈又亟需補充，於是大後方的補給機構，自不得不從「空投」方面想辦法。當這一辦法實施後，青龍集的上空，遂終日機聲軋軋，一包一包的糧食，投落到青龍集的臨時機場後，由負責警衛機場的部隊，將之集中收起，先送往剿總前進指揮所的補給機構，再由該機構按當時包圍圈內各軍事單位的總人數，平均分發。

由於當時困居青龍集的兵員衆多，而空投的數量有限，在補給機構的統計下，各單位官兵人等，每人每天祇能配給到「七錢二分」大米，配給量固已少得出奇，更奇怪的是「祇聞樓梯响，不見人下來」，很多部隊，根本連「七分二釐」大米也未會領到過，當然，另外也有少數部隊，不但每人每天配足二十五兩大米，甚至更有將米包堆疊起來當作床鋪用的，上文所述「以大米作餌來誘人從軍」的活劇，也正是這些「皇牌部隊」的傑作。

無數的飛機，在晴朗的天空裏，川流不息地一連空投了數日，雖然，每日所投的數目，大家均不得而知，然根據觀察所得，相信亦爲數不少，但是那有拖無「欠」的七錢二分大米問題，卻始終在某些人士的把持下，不獲解決，丘八老爺們的脾氣，一向本就是粗魯兼暴躁的，平時囂於軍風紀的威

嚴，尙能忍耐三分，目前在饑餓難挨之困境中，僅此區區配額亦仍慘遭剋扣，怎不令人怒火中燒？因爲空投的糧包，並不是單爲補給某一部隊的，有道是「有福同享，有苦同嘗」，主事者又怎可因「地利、人和」之便而厚此薄彼？於是，大家在一番喧嚷下，搶糧之議遂起。

搶糧之議，一經有人提出，頓時一唱百和，大家并立時準備起來，雖然，「搶糧」二字，說起來并不好聽，但是他們「搶」的方法，倒也十分公允，那就是：一不搶他人既得之糧；二不搶空投場範圍以內之糧。在這兩大原則下，每日黎明後，那些準備搶糧的部隊，大都皆抽調三分之二的人員，更有抽調四分之三以上者，開往空投場附近，防地則交給餘下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袍澤負責。

當這批人馬開抵目的地後，立即在空投場的外圍附近，各自選擇到有利的地形後，接着便立即將部隊全部散開，大家手牽着手，有如小學生們做遊戲似地，圍成一個大的圓圈，一俟鐵翼臨空，戰鬪兵立即子彈上膛，全神戒備，當糧包被飛機拋落後，因爲沒有降落傘空投，所以糧包在「加速度」的物理定律下，有如「流星趕月」似地直線下降，基於風向及機務人員的拋擲手法之影響，很多糧包均跌落在空投場以外的小包圍圈內，而這些小包圍圈，乃是各搶糧部隊的「勢力範圍」，當糧包將要接近地面、同時約莫會跌落自己的地盤內時，立時槍聲大作，其目的不外發出警告，不讓別人衝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內來搶拾糧包，否則莫怪子彈無情，萬一糧包跌落在各「勢力範圍」以外的空地時，大家便又會以衝鋒的姿態，徒手飛步向前，祇要你能走快一步，糧包搶到手後，別人決不會、也

不敢再來強搶的。

這些搶糧部隊，要直至傍晚時分，方始收隊回防，檢點一日戰果，若收穫頗豐的話，他們當晚也會痛痛快快吃上一頓大米乾飯。

馬皮、馬肉、馬湯

缺糧的愁雲慘霧，籠罩着整個青龍集，每個人整天價都在爲「吃」的問題大動腦筋，更有些人且須爲「畜牲」傷腦筋，因爲有些部隊的輜重，是靠馬匹運輸的，馬匹的好處是能載重負，其壞處乃是需要大量的飼料，猶如汽車之需要汽油一樣，不過在「人且無以爲食」的情形下，馬的飼料自更無法張羅，於是，遂又有人打起「馬」的主意來。因爲就當時的實際情形言，雙方挨餓，總不及雙方均不挨餓的好，如果殺馬果腹，人既可以暫壓饑火，馬兒也可以永再不感饑餓之苦，同時又減少了張羅飼料之麻煩，一舉三得，何樂不爲？

說起吃馬一事，不禁令人鼻酸！因爲這些馬匹，原本皆是戰馬出身，想當年東征西討，亦曾立過不少汗功勞，迨至年老力衰，奔跑遲緩，遂致降爲馱馬，已屬不幸，殊不料到頭來仍不得善終，亦云慘矣！當馬兒被牽往受屠之際，好似已預知將被宰割，竟亦兩淚汪汪地飲泣起來，這種情形，映入戰士們的眼簾裏，大多數人都情不自禁地淚盈於眶，黯然神傷！

馬兒被殺之後，首先將之剥皮，而這塊血淋淋的「馬皮」，不久便會變成了地窖的天花板，因包圍圈內物資缺乏，每當地窖挖好後，須加上蓋，方能住人，而這塊馬皮，遂被放置在窖頂的橫木上，以枋木上的泥土會從隙間漏下來；其次乃是「馬肉」，一營五六百人，分享一匹瘦馬，並且還規定要吃足三天，試問如何吃法？在無可奈何下，乃先將馬肉煮熟，從鍋裏拿了出來後，剩下的「肉湯」，每人喝上兩碗，既可稍壓饑火，又能祛除寒意，並且就營養價值言，當然無論如何也比喝白開水爲佳，第二天再將馬肉重煮一次，大衆於飽喝肉湯之餘，每人才可分到一塊馬肉，而這塊馬肉，並經規定爲第三天的食糧，事實上真將這塊馬肉留到第三天才吃的人，直可謂百中無一，因爲誰也不知道是否會命活到明天。

樹皮、麥苗、棺材

飛機空投，既不是日夜不停，又不是風雨無阻，祇是局限於天色晴朗的白晝而已，況且當時青龍集的兵員衆多，空投數量和實際需要量相差甚遠，自十二月中旬開始，天公又不作美，竟而風雪交加，空投遂告中斷，斯時除少數特殊人物還能兩餐無缺外，大部份人皆感到一籌莫展，在一切稍能充饑的東西皆已羅掘俱盡之餘，終於有人開始動起「樹皮」的腦筋來。「樹皮充饑」之說，筆者以前祇是聽說過，卻不知如何吃法，此次根據當時的臨床經驗，始知樹皮從樹上被剥下來後，首先須將外面

那層深褐色的表皮除去，祇剩下白色的「內皮」，然而始將之放入口中，細細咀嚼，口涎混合着樹皮的水份，自無乾澀之感，而樹皮的渣滓，經過其本身的液體和口涎的混合後，也毫無困難地可以經喉入胃，發揮其療饑功能。當然，樹皮也像其他食品一樣，其味道也是有好壞之分，就筆者個人的經驗言，當以榆樹皮爲上品，因爲不但清爽可口，且更具香甜之妙。可惜好景不常，不數日間，所有包圍圈內的樹皮，又均已被人們吃光，祇剩下了一株株乳白色的樹身，孤零零地站立在凜冽的寒風裏。

樹皮吃光後，人們又得另動腦筋。風雪既停，陽光融化了地上的積雪，田野間嫩綠色的麥苗，正自土壤中脫穎而出，又帶人們一種新的啓示，掘苗助長，斯時已令人有遠水難救近火之感，而老粗們最乾脆的辦法，則是「拔苗爲食」。這種麥苗，雖然本質上仍是屬於正式食糧之泉源，不過「吃」的時候，卻遠不若樹皮之可口，若能先用「馬油」烹調一下的話，則還比較容易吞咽下去，惜乎當時各部隊的馬匹，幾已被人吃得一乾二淨，不得已求其次，祇好將之來個「清燉」，所謂「清燉」，也不過是說起來較爲動聽一些而已，因爲事實上乃是將之拔起洗淨後，放在鍋裏滾多幾次，此乃緣於麥苗遠不若蔬菜之易被煮爛故，直至苗熟湯綠，方算是火候已够，一聲開動，大家爭先恐後地湧向鍋邊，連飲帶嚼，倒也頗能止渴療饑。

等到麥苗也被吃光時，更有一些人竟從地下挖出腐爛的棺材木料，將之用清水浸濾多次，直至腐色全無後，再把它捶爛而煮，經數小時後，去水存渣，將之當作樹皮吃，當然這種食料又遠不若樹

皮、麥苗之可口。此外，更聞說有將死人煮食者，惜茲事並非筆者親目所睹，自不敢輕信，希望這祇是一種傳說而已。

(廿二) 軍隊無補給如此維生

（廿三） 委屈癮君子難期空投

「閒茶、悶酒、無聊煙。」這寥寥七個字，對「茶、酒、煙」三者功用之刻劃，直可謂入木三分。

當兵吃糧之輩，平時三操兩講，戰時昏天黑地，自無空閒時光去享受一下所謂「皮包水」的滋味，這種長期「枯燥」與「單調」的生涯，乃係造成若輩心情苦悶之主因，而彼等唯一消愁解悶的良方，就是痛飲一番，三杯下肚，鬱悶一吐，自會心曠神怡，不過，有時「酒入愁腸更添愁」，所以，萬分無聊之際，轉不若「一枝在手」之爲佳。

近年來有所謂吸煙易生「肺癌」之說，但是說者自說，吸者自吸，香煙的銷量，竟依然呈「與日俱增」之勢，此無他，事緣噴雲吐霧之際，個中妙趣，實非「道外人」所能領略其萬一者也。

過煙癮征用旱烟袋

當時的齊龍集，糧彈均極感匱乏，其他物資，當然也同樣地「應有盡無」，而癮君子們的悽慘境

沉，雖不致涕淚橫流，然亦絲毫不比缺糧缺彈的情形爲佳，好在處身於大後方的那些捐贈予前方將士以慰勞品的人士們，其中亦頗多「同道中人」，彼等深明「弔竈」之苦，所以在那些慰勞品中，多附有一些香煙，當「它們」伴同着其他慰勞品被空投至青龍集後，立即受到癮君子們的熱烈歡迎，這些香煙的品質雖然很差，并且也十分刺喉，但是擁有者卻依然認爲是奇貨可居，珍若拱壁。

當時空投到青龍集的那些「慰勞煙」的牌子，幾乎是清一色的「大都會」牌，這種香煙，乃是用生煙葉所製成，價錢方面，固然遠較以前香港市面所出售的二角半港幣一包的「玉葉牌」爲廉；煙味方面，較之前幾年香港勞苦階級間所流行的「百鳥歸巢」牌，更是望塵莫及。所謂「百鳥歸巢」香煙，其煙草來源，乃是取之於街頭巷尾被人們所拋棄掉的「煙頭」，因爲這種香烟係由無數的煙頭所製成，故謔稱之爲「百鳥歸巢」，當人們於拾取煙頭時，必須曲背哈腰，狀若磕頭，故又名「磕頭牌」。由於那些煙頭的本身，大部份均係舶來品，煙質自遠非土製的「大都會」所可與之比擬，不過別小看這種「大都會」牌，想當年在青龍集時，卻竟是天之驕子，身價百倍，有些癮君子們競出高價，願以銀元一枚購買一枝「大都會」，居然有價無市，炮澤間若有人偶而幸運地買到一枝的話，則起碼會得有四、五個人分享一下，大家輪流地吸上兩口後，剩下來的煙頭，已至吸無可吸的地步，但是這些癮君子們，依然捨不得將之地棄，仍須再放入一個小型的銅煙斗內煎熬一番，直至全部化爲灰燼，澈底消滅乾淨後，方算大功告成。這種銅煙斗，又名「旱煙袋」，煙斗約莫拇指大小，另端配以五、

六寸長的細竹管，口啣處又裝有銅嘴，以便啣住，這些銅煙斗，并不在軍隊的配備之列，而是那些癮君子們從當地農民處臨時「征借」而來的。

青龍集一帶的老百姓們，平時自己均種植煙草，這種土煙的莖和根，本來毫無用處，但是當時在軍人們羅掘俱盡的情形下，這些東西遂也成為癮君子們的恩物，他們於搜獲到這些莖和根後，首先將之焙乾至相當程度，接着再將之切碎、捶爛後，捺入小銅煙斗內，吮吸一番，雖然煙味極淡，到底聊勝於無。迨這些土煙的莖和根都被吸光後，異想天開的癮君子們，竟撕開些少棉軍服的夾裏，取出棉花，將之塞入銅煙斗內，一點上火，立加猛吸，不過幾秒鐘的光景，便已煙消雲散。當然，棉花有別於煙草的根莖，根本毫無煙味的成份，不過，當煙火由銅煙斗內冒出來的時候，起碼在他們的心理上，會得產生一種「過癮」的感覺，至若吸後所引起的一連串的嗆喉、咳嗽等，又屬另一回事，這種「止癮」的活劇，說來真是可笑亦復可憐！

吃酒糟過癮兼充飢

酒能亂性，醉能誤事，但酒能活血，醉可滯愁，劉伶的「酒德頌」，固不足為後人法，但是「太白斗酒詩百篇」，以及武松打虎的「三碗不過關」，均屬千古佳話，趙趙武夫的丘八老爺們，雖無太白之雅，卻具武松之豪，此所以軍旅中「嗜飲者衆」之故也。平時行軍作戰，每至城鎮市集，彼等例

必出動所有水壺，購滿老酒，隨身攜帶，以免至荒僻之處，飽受「弔癮」之苦。可是當時的青龍集，因爲本係小鎮，鎮內原有一家小型酒廠，所有出品，當大軍入駐時，早已被一些「捷足先到」的同志們搶購一空，以後那些聞風而來的同志們，祇落得「望缸興嘆」，自認倒霉不已！

正當那些酒徒們處在山窮水盡之際，有一部份同志，竟意外地大有所獲。事緣缺糧之際，官兵們大動腦筋，紛在民居的裏裏外外，大事挖掘，希望能找尋到一些老百姓所埋藏的存糧，不料挖來挖去，那家小型酒廠所埋藏在地下的酒糟，終被軍人們挖掘出來，這種酒糟，乃係高粱所釀，其中混有酵母，以便發酵，俟其發酵成熟後，再將之用來蒸酒，不過在發酵期間，卻並不適宜以供「飲、食」之用，無奈當時的青龍集，物資奇缺，饑餓逼人，老粗們但求能够果腹，於願已足，遑論其他，於是，這一批尚未發酵成熟的酒糟，遂亦成爲軍人們的果腹妙品，尤其是一般有劉伶之癖的，認爲這種酒糟不僅可以療饑，而且還有兼過酒癮之妙用，真可謂一舉而兩得矣。

當第一批酒糟被挖出後，大概是因爲保密功夫不够，加之酒香四溢，以致該處附近的友軍們，紛紛聞風而來，他們於各掘地盤後，首先派出警衛部隊，嚴密地守護着自己的勢力範圍，接着由其餘的人員，開始挖掘工作，直至這些酒糟全被挖掘清光後，各單位方各自扛抬着他們的「勝利品」，在嚴密武裝保護下，整隊回營，酒廠的主人，眼看着自己的心血被人瓜分無遺，固然心痛，但面對着那些身配火器、面有饑色的大老粗們，又能說些什麼！

酒糟雖能療饑過癮，一舉兩得，但是對於那些平時滴酒不沾的人來說，確屬無法下咽，不過由於斯時飢火中燒，果腹乏物，在無可奈何下，祇好緊閉雙目，愁眉苦面地張開了大口，將這些正在發酵中的酒糟，以最快的速度，強自「經喉入胃」地嚥了下去，此情此景，落在那些饑涎欲滴的酒鬼們的眼中，咸認為是「暴殄天物」，搖頭擺腦地頻呼可惜不置！

最難得兩瓶威士忌

在常時，能分嘗一點酒糟的人，固已屬幸運兒，不過尚有更幸運者，居然在物資奇缺的情形下，能獲一嚐「威士忌」的滋味，寧非奇事？原來當時青龍集主要的補給來源，全靠空投，由於主管部門對空投下來的物資分配不公，因而引起了各單位之不滿，遂分道揚鑣地各自將部隊開往空投場外，以便搶拾一些跌落在空投場外的糧包。

當某次空投時，在空投場外等候搶糧的某部隊，竟拾獲到一個包裝得異常精緻的包裹，上面寫着「邱清泉將軍收」，旁邊又寫着數行小字，內容大致為：「拾獲此包裹者，請將之送達邱司令官，當可獲得獎金若干元」等字樣。這個包裹的內容，引起了那些檢獲者的猜疑，一般說來，若其中為公文要件的話，決不會交由運輸機投下，而應由專機空投方合；另一方面，該包裹雖亦附以降落傘，但是包裹三面卻未寫明寄件人或寄件機關的番號，所以有人認為這個包裹當屬邱氏的私人救濟糧包無疑，

大家經過一番商討後，決定先將之拆開來看個究竟，再作道理，倘爲公文，固可再將之包妥送往，否則又何妨來個照單全收，因爲在那個時候，花花綠綠的鈔票，并不能療飢解渴，惟有糧食，才是最爲寶貴的活命之源。

當大家七手八腳地將這個包裹一層又一層地全部拆開後，每個人均顯得眉飛色舞，因爲包裹裏面所裝的東西，既有駝駱牌香煙、餅乾、咖啡，更有人參、香口膠等物品，此外，尙有一個裹外層層包裹着而又頗爲沉重的鐵罐，罐裏藏有兩瓶洋酒，這乃是邱清良將軍的恩物——威士忌酒，在這種情形下，這個千里迢迢、御風而來、乘傘而降的救濟包裹，總算已勉強地完成了它的「救濟」任務，而那些幸運兒們，於將這一特種糧包擅自吞沒充公後，連那兩瓶威士忌酒，亦被他們當堂喝得涓滴無存，大夥兒於微醺之餘，還付皮地輕呼着「謝謝邱司令官的救濟」，真箇令人絕倒。

投彈藥有別投糧包

由於煙酒並不是生活必需品，自難望大是空投，所以，在那些空投下來的物資中，雖說是應有盡有，可是卻仍係以彈藥和糧食爲大宗。彈藥本具有爆炸性，爲避免降落地面時受到震動而引起爆炸起見，所以於空投時均附以降落傘，以策安全，當降落傘被拋離飛機後，立即自動張開，在半空中隨風飄盪，由於傘的顏色，五色繽紛，鮮艷奪目，而傘身又係絲質所製，故能閃閃發光，在日光照射下，

參差不齊地先後下降，有如一幅活的圖案畫。

至於糧包之空投，因為數目太多，加之並無爆炸危險，所以空投時皆不用降落傘，祇是就各種物品的特性，於包裝的時候，分別以不同的方法加以包裝而已，例如大米，每包雖祇有四十斤，可是當被裝入蘆包後，外面仍須再套上一個蘆包，據說若是祇用一個蘆包的話，則當其降落至地面時，該蘆包將會立即因受震而破裂，這一說法，確否固不得而知，不過這些經過特別包裝的米包，於降落至地面時，常會彈起一丈多高，確屬事實，那些搶糧的勇士們，往往因走避不及因而被米包砸死的，也時有所聞。

除掉大米外，當時的另一種主要糧包，則係大餅。這些大餅的直徑，每個約有一呎半左右，厚約二吋上下，每一蘆包內，約裝有二十多個，也許是因為這些大餅較為鬆軟的緣故吧！所以祇是用一個大蘆袋裝住，袋口用繩紮緊，即可將之空投，當這些大餅投落到地面時，往往會彈離地面約兩三丈之高，亦屬戰地奇景之一。由於這種大餅烤製需時，據說當時京滬一帶的大餅舖，大部份皆由聯勤總司令部包了下來，所有出品，全部由聯總承購，不准外賣，確否則不得而知。

除掉白米和大餅外，間中也有一些美國製的軍用罐頭投下來，罐內除餅乾、牛肉外，更有咖啡一小包，及香煙數枝，當然，這些罐頭的包裝功夫，自又較大米為麻煩，另外尚有一種用小鐵盒裝載的救傷包，功能消炎止血，對野戰部隊甚為有用，自亦在空投之列，這種小型救傷包，和另外一種療饑

用的「日月餅」，在當時的包圍圈內，最受人們歡迎。

「日月餅」這個名詞，乍聽似甚陌生，鮮為人知，不過在當時的青龍集卻甚為流行，據說這是國防部所發明的，餅的大小，約如手掌般上下，不過較手掌略厚，主要的原料為麵粉，另加以牛奶、糖精、以及一種特殊的化學藥品，混合製成，通常每個人祇要吃一個「日月餅」，便會一整天不餓，假如一口氣連吃三個的話，據說可能會飽脹而死。由於它具有如此的功效，所以其身價亦特別吃香，例如在當時物價最混亂時，一根德國製的三號盒子槍，固然可以換到一碗大米；二三十塊銀元，也可以買到一個大餅，但是這種「日月餅」的盤口，卻始終沒有聽說過，事實上彼時彼地，這種食品，實不啻「無價之寶」，持有者若非抱着「要錢不要命」的想法，當然決不肯將之出讓。

另有一樣較為特殊的東西，便是「方塊醬油」，其大小約如「方糖」上下，呈深棕色，堅硬異常，通常一大碗開水內，祇要放入一塊這種「醬油」，不到兩分鐘的時間，這碗開水便會成爲一碗既鮮又鹹、色味俱佳的鮮湯，佐飯提神，悉聽尊便，不過這種東西對於療饑方面卻無甚特別貢獻，所以並不爲一般人所珍視。

（廿四） 苦守青龍集殺人立威

當「邱、李、孫」三大兵團奉命由徐州西撤之際，按照撤退序列，邱清泉兵團直接由徐南西折，先行開路；孫元良兵團居中策應；李彌兵團則負責殿後。

當時實際上負責掩護李彌兵團的，乃是該兵團轄下第三師的一個「加強營」。照說僅以一個營的兵力來掩護整個兵團撤退，乍聞之下，似乎會令人有「兵單力薄」之感，但是由於該營的戰鬥力特強，尤其是該營的編制特別，迥異於普通的「營」，所以這個「殿後」的重任，才會交由該營來擔當。

潘營長獨守霸王山

一個步兵營的編制，通常祇轄有三個步兵連，全營官兵，連同營部的直屬部隊，總數亦不過六百人左右而已，可是直屬於李彌兵團第三師師部的那個「步兵加強營」，單是該營營本部的直屬部隊，

已約近一千人之數。該營轄下的部隊，計有五個連，其中包括四個步兵連及一個機槍連，每連員額，較編制上所規定的一百六十餘人，有多無少。不僅此也，另外尚有六個直屬排，由該營長直接指揮，每排人數，除輸送排、通訊排、特務排、搜索排及迫炮排均各爲一百餘人外，編制特別的工兵排，竟擁有二百餘人之多，該營如此實力，較之一個普通的步兵團，亦該屬相差無幾，這一特種編制，就筆者個人而言，確屬未之前見。該營營長潘少雄，爲軍校出身，頭腦靈敏，驍勇善戰，向爲上級所倚重，此次第三師奉命撤退之際，該師師長周藩，遂着令該加強營潘營長，率領所部，據守徐州市西南約十餘公里之遙的「霸王山」一帶，負責掩護全兵團撤退。所謂「霸王山」，事實上祇不過是一個小土丘而已，山上有小平原一處，號稱「點將台」，相傳當年西楚霸王曾用兵於此，山北不遠處，即係隴海鐵路和徐蕭公路的交叉點，据此以守，適足以收阻遏共軍追擊之效。

當師部下達這一命令時，同時並規定該營部衆，必須俟該兵團全部人馬通過該據點西撤後，再繼續守候六小時，在這六小時內若無情況發生，始可開始撤離該據點，西上歸隊，若六小時內有共軍追至，則該營必須再多守六小時，換言之，若有情況發生，則該營必須俟兵團最後一批人馬撤離該據點後，再苦撐六至十二小時，方准西撤。當潘營長奉命之時，周師長曾當面向潘氏再三叮囑，並開釋這一「殿後任務」的重要性；同時又以私人的口吻語潘氏：「師部已決定將該營犧牲在『霸王山』地區，若有情況發生，必須獨自設法應付，師部決不會派兵前來增援，即戰至一兵一卒，若未屆規定時

間，依然不准後撤，不過我個人卻衷心地希望能再次見到你。」周師長言下之意，大有若該營不幸全部戰死的話，仍希望潘營長能隻身逃出。

十二月一日午夜時分，第三師轄下的第七團，也就是李兵團撤離徐州的最後一批人馬，安然通過「霸王山」西撤後，直至翌日黎明六時許，共軍的大炮，其間雖會時疏時密地朝向這一地區轟來，但是共軍的追擊部隊卻始終沒有撲向這一地區，於是，這一支掩護徐州大撤退的「殿後勁旅」，在「有驚無險」之下，於十二月二日黎明後，方始最後撤離「霸王山」。當日黃昏時分，身材短小的潘營長，在徐蕭道上，乘着一匹高大的戰馬，率領所部，趕往師部歸隊，當該營距師部尚有十餘華里之際，師長周藩聞報，以該營能圓滿地達成任務，洵屬難得，欣慰之餘，竟來個「乘車出迎」，這一下，使得那位潘營長有點受寵若驚，立即滾鞍下馬，行禮如儀，而周師長亦跳下車來，握手相迎，并對之慰勉有加。這位潘營長，事實上也確實有幾下子，因為他孤軍據守「霸王山」一日一夜後，不僅未曾損折一兵一卒，並且常他撤離「霸王山」時，他的兵力卻反而增加了一倍有奇，寧非怪事？

保安團併入李兵團

事緣當該營扼守「霸王山」地區時，有一支徐州附近的地方部隊，其番號為「×縣保安團」，當時，就其兵員及武器而言，并不下於一個步兵團的實力，但是因為該團團長的軍事常識有限，平時在

鄉里間裝模作樣，雖然威風十足，可是一旦碰上真正的戰場場面，卻竟顯得手足無措，當該團行經「霸王山」附近時，止於其部衆漫無紀律，爭先恐後，幾已達「亂不成軍」之勢，該營守軍因不明該團之底蘊，且恐被該團衝亂陣腳，立即嚴加戒備，同時命令該團停止前進，派員答話。迨雙方部隊長晤談後，始悉該團原屬烏合之衆，官佐多係「損班」出身，毫無作戰經驗，在潘營長三言兩語下，該團長竟自願以所部接受潘營長之指揮，以冀藉李兵團之翼護，得能安全後撤。雙方協議停當後，首由該團長集合所部，當衆宣佈此事，而潘營長也立即抽調出一部份幹部，分別派往該團各單位，協同指揮，同時並將之分別調開，與潘營健兒混雜一起，共同負責防守該地區，翌日清晨，當該營撤離「霸王山」時，該團在潘營長指揮之下，亦隨同安抵第三師師部，迨大軍進入青龍集後不久，該團且被正式收編爲李彌兵團的一部份。

就這一事件的處理經過而言，足見潘營長的機智才幹，確非尋常者所可及，另一方面，就當時亟須增兵添將的李彌兵團來說，潘氏更屬居功不淺！行文至此，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在當時號稱三大兵團之一的李彌兵團，何以尚須增兵添將的呢？關於這個問題，說來其中又另有文章，爲明原委，自不得不從頭說起。

常第十三兵團未成立之前，李彌原係第八軍軍長，轄下有三個步兵師及一個獨立旅，其中大部份均駐紮在山東省境內，民三十七（一九四八）年，該部奉命擴大編制，改組爲第十三兵團，李彌遂獲

陞爲該兵團司令官，而該軍原轄的三個師，至是亦全部擴編爲軍，就中榮譽師師長一職，本係由該第八軍副軍長汪波兼任，是時汪適奉調湖南，故該榮譽師於擴編爲第八軍時，軍長一職遂落在原獨立旅旅長周開成的身上；原第一六六師擴編爲第九軍，師長黃淑陞任軍長；原來的第一〇三師則擴編爲第三十九軍，軍長亦係由原師長王伯勳氏陞任，這就是該兵團所轄屬的三個軍。

是年九月，共軍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率部圍攻濟南，因國軍方面負責防守機場的第八十四軍軍長吳化文變節，陣前投共，致使濟南的形勢發生變化，當時的山東省主席兼兵團司令黃耀武氏，立電中樞告急，當局遂調李彌率部前往增援，由於當時該部主力駐節煙台，而煙（煙台）濟（濟南）之間，不但路程遙遠，且沿途交通，均爲共軍破壞無遺，爲爭取時間迅速，故該軍遂奉命先搭船由海路抵滬，再轉乘火車北上。

當李彌兵團撤離煙台時，該部所屬之第三十九軍，奉命殿後，由於水路運兵，在交通上自不及陸路便利，故這一軍之衆，始終未能追隨上李彌，當該軍兼程趕至蚌埠、固鎮地區時，徐州的戰事已急轉直下，徐、蚌之間的交通，已被共軍所切斷，蚌埠亦已成爲後方之前方，且爲京畿之重要屏障，加之駐守蚌埠附近的劉、李二兵團，兵力不够充足，爲加強蚌埠之防務計，第卅九軍遂奉命留駐蚌埠，暫歸李延年兵團指揮，至是，李彌手邊祇剩下兩個軍的兵力，徐州棄守前，該兵團曾奉命馳援碾莊，結果不但徒勞無功，并且在共軍的人海戰術下，又白白的傷亡了數千之衆，是故其撤離徐州之際，實

際上已不足兩個軍的兵力，自難免有實力單薄之感，可是在潘營長的三言兩語下，居然又平白地增添了一國之衆，怎不令李氏喜上眉梢！

司令官一怒開殺戒

當該兵團進抵青龍集後不久，共軍的包圍之勢已成，繼之而來的，便是糧彈補給不繼，不過事實上儘管糧彈不繼，但是陣地卻不能不守，尤其是當黃維兵團被擊潰後，共軍主力部隊，已漸漸地不斷開入青龍集戰場，致使國軍陣地所遭受的壓力，與日俱增，雙方的拉鋸戰，亦因而轉劇。

某日黎明前，在共軍的拂曉攻擊下，李彌兵團防區的兩個扼點，由於傷亡過重，陣地岌岌可危，李彌除嚴令負責防守該兩個扼點的孔志堅、楊京兩團長務必死守外，同時并派出生力軍張錫進團，着令立即率領所部馳往增援，當張國健兒分抵該兩大扼點時，共軍已突破守軍火網，以排山倒海之勢，衝入國軍陣地，張、孔、楊等三人，見大勢已去，祇好率領殘部，向後撤退，於是該兩個扼點遂告陷落。李彌聞報，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將該三名團長扣押，接着便決定處以極刑，雖經高級將領多人代爲求情，而李彌毫不通融，就中那位楊團長，是李兵團第八軍第一七〇師師長楊緒釗的姪兒，同樣不獲豁免，由於孔、楊二人失守陣地，故而予以槍決；張團長增援無功，罪責較輕，僅予以「陪綁」，但因事先未曾告知，所以槍聲一响，孔、楊二人倒臥血泊後，張團長已被嚇至魂魄出竅，自份必死，

這宣佈祇是「陪綁」，張氏始在面無人色中，暗呼一聲「僥倖」，總算從鬼門關上逃了回來，再做一世人。張國長的這條小命雖暫時保住了，可是這一事件仍未結束，因為他立即又奉到命令，限於三小時內，收復上述失地，否則「提頭來見」，張國長奉命後，立即集合所部，宣佈這一命令，當他將各單位的任務分派停當後，接着竟突的跪了下來，向部衆行了一個「叩頭禮」，請求大家救他一命，說完立即爬了起來，一聲不响地拿了兩個手榴彈，默然地邁步前進，部衆們皆爲這一悽慘的場面所感動，一個個無形中均血脈奮張，因而勇往直前，由於冒死衝殺的結果，不到二小時，竟將陣地收復，而張國長這條命，到此才算是正式地保住了。

特派員活得不耐煩

孔、楊二團長之死，固屬罪有應得，不過其中那個孔團長，卻死得有點不值，說得那個一點，可算是他自己找死，其間原委，說來頗足令熱中權勢者戒。

孔志堅團長，係貴州省人氏，本爲國防部派駐第八軍的一位連絡員，不但不屬第八軍編制之列，甚至可以算得上是第八軍的貴賓，由於其地位特殊，不下於是「特派員」的身份，所以李彌平日對之十分客氣，當然，李彌內心是否同樣地對他好感，自非他人所得而知，可是這位「特派員」，卻一廂情願地自認爲和李彌的關係攪得不錯，旋而覺得自己有感無權，於是遂希望弄個團長幹幹，過一下「

帶兵官」的緣，當時第八軍軍法處長唐×熊，亦係貴州人，和孔份屬同鄉，他二人的太太，且又係結拜姊妹，在這雙重關係下，唐對孔的這番打算，不表贊同，並且會當面勸孔打消此意，唐說：「我在第八軍很久，對於李彌約爲人，可算得是相當清楚，任何人要想在第八軍飛黃騰達，獲得李彌青睞，皆必須真有特殊的才幹，且能人之所不能，否則若單靠人事關係，決無法幹得下去，因爲李彌對於部屬，是一向祇重才幹而不重人情的」。這一番話，可算得上是語重心長，但是孔志堅卻認爲：「炳公（李彌字炳仁）對我印象特佳，平時言詞間甚爲推重，所以我不想放棄帶兵的機會。」殊不知李彌對待他之所以與衆不同，乃因其係客卿地位，尤因其係國防部所派來，不得不略加敷衍，事實上李決不願將一個握有實際兵權的團長，交由一個不相干的人來幹，所以每逢有人代孔向李說項時，李總是推拖敷衍一番，並無下文，直至第八軍擴編爲第十三兵團時，由於機會太多，李彌於推無可推之下，才極爲勉強地任命孔氏爲團長，庶不料就任未幾，即遭逢青龍集之役，而致飲恨疆場，堪謂死得不值。

(廿五) 李司令官的幾則往事

相傳當年漢高祖劉邦於春風得意之餘，曾以「我能將兵若干」一語，詢諸韓信，韓答稱「十萬而已」，劉不樂，再以「汝能將兵若干」詢之，韓曰：「多多益善」，劉不服，曰：「然則汝何以爲我所用」？曰：「君能將將，臣祇能將兵耳」！

從這隻小故事裏，我們可以看出，「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之語，誠屬非虛，試觀李彌以黃埔後輩，於徐蚌會戰時，竟能和黃埔老大哥孫元良、邱清泉等分庭抗禮，若非果具實學，曷克臻是！

李氏不但擅長帶兵，即對待其他各界人士，亦頗具獨特之手法，此或其得能青雲直上之故。爲明瞭李氏之處事爲人，茲錄其往事數則，以饗讀者，蛛絲馬跡，或可略窺其概。

守法守禮予人好感

民卅五年秋，李部奉調山東，駐節青島，其愛子李×，方讀完初中一年級，亦隨軍同抵青島，由

於秋季開學在即，李氏當即向青島市長李先良探詢，該市那一間中學辦得最好，以便送其愛子入學，俾免學業荒廢，嗣獲李市長告知，謂該市之「禮賢中學」辦理得最爲完善，於是李氏遂着副官一名，陪同其子前往該校報名插班，詎料該校校長劉××，以校例一向不招收插班生，因而對之嚴加拒絕，李氏聞訊之餘，特走訪青島市教育局長孟雲橋，央其出具公函一通後，另請該部少將高參某君，携同該市教育局之公函，第二次陪同其子，再往該校報名，焉知該校長竟依然不予通融，拒絕如故，李氏於無可奈何下，終於夫妻二人親率其子，第三次往該校拜訪校長，並當面婉陳其個人之苦衷，略謂個人置身軍旅，東調西遣，生活不得安定，爲免其子學業中斷，同時知悉該校乃係一流學府，故擬令其子就讀該校，懇祈校長曲予通融云云，孰知該校長秉性固執，不通人情，縱經李氏親口相求，而他始終卻祇是以一副冰冷的面孔相對，口口聲聲，碍難破例，李氏夫婦於當面遭拒後，心中固感不快，然表面上卻顯示得丰度至佳，依然微笑地略致歉意，告辭而退。

此事傳出後，大家均對李氏深表同情，認爲該校長做得太以令人難過，而青島市市長與教育局長二人，更代李氏表不平，竟聯名將此事始末，具呈教育部，卒由教育部發出訓令，責令該校長務必破格允准李×插班入學，訓令既下，李氏夫婦再次率子親往拜晤該校長，由於這回來頭太大，該校長於無可奈何之下，總算勉強地接受了李氏的「不情之請」，但卻當場對李氏來個「約法四章」，若李氏能信守不渝，其子方可獲准入學，內容如下：（一）入校後必須剃光頭；（二）在校內不准穿着華麗

服裝；（三）必須在校內寄宿，且不得携備私家食品；（四）不准隨便請假回家，家長亦不得時時來校探望。

這四項規定，李氏當場毫不猶豫地欣然表示接納，同時並對該校長之破格允准，極具誠意地深致謝忱，於是這位李公子，始得獲准進入該校爲初二插班生。由這一事件之始末，可以見到李氏之待人處事，確另有其獨特之處。

殺人立威事非得已

民國三十六年秋，當李彌率部駐守山東省臨朐縣時，共軍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會同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率領精兵十餘萬衆，圍攻臨朐縣城，在該縣城南不遠處，有一座小山頭，四周地勢相當峻險，爲該縣之天然屏障，據此以守，適足以粉碎共軍圍城之意圖，當時李部負責扼守這一小山的部隊，有一營之衆，指揮官是久歷戎行的陳營長，可是由於共軍人數太過衆多，在衆寡不敵之下，該陳營長竟不幸失守陣地，於是共軍遂得長驅直進，兵迫城下，毫無後顧之憂地將那座小小的臨朐城，圍得水泄不通，同時并利用該城南之小山，佈置重炮，以居高臨下之勢，朝向縣城以內的守軍，密密地猛轟不停，致使該縣城守軍，感到形勢殆危，李彌處此劣勢之下，當即下令將該陳營長槍決，以爲失守陣地者戒，同時并週知部衆，凡有作戰不力、臨陣退縮者，一律軍法從事，如此一來，軍心

復振，共軍圍攻十餘日，雖擁有地勢之利，依然無法攻下，不久遂引兵而去，李部於此役雖亦傷亡慘重，可是其陣地卻始終得保不失，而李氏遂得因這一戰而聲譽更隆。殺人立威，本不足爲法，然有時卻似乎能頗收宏效，試觀李氏若非於被圍之初毅然「一殺」的話，相信臨時之得失問題，或將在未知之數。

部屬擁戴豈非無因

民國三十七年秋，當黃鵠兵圍被困莊之際，李彌曾奉命率部前往解圍，斯時李部駐守徐北，李氏奉命之餘，立即首途東進，軍次中途，因遭遇到共軍打援部隊的頑抗，以致無法前進，李氏由於前線久攻不下，爲明究竟，遂親乘吉普車前往前線觀察，抵達目的地後，該處戰事正熾，所部傷亡甚大，救傷車不敷應用，致使甚多重傷人員，一時間無法全部送往後方治療，祇好任之坐臥道旁，輾轉呻吟，令人慘不忍睹，當李氏下車後，立即走向前去加以慰問，這時，其中有一名傷兵，竟當面向李氏提出要求，希望司令官於回返後方時，能就車上空位，准許搭載幾名重傷人員，前往後方急救，李氏聽聞之下，不但點頭應允，同時并着令駕駛兵，立即專程將那些重傷官兵，送往後方陸軍醫院，他自己爲免多佔車上之空位，竟乾脆帶同隨員，全部暫行留在前方，讓該軍得以全部裝載傷兵，李氏這一措施，當場給予那些前線官兵們以莫大之鼓舞，咸認爲司令官對下屬異常體恤愛護，在這種情形

下，怎不叫那些大老粗們，甘心情願地爲其賣命死幹！因爲帶兵一道，首重帶心，而那些官兵們，大多來自各不相同的社會，份子相當複雜，其中且不鮮三山五嶽的英雄豪傑，與及殺人越貨的亡命之徒，這批好漢，大多數均有一種「吃軟不吃硬」的脾氣，若一味以軍紀來加以管束的話，則絕不能令彼等心悅誠服地俯首聽命，李氏深明此道，是故常喜施用權術，冀以收恩威並濟之效，行文至此，不妨再順便一提李氏的另一往事，以證是言。

記得李氏在軍長任內，某次新年中向其所屬某師官兵訓話時會這麼說：「今天我要向各位報告的事共有三點：第一、我是專程來向各位拜年的；第二、我要向各位道歉……；第三、我要向各位道喜……。」總共三件事，卻來了三個「各位」，這和當年張作霖對部屬的七句訓詞中來了七個「你們」一事，可謂有異曲同功之妙。

走向西方極樂世界

國軍撤離徐州前夕，劉總對「棄」、「守」問題，曾召集各高級將領，開會研討，李彌以兵團司令之身份，當時亦曾出席會議，會中李氏對「棄」、「守」問題，亦曾發表其個人意見，李氏當時認爲：大軍南下增援黃維，同時與共軍主力決戰於徐蚌地區，就當時情勢言，固屬重要，不過若因之而放棄徐州，似屬不智之舉。

依李氏之主張，應以一個兵團固守徐州，其他兩個兵團，則分沿津浦鐵路兩側，大舉南下，如此既可免後顧之憂，同時亦可打通徐蚌之間的阻撓，萬一前進不利，該二兵團仍不致後退無路，況斯時蚌埠仍駐有重兵，目前又無情況，必要時固可北上接應，而黃維兵團之大部精銳，若得外援相呼應，亦仍有突圍而出之實力，若棄城西下，乃係下策，實不啻大家一同走向西方極樂世界。

這一建議，就當時情勢而言，確係相當穩妥，會後不久，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將軍，遂飛往南京開會，同時並向最高當局報告當前的實際情勢，以供其參考，當杜氏在南京開會完畢再飛返徐市後，其所帶回來的消息，乃是「放棄徐州」，這一消息，不啻晴天霹靂，當大家聞悉杜聿明所宣佈的撤退路線後，更感沮喪，但是由於軍令難違，不得已祇好硬着頭皮揮軍西向。

由於當局這一不智之舉所造成的惡果，難怪當時處身在青龍集包圍圈裏的李彌，於青龍集戰事行將結束時，曾無限感慨地大發牢騷說：「目前我們果已踏上走向西方極樂世界之途了。祇不過尙不知道老天爺何時才會派遣接引使者來接引我們吧了！」英雄末路，無可如何也。

(廿六) 邱清泉兵團烟消雲散

「消滅邱李孫，解放全中國」，這是當時共軍方面所喊出的兩句口號，所謂邱李孫，乃係指當時撤離徐州的邱清泉、李彌、孫元良三大兵團而言。

當該批國軍受阻於青龍集後，本應排除萬難，繼續就道，惜乎指揮當局舉棋不定，欲行又止，孫元良見勢不佳，悄然先遁，剩下了邱李二人，依然按兵不動，坐以觀變，比及雨雪紛降，糧盡彈絕，加之共軍合圍之勢已成，至此地步，再思突圍，自屬不易！

迨黃維兵團被擊潰後，共軍三力，立即就地北折，直指永城，於是，一度沉寂的青龍集戰場，又頓形熱鬧起來。

集重兵進攻邱兵團

當時在徐蚌戰場的共軍，總數雖號稱百餘萬衆，但真正的野戰部隊，亦祇不過六十萬衆左右而已，加之歷次傷亡，雖已獲補充，然實力難云無損；國軍方面，被困於青龍集一隅的部隊，已幾達四

十萬衆，而被困雙堆集的黃維兵團，亦擁有約十二萬精銳之師，所以共軍若想同時以全力向這兩大據點進攻的話，在數量上雖或略佔優勢，然在比例上卻仍難操勝券，事緣若非兵源衆多，數倍於敵，實不足構成包圍之勢，共軍自審力有不逮，遂不得不採取各個擊破之法。

好在當時這兩大據點的國軍，皆無意於全力突圍，致使共軍得以按步就班地來實行其「圍點」及「打援」的戰術，比及黃維兵團被擊潰後，由於蚌埠乃係當時京畿的唯一屏障，所以駐守在蚌埠附近的李延年和劉汝明兩兵團，亦不敢輕易北上，至是整個徐蚌戰場，捨青龍集外，已找不到國軍的主力部隊，於是共軍遂得以全力來對付青龍集的國軍。

共軍以往的作風，原擅於避實擊虛，碾莊戰役即屬一例，可是此次青龍集之戰，由於國軍已無外援，所以共軍竟一改舊時作風，準備先向實力堅強的邱清泉兵團下手，因為當時的邱兵團，乃是青龍集國軍的主力，若能擊破邱兵團，則其他部隊自將迎刃而解，所以共軍乃以「後顧無憂」的姿態，集中全力，向包圍圈內的邱兵團的陣地，發動猛攻。

當時的邱清泉兵團，雖亦和其他部隊同樣地被困重圍，但是由於斯時邱氏適當紅得令，炙手可熱，再加上邱氏與杜聿明之間的一段微妙關係，所以該部在補給方面，自較其他部隊略佳，這點也是當時該兵團依然能「盛譽暫保不衰」的緣故之一，不過另一方面，斯時其下級官兵們的戰意，卻已開始顯得低沉起來，關於這一點，似有略加敘述之必要。

缺士氣說來有前因

黃維兵團之所以東下，原是由於礮莊戰事吃緊，故將之調來增援徐州，這一措施，自屬高度軍事秘密，不容洩漏，但是共軍方面卻早已獲知，另一方面，當時困守礮莊的黃伯韜兵團之中下級官兵，又居然毫無所知！不僅此也，當徐州大軍撤至青龍集時，能獲知黃維兵團東下增援之事的國軍中下級官兵，依然絕無僅有，直至黃維兵團在雙堆集行將瓦解之際，大家才由空投的宣傳文件中，獲悉此一消息，並且當時該文件的內容，祇說及黃、李（黃維和李延年）兵團行將於雙堆集會師，對於黃維兵團被圍一事，卻隻字未提，迨黃維兵團被打垮後，大家才又從共軍的播音中，獲知了該事之真相，同時也從共軍的瘋狂攻勢中，證實了此事非虛。

這一消息，對於當時的國軍士氣來說，不能不算是一個無比的打擊，尤其是那些下級官兵們，更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因為在幾天以前，大家剛從空投下來的戰報中，獲知能征慣戰的黃維兵團，已由華中來至雙堆集附近，同時駐守在蚌埠的李延年兵團，亦將北上和黃維兵團會師，黃兵團素負盛譽，不但火力特強，并且兵力雄厚，就事實言，該兩大兵團，約近二十萬之衆，這股生力軍，對於青龍集戰場所能發生的影響，當然不在話下，所以大家在國困中獲此佳訊，都爲之興奮異常，同時也摩拳擦掌地積極準備，以便屆時來個「裏外夾攻」。殊不料晴天霹靂，黃維兵團在雙堆集竟以全軍覆沒聞，

這一消息，雖係來自共軍方面，但是空穴來風，自非無因。而國軍當局，雖未正式承認這一不幸事件，可是有關方面既亦未加否認，則不啻等於默認。

由於黃維兵團東下的消息公佈得太遲，而兵敗的消息又來得太快，這對於那些消息隔膜、未窺全豹的國軍下級官兵來說，自易發生一種絕大的錯覺，誤認為共軍不但兵力強大，同時其戰鬥力也凌駕黃維兵團之上，否則以黃部十餘萬精銳之師，又怎會於短短數日內竟告全軍盡墨呢？

另一方面，遠若孟良崗戰役的第七十四軍，近若碾莊戰役的黃伯韜兵團，其部眾皆未發生過如此的錯覺，因為他們都清楚地知悉敵我雙方的兵力懸殊，所以不但當時戰意昂揚，事後也認為雖敗猶榮，此次由於國軍方面對於「保密」和「宣傳」功夫實在做得太差，無形中不啻增強了敵人的氣焰，間接地打擊自己的士氣，茲事直令人欲言無語！

遭敗績軍長未成仁

當共軍主力發動攻勢後不久，邱兵團即告不支，因為在長期的糧彈不繼的情勢下，該部之火力，已成強弩之末，不足以禦共軍的瘋狂攻勢，加之二氣方面又遭受到意外的打擊，更致使該兵團之戰鬥力大打折扣，是年元月八日晨，邱氏目睹情勢不佳，立即下令各單位分途突圍，惜乎為時已晚，於是在經過一番艱苦的混戰後，該部終被擊至七零八落，潰不成軍，至是，破當時劉總依為主力的邱清泉

兵團，遂煙消雲散地宣告瓦解。

由於當時的情況相當混亂，所以該兵團雖被擊潰，然其所屬各軍之軍長，卻既未血洒疆場，也未會全部成擒，且大部份均能間關逃抵南京，該屬不幸中之大幸，爲覓全豹，茲將當時各該軍長之下落，略予記述如下：

第五軍軍長熊笑三，於部隊瓦解後，曾化裝爲駕駛兵，結果依然被共軍所俘獲，幸虧熊氏所穿着的乃是士兵制服，致其真正身份，未曾被共軍認出，幷因熊氏自承係駕駛兵，而當時共軍中又頗缺乏這種人材，因之遂派其擔任駕駛工作，迨抵徐州時，熊氏始乘隙逃出，至南京報到後，遂被派往蘇州，重行成立第五軍，依然由熊氏任軍長，不久，熊氏又被調往其故鄉湖南，任黃杰兵團的副司令官，至是其軍長遺缺，則交由原七十軍軍長高吉人接替。

第十二軍軍長舒榮，於兵敗之餘，立即喬裝爲傷兵模樣，不南而西地奔向平漢鐵路，終於逃抵後方，不久被派入湯恩伯部，重任軍長之職，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在「保衛大上海」之戰中，舒氏再次和共軍交手，後隨軍撤至台灣。

第七十軍軍長高吉人，當時本已負傷，及見大勢已去，乃携同另一位經已負傷的第三十二師副師長華新泉，堂而皇之以傷兵身份，也循平漢路方向逃出，抵京報到後，間關抵閩，接長熊笑三的第五軍，而和他一齊逃出來的那位華副師長，至是亦陞任第五軍第二百師師長，十餘年來，華氏已在台灣

陞任第二軍軍長矣。

第七十二軍軍長余錦源，原不隸屬於邱兵團，當碾莊戰事吃緊時，邱兵團曾奉命前往增援，剿總爲恐邱兵團的兵力不足，因之遂將該軍撥歸邱氏指揮，當青龍集戰事行將告終之際，余氏見勢不佳，竟然高懸白旗，舉手言降，事實上這種投機式的投降，自不會爲共軍所重視，所以當青龍集戰事結束後不久，共軍依然將之押回原籍四川，去挨受公審鬭爭之煎熬。

第七十四軍軍長邱維達，湖南平江人，和邱清泉是「同姓不宗」，該軍原係張靈甫的部隊，孟良崗一役，全軍覆沒，張氏自殺成仁，事後當局遂又再成立新的七十四軍，其裝備雖依然屬於第一流，但戰鬪力已遠非往昔之堅強，不過由於邱維達乃係蔣大出身，所以該軍依然甚爲邱清泉所重視，當邱清泉臨死前，曾將「兵團司令官」一職，交由邱維達代署，邱清泉死後不久，邱維達亦爲共軍所俘，據聞現下仍在共區，擔任教官職務。

邱清泉自戕不是謎

邱清泉當然是已經死了，不過他到底是如何死去的呢？茲事迄今依然流傳着許多不同的說法，甚至當青龍集戰事結束之初，共軍方面更曾荒謬地報導過邱氏經已被俘的消息，後來由於事實證明，這一謠傳遂告不攻自破，當邱氏死亡的消息傳開後，有人說邱氏當時係喬裝成士兵模樣，坐在戰車裏

面，向西突圍，結果被共軍的炮火炸死；更有一些爲邱氏捧場的人們，將邱氏殉國一事，描述得有聲有色，並認爲其慷慨成仁時會義憤填膺地大聲疾呼，有若當年楚霸王自刎時般之悲昂，不過據筆者所知，邱氏死於自殺，固屬事實，然其自殺時之情景，與其他說法頗有出入。

當邱氏未自殺前，蛛絲馬跡，已顯示出其準備自殺之意圖，當日清晨，邱氏曾召集其麾下的各軍軍長談話，同時並當衆宣佈，因爲心緒不寧，所以將兵團司令官一職，交由七十四軍軍長邱維達暫代，茲事交代後不久，飛機場即告失陷，邱氏見大勢已去，遂下令立即分途突圍，他本人當時也確是坐在一輛戰車內，準備一齊突圍，但是斯時共軍已將該部圍困得水洩不通，久久依然無法衝出，邱氏見狀，死意遂決，於是跳下車來，爲恐其左右人員阻其自殺，所以佯稱肚痛，着令隨從，將軍毯舖在地上，以便略事休息，當邱氏一經坐下，立即迅速拔槍自戕，轟然一響，一代驍將，終於血洒疆場！

當邱氏自殺時，其第四處處長黃福階，正在邱氏身後，由於當時情況危急，大家已無暇將之掩埋，祇好任由其暴屍當場，後黃氏被俘，共軍向黃氏口中得悉此情，遂着其帶往邱氏自殺地點，尋獲屍體後，共軍設法找來棺木一口，將之草草埋葬，同時並以木板一塊垂在墓前，上書「蔣軍故兵團司令邱清泉之墓」，以資識別，後有與黃氏一同被俘的該部同仁，從黃氏處獲知了此一內幕，惟因被俘期間，共軍對於該一類的事情，嚴禁談及，所以知者頗鮮。

（廿七） 杜氏作楚囚大勢去矣

第二兵團司令邱清泉，於一九四九（民三十八）年元月八日自戕殉國後，其所統率之部衆，不久亦被共軍所擊潰。

就當時邱部之實力言，不但兵員衆多，裝備精良，甚至兵種方面，陰步、騎、炮、工輜及通訊部隊外，更有戰車部隊協同作戰，以如此堅強之陣容，在共軍人海戰戰術之攻勢下，竟無法突破共軍的重重包圍，而被困死一隅，實出吾人意料。雖然，該兵團覆敗之最主要因素，并非因戰鬪不力，而係補給不繼，不過另一方面，運籌於後方的大員們，對於當時的青龍集，確也已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惜因籌劃欠周，致奈事與願違何！

空投儀器支撐殘局

自數十萬國軍被圍於青龍集後，糧彈補給立告中斷，於是負責補給的大員們，自不得不大動腦筋，好在共軍當時並無空軍，甚至連高射炮亦係「絕無僅有」，更由於炮彈無法張羅，所以他們所僅

有的那一些高射炮，當然也無法發揮其威力，這種情形，遂造成了國軍得以大量空投的機會。由於當時被圍的人數衆多，所以國軍方面，不但出動了全部重機，甚至更徵調了無數的民航機，參加這一空投的行列。每當旭日高張，鐵翼臨空之際，軋軋機聲中，無數的糧包彈藥，不斷的投入地面，這一來，總算差強人意地暫時解決了補給問題，惜乎好景不常，老天爺竟又於此時比地下起雪來，極目千里，一片銀裝世界，這對於詩人騷客來說，圍爐賞雪，本屬人生一大樂事，不過此時此地，卻可害苦了那些靠天吃飯的國軍將士們，因為白雪皚皚，天地相接，渾然一色，以致那些奉命前來空投的機羣，無法找得着目標，爲免誤投入共軍的陣地，故彼等於青龍集上空盤旋數匝後，終於依然攜同着準備空投的物資，原機折返後方；另一方面，困守在包圍圈裏的國軍將士們，面對着這種「祇聞機聲响，不見投下來」的鏡頭，其內心之沮喪，當然不在話下。

由於大雪降個不停，而空投之舉又不能作罷，於是便有人考慮到用科學儀器來解決此一困難，此即雷達器是也。因爲如果在青龍集的空投場裏裝上雷達器的話，則天空中的飛機，便可依據地面上雷達器的指示，加以空投，如此則不致受到惡劣氣候的影響。這一建議，立即爲當局所採納，而第一步驟，當然是先將雷達器投入青龍集，爲恐雷達器臨時發生障礙，所以當局竟於天氣偶而放晴時，同時將兩架雷達器投入青龍集戰場，以防一架失靈時，可由另一架繼續工作，這一想法，該算是相當周密，但惜百密一疏，卻竟忽略了另一個重要問題，致使這兩架已降落於青龍集的雷達器，始終未能發

生作用，令人慨嘆不置！

事緣這兩架雷達器，於投入國軍的陣地後，必須將之裝配起來，方能使用，而這項裝配工作，自必須熟練的專門技術人員，方能勝任愉快，可是由於當時青龍集戰事正烈，身居後方的那些技術人員們，竟多不願冒險前往，在不得已之下，祇是派了四名學兵，伴同着這兩架雷達器，同時降落青龍集，來負起裝配及操縱之重任，所謂「學兵」，顧名思義，其技術當然不過爾爾，所以當他們抵達青龍集後，竭四人之智，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忙碌了數天，始終無法將這兩架雷達器裝配停當；同時另一方面，由於空投不繼，整頓戰局，因而日益不利，結果當全局行將瓦解前，這兩架雷達器，於無法運用下遂被破毀無遺，而那四位學兵，事後全部成為共軍的俘虜，亦云慘矣！

殃及池魚機師被俘

就當時的情勢而言，雷達兵被俘，尙不足爲奇，最奇怪的乃是飛機駕駛員亦同時被俘，因爲當時共軍既未曾擊落過國軍的飛機，而竟會俘獲到國軍的飛機駕駛員，自不能不令人引以爲奇，說來其中又另有一段緣故。

當青龍集的戰事轉劇後，第二兵團屬下的第七十軍軍長高吉人，不避矢石，親臨第一線指揮，由於當時共方炮火異常猛烈，所以高軍長不久即身負重傷，當局聞訊，大概是基於「千軍易得，一將難

求」的原則，立派戰鬪機一架，冒險降落青龍集，準備將高氏運返後方醫治，焉知當高氏尚未登機前，徐州剿總的辦公廳主任，竟私自搶先登機，餘人見狀，遂亦紛紛效尤，爭先恐後地攀登而上，紛亂中竟碰壞了飛機的螺旋槳，當時負責機場內的治安部隊，乃係直屬於第二兵團部的機場糾察隊，隊長劉天庭上校，手下祇擁有一個連的兵力，自無法妥善地處理這一「陣容不凡」的局面，致使這架飛機，遂因損壞而無法起飛，而該飛機駕駛員，於青龍集戰事結束前，亦與該劉隊長等同時被俘。

除掉上述的這位駕駛員外，據說另外尚有兩位機師亦同時於該役被俘。事緣當青龍集戰事正告惡化之際，身為剿總副總司令的杜聿明將軍，斯時亦病勢正劇，當局為體念杜氏之病體辛勞，曾派遣機師二人，駕駛聯絡機一架，冒險降落青龍集機場，以翼接載杜氏回後方休養，但杜氏因為戰事正熾，不忍於危難中拋棄其麾下的健兒們，獨善其身地飛去，是故遲遲不肯登機，可是那些鬚眉的老大粗們，因不明個中原委，眼睜睜地看着這架引火待發的專機，以為杜氏將會於必要時獨自飛去，憤激之餘，竟將之加以破壞，因而連累上這兩位機師，亦無法飛回後方，祇好偏處於包圍圈內，迨全局瓦解，遂同為共軍所俘獲，這兩位機師中，有一位係廣東籍，不久竟設法逃出了共區，事後每逢對人談及此事，則必滿口「丟那媽」地將杜氏抱怨一番，因為設非奉命載杜，則不致於是役被俘也。

由於國軍方面的一切計劃，均臨時發生意外，致使困守在青龍集的數十萬大軍，處境日艱，一九四九（民三十八）年元月六日，共軍以各方面均佈置就緒，立即對守軍發動猛攻，當雙方正打得如火

如茶的當兒，極峯會親臨青龍集上空觀察，由於當時的形勢，已與戰事初起時不同，設國軍一旦脫離陣地，則更易爲共軍所制，所以在陸空通話中，遂指示國軍不可突圍，務必固守待援，惜乎時不我予，這苦撐至是月八日晨，繼青龍集機場失陷後不久，實力強大的邱兵團，竟首被擊潰，除邱氏自戕殉國外，杜聿明將軍竟亦以被俘聞。

杜氏被俘傳說不一

是月八日晨，由於戰局急轉直下，杜氏於無可奈何之餘，遂隨同邱清泉及其所部，準備突圍，比及機場失陷，邱氏自戕後，杜氏便和第三兵團的部衆，在混亂中失去了聯絡，當日黃昏時分，共軍的喊話筒裏，開始播出了杜氏被俘的消息，起初國軍方面竟多不予置信，直迄青龍集戰事結束後，由於傳言者衆，大家才漸漸地相信起來。杜氏被俘，當然是鐵一般的事實，但是杜氏被俘的經過，卻言人人殊，最低限度，有下列數種不同的說法：

有人說是杜氏於突圍時，係化裝成伙伏的模樣，坐在裝甲車內，向西面突圍，結果因爲該裝甲車被共軍的炮火所擊毀，動彈不得，結果在共軍的檢視下，認爲伙伏坐在裝甲車內，實屬可疑，這詳加盤詰後，杜氏終於露出馬腳，遂被共軍押解而去。

也有人說是杜氏眼見大勢已去，遂扮成國軍的軍需模樣，由其親信衛士數人，扮成共軍，將杜氏

來個五花大綁，押解而行，希望用這一苦肉計通過共區，殊不知共軍對待俘虜，向不細綁，而這一反常的做作，遂引起了共軍的思疑，嚴詰之下，終於露出破綻，於是一行人等，遂在正牌共軍的監視之下，被送往共軍總部。

更有人說是杜氏本人和其親信衛士等，係扮成共軍傷兵模樣，由於道路不熟，遂找老百姓帶路，朝向其心目中所預定的地方前進，迨脫離危險地帶後，因恐和該老百姓相處較久，或會無意中露出馬腳，遂打發該老百姓回家，臨分手時，杜氏爲表謝意，遂將金戒指一枚，送給這位老百姓，以作酬勞，殊不知當時的共軍們，對於老百姓方面，向來祇是用口頭表示謝意，從未試過有用物質來表達謝意的事情，所以該老百姓對於杜氏此舉，深以爲奇，事後逢人便道，共軍聞悉之餘，深覺大有可疑，立即偵騎四出，根據那位老百姓的描述，不久便將杜氏等人捕獲，一經嚴加詢問，西洋鏡當堂拆穿，杜氏遂被看管起來。

以上三種說法，因各皆具有可能性，孰然孰否，筆者不敢妄加臆測，惟本「有聞必錄」之旨，悉數筆之於文，以饗讀者。

戰車軍官凌空指揮

大戰結束前，杜氏本有脫離戰場之機會，惟因其未肯獨善其身地撒手而去，以致坐失良機，故而

被俘。然當時另一戰車部隊的某高級指揮官，雖曾於大局治危時飛臨戰場上空，卻因無法降落，致未羅青龍集之厄，誠屬幸運。

事緣當時被因於青龍集的國軍部隊中，有一支裝備優良的戰車部隊，這支部隊，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及的坦克車部隊，亦稱裝甲部隊，其一切裝備，更是名符其實的「機械化」，所以，無論在觀瞻或實用方面，皆可稱得上是首屈一指，由於該部所擁有的車輛，車身悉皆裹以鋼板，不畏槍彈，所以在衝鋒陷陣時，最具威力，這種車輛的剋星，乃是「反坦克炮」，可是當時的共軍部隊裏，根本就沒有這種武器，是故這些車輛，遂成為共軍的剋星，不過當時的青龍集四周，已被共軍斷斷續續地挖了無數戰壕，因為壕面太濶，致使戰車無法衝過，而有一行不得也哥哥」之嘆！

該戰車部隊的某高級指揮官，於徐州大撤退前，因公飛往南京，故未能參加這一撤退行列，比及大隊人馬被困青龍集後，戰地情況已非，該指揮官雖「身在後方」，但卻「心在前方」，故當青龍集戰事吃緊之際，據說其會不避艱險地毅然搭乘專機，飛往青龍集的上空，當其看到那些在地面上走投無路的戰車時，內心苦痛，自不待言，故除對那些部屬們慰勉有加外，同時并親自指揮該部車輛作戰，一時札札的飛機聲，混和着轟隆的戰車聲，天上人間，遙相呼應，蔚為戰地特色之一。

這位戰車軍官於半空中指示一番機宜後，因當時情況混亂已極，根本無法降落，所以終又施施然飛返南京，茲事若和杜氏不肯登機一事相較，亦可謂有幸有不幸矣。

（廿八）第十三兵團力戰而潰

因邱清泉兵團之崩潰，終於又給當時苦撐殘局的李彌兵團帶來了更大的壓力，遂致其陣地呈朝不保夕之勢。

當邱兵團未崩潰前，李彌由於位居人下，事事皆係秉承剿總之命令而行，故責任較輕，迨至杜聿明突圍失蹤後，李氏遂不得不單獨負起一切責任，但事實上大勢已去，縱然艱苦掙扎，亦不過稍延時日而已！因此，李彌此時對其個人之安排，似乎已成竹在胸。

在記述李兵團潰崩之前，爲使讀者能知其來龍去脈，自不得不先從該兵團崩潰之開始說起。

師長殺人軍需講情

李彌帶兵，素主賞罰嚴明，必要時且殺人立威，此點在前文中已曾述及。有道是「上行下效」，李彌如此，其麾下各單位之主管，在有意無意之間，自亦會受到李氏作風之影響，不過就事論事，被殺者固然罪不容赦，但殺人者之操守，又能否足以作爲他人之榜樣，這點卻又不能令人無疑。

當青龍集大勢將去之際，李彌兵團亦已傷亡纍纍，當時該部屬下之第二三七師，由於戰鬪人員已所存無幾，致使其所負責防守的陣地，不幸被共軍攻陷了一個據點，爲了要設法收復這一失地，所以在無兵可派之情形下，祇好將直屬於該師師部的工兵營，調上前去，擔當起戰鬪任務。當時該工兵營營長張琦，係軍校出身，學歷雖然不錯，但作戰經驗甚差，故其奉命之後，立即率領該營僅餘官兵，連同所有伙伕，携同着行軍鍋灶，好像調防似地，浩浩蕩蕩地開往前線。這一枝老爺部隊，再加上這樣的陣容，其戰果如何，當然已可想而知，所以出發後不到兩小時，即被共軍打得落花流水，潰敗下來，該師師長孫進賢，見狀大怒，認爲該營長顯預無能，作戰不力，於是在參謀長的慫恿下，竟下令將之槍決，以儆效尤。該參謀長之所以如此，乃係因其和張琦向有心病，故而乘此機會，一洩私憤。雖然，事實上該營長對兵力之調派確屬不當，且又作戰不力，按罪該死，可是值茲用人之際，殺一張某，對該殆危之戰局，又濟得甚事？幸而該師師部經理處的一位同僚胡某，和孫師長的私交不錯，和參謀長也很談得來，眼見張琦在如此情形下犧牲一命，頗爲不忍，乃挺身而出，代爲緩頰，並義正詞嚴地痛陳利害，認爲此時此地，殺一張某，不僅於事無補，且恐會激起衆憤，轉不若讓之帶罪立功。孫師長略加考慮後，認爲胡某之言不無道理，遂允如所請，可是死罪雖免，活罪難饒，依然暫時將之扣押於師部，容後處理，惟不旋踵間，青龍集之國軍全部瓦解，此事遂亦不了了之。

青龍集戰事結束後，孫師長於混亂中喬裝逃出，抵達南京後，依然在李彌所統率的第六編練司令

部任職，而這位張營長，事後亦倖獲脫圍，輾轉抵京後，他竟大搖大擺地走往原部隊報到，以冀獲一安身之所，孫師長一見之下，餘怒猶在，除當場將他痛罵一頓外，並舊事重提地欲再將之法辦，張氏自知理虧，那敢強留，祇嚇得抱頭鼠竄而去。

軍長怕死被迫喊話

自杜聿明決定突圍後，杜氏的總指揮部，由於兵力單薄，所以便着由兵力頗厚的邱清泉兵團負責掩護，但是因爲邱兵團的防區遼闊，所以又不得不着令李彌兵團縮小防區，以便抽調一部份兵力，前往邱兵團的防地接防。

一九四九（民三十八）年一月七日，李彌屬下的第九軍第三師，奉命調往北廟堂，接管邱兵團屬下的第五軍第二百師的防地，當第三師抵達該處後，該師第九團團長南景雲，當即率同該師的一個加強營，連同該團全部人馬，扼守北廟堂東北角的一個叫做周樓的小村落，當南團長抵達防地後，指定該加強營防守周樓之東北角一帶，而甫氏自己的團部，則安置在周樓的西南角，當時甫氏的想法，也許是因爲西南角接近北廟堂，該處有友軍駐守，敵人或不會由這一地區進襲，若打從另一方向進襲的話，則首先必須通過該加強營的防地，如此部署，本屬相當理想，殊不知當時的情況，已進入混亂狀態，一切無法預期，到了第二天邱兵團突圍失敗後，共軍到處亂竄，國共雙方之陣地，遂呈犬牙交錯

之勢，前後方經已混爲一體。八日下午，部份共軍竄至周樓之西南，朝向南國團部，發動猛烈攻勢，經過了一晝夜的血戰，漸水般的共軍人海，又一次地打垮了國軍的火海，事實上那時的甫國，已瀕臨彈盡援絕之境，士兵們更是餓得連拼刺刀的氣力都沒有了，好不容易挨至九日黃昏時分，甫國陣地終於宣告失陷，甫國長隻身逃至師部，殘部則紛紛退至周樓東北角之加強營的陣地內，該營營長見狀，立即縮短陣地，自動放棄一些不重要的據點，退守周樓核心地區，同時並將甫國所敗退下來的部衆，全部編入該營之陣地內，協同防守。

甫國之敗，固係敗在共軍的人海戰術，但是該兵團第八軍軍長周開成，對茲事亦不能說沒有絲毫關連，事緣八日下午，該第八軍已被共軍擊潰，周軍長當場被共軍所俘獲，迨共軍久攻周樓不下後，立即靈機一觸，命人將這位周軍長押上火線，向周樓守軍，來個陣前喊話，在共軍的刺刀尖下，周軍長祇好依命行事，對着共軍替他準備好了的擴音器，喋喋不休地叫周樓守軍放下武器，並且還加油漆營地向第三師師長周藩來上一套說詞，其內容大致如下：「……現在邱兵團已全部被解決了，本兵團的所有據點也全部完了，祇剩下周樓這塊小地方，絕對無法固守下去，我們大家都是老同事，何苦讓那些僅餘的官兵們再作無謂的犧牲！……」，事實上當時的第三師師長周藩，雖已率部撤出了北廟堂據點，但是並不在周樓陣地內，不過周軍長的這番說詞，聽在周樓守軍們的耳朵裏，當然同樣地也多少會發生點洩氣的作用，因此甫國就垮得更快了！

十三兵團終告瓦解

當戰況極度混亂的時候，李兵團的第三師師部，已主動地撤出了北廟堂，移至周樓西南隅甫國團部附近的一個小村落裏，李彌的司令部，與及第九軍的軍部，也在該村落內辦公，所以他們對於第八軍周軍長的那篇勸降詞，都能聽得一清二楚，李彌本人爲了不敢暴露身份，所以也祇能聽在耳裏，惱在心裏，默然不敢發作，不久以後，甫國陣地全陷，甫國長隻身逃回師部，由於情勢太過惡劣，所以甫國長倒也未受什麼處分。周師長因爲所部幾已全部瓦解，師部附近的有力部隊，祇剩下一個苦守周樓核心的加強營，爲冀該營能多拖延一些時光，以待援軍到來，自不得不給他們打打氣，於是遂在炮火聲中，和該加強營的潘營長，通了一次電話。

電話接通後，周師長直截了當地叫着該營長的名字說：「少雄！我是師長，現在情況相當紊亂，通訊兵傷亡殆盡，電話線隨時有被炸毀的可能，所以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和你通話了，現在炮兵營長的手已被炸斷，第二連連長也被炸傷了腿，無法動彈，我們的大炮，由於彈藥殆罄，已無法向敵人猛烈還擊，司令官現在正在師部裏，他對於你的戰績，相當讚許，現在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就是務須死守，因爲共軍主力，刻下正忙於掃蕩邱兵團的殘部，無暇集中到此地來，我們的援軍，最遲明晚便可到達這兒，目前你的陣地，乃是本兵團的唯一重要據點，祇要能苦守下去，你一定會一戰成名

的，明晚午夜十二時正，我將會親自率領你們一同突圍。……」不料周師長通了這個電話後不久，共軍即攻陷了該師陣地，衝入師部。

當共軍們湧入該師師部時，周師長知道大勢已去，祇好無可奈何地硬着頭皮上前招呼，同時且向共軍來個自我介紹地說：「我就是師長。」接着又將一些在場的官佐們，逐一報名介紹給共軍，這些共軍們一聽說是師部的官佐全部在場，當堂高興得了不得，認為是奇功一件，立即由帶頭的一位幹部，逐一予以握手，并且口中連說：「同志們，你們辛苦了！」緊接着便極有禮貌地請他們暫到後方去休息，於是這批軍官們，便在共軍的押解下，開始度着俘虜生涯。

當共軍將要衝入該師師部的一刹那間，李彌知道大事不妙，但是當着這些部屬們的面前，一下子又不好意思立即撒手就走，幸而那位頗識大體的周師長，深知李彌的處境維艱，當下即勸其從速由房後逃去，周師長本人則設法敷衍衝入來的共軍，好在當時適值黑夜，營房外面一片混亂，李彌終於在甫團長的陪同下，悄然地逃出了虎口，撲入固守周樓的洛營陣地。

十日，潘營長由於司令官駐節該處，所以無形中更顯得特別賣力，而李彌則決定當晚午夜後，親率該股殘餘部隊突圍，好在當時的雷龍集戰場，雙方兵員衆多，儘管國軍的那些高級指揮部，已一個個地冰消瓦解，可是那些槍桿兒在手的將士們，竟依然毫不氣餒地在負隅頑抗，致使整個戰場，一時無法平靜下來，這不啻予李彌以可乘之機。十日午夜時分，該加強營於離開陣地後不久，終亦被共軍

所擊潰，至是，李彌兵團遂告全部瓦解。

李彌脫圍有驚無險

按照當時該加強營的戰鬪力來說，如果憑藉着陣地的工事，固守不出，縱然再守上一兩天，大概還不成問題，但是一旦離開了陣地後，因為無險可守，卻就非垮不可，所以當該營開始突圍時，共軍大概也已看出頭，因而不但立即停止攻擊，并且還將部隊約略後撤，以便這股國軍得能順利且迅速地撤出陣地，但當守軍離開陣地尚不到一千碼之遙時，共軍立即又四面八方地圍攔上來，該股突圍的部隊，在前進受阻，後退無路的情形下，終被共軍的人海洪流所衝散，潘營長見勢不佳，并且又與李司令官失去了聯絡，終於獨自在亂軍中逃出，經蚌埠、浦口、而直抵南京報到。至於他的那位司令官，後來竟也於千辛萬苦中逃抵南京。

當李彌與該加強營開始突圍後，明知單憑這一點兵力，硬衝決不能成功，所以竟藉着昏暗的天色，悄然地離開了該加強營，獨自行動，好在斯時李氏早已換上了士兵的軍服，所以不易爲人注目，同時他又胡亂地在地上執獲了一個舊的救傷包，紮住腦袋，冒充傷兵，就憑這樣，竟然被他安然地逃到了徐州市，接着他又換上一套老百姓的衣服，再循浦津鐵路北上，抵達濟南後，復沿膠濟路東下，迨行至濰縣時，又找了一輛單輪手推木車，打扮成販夫模樣，推着車兒，朝向青島進發，由於他所採

經的路線，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所以終得一路平安地安然脫險。當李氏抵達青島外圍的國軍警戒線時，立即向衛兵表明身份，在經過一番例行的盤詰手續後，於是李氏又再次垮上了吉普車，進入青島市區，不久轉抵南京，重新擔任第六編練司令部的司令官。

至於上文所述及的那位南團長，據說乃是李彌的表弟，事後亦告脫險，間關抵京，亦依然幹其團長，至其脫險經過，因筆者所知不詳，自不敢閉門造草地亂說一通。

（廿九） 飲恨青龍集精神不死

一九四九（民三十八）年元月十日，青龍集戰場上一片混亂，當時國軍方面的各高級指揮所，雖已名存實亡，可是那些陣地裏的國軍將士們，在糧盡援絕的局面下，憑藉着僅存的一點彈藥，與及支離破碎的陣地，依然負隅頑抗地在作困獸之鬪。共軍的人潮，雖已湧進了青龍集的包圍圈內，可是卻依然無法全部佔有整個青龍集，這種混戰的情形，固然不會永無休止地延續下去，但是共軍到底卻不能就此罷手，儘管共軍的招降呼聲，無處無之，然事實上卻收效頗微，別提裝備優良的邱、李二兵團，即以從碾莊戰場敗退下來的第四十四軍的一個步兵連而言，彼等雖係拉雜成軍，可是竟同樣毫不妥協地固守在陣地裏，作其最後之掙扎。

大勢已去殘局未完

當日中午時分，第四十四軍屬下的第四八×團第一連，奉命增援右翼的友軍，目的地距原駐地雖

祇不過數百公尺之遙，可是該連在邊打邊走的情形下，卻足足走了一個多鐘頭，方始抵達，當該連各單位均進入陣地後，查點一下人數，差不多已傷亡了三分之一。

事緣青龍集地勢平坦，尤其是該連沿途所經，既無房屋，又乏樹林，整個地區，完全暴露敵人的視線下，所以該連的行動，遂遭遇到共軍炮火的干擾，無法順利前進，而當時該右翼陣地的守軍，經過共軍數日來不斷地轟擊，已屆傷亡殆盡的地步，若不予增援的話，相信該陣地最多也不過數小時內便將失陷，本來，在當時那種混亂的情況下，矢陷一兩個陣地，該係無關宏旨，惜乎距該陣地後方不遠處，即係該團團部的所在地，而該團又係四十四軍所僅餘的一些舊部所組成的，其戰鬥力雖已大不如前，但是卻是該軍唯一能打的一支部隊，設該團一旦被擊潰的話，則四十四軍又將立告瓦解，此所以必須堅守該陣地之故。

當該連離開原駐地後不久，大概共軍方面也知道這一小股國軍前進的目的，所以一顆顆的炮彈，連續不斷地射向這一地區，簡直令人無法抬頭，當然，國軍方面的炮火，也在不停地還擊着，俾以掩護這一連援軍，使其能迅速地抵達目的地，在這劇烈的炮戰之下，該連終於硬着頭皮，循着較為低窪的地方，匍匐前進，當時共軍方面所射過來的炮彈，一顆顆落地開花，炮彈的破片，混雜着地上的泥土，四散飛揚，幾乎令人無法睜開眼來，可是大家依然在爭取着這一瞬即逝的時光，邊爬邊停地前進着，正當該連將要抵達目的地時，筆者竟不幸於斯時遭受到炮彈的光顧，彈片割破了我的「美國皮

鞋」，同時也將我的褲管割破了十幾個小窟窿，所幸僅是皮破血流，筋骨無礙，總算不幸中之大幸。由於傷勢不重，加之前進時乃是「爬」行，不用「走」路，所以就一直咬牙咧嘴地挨到目的地，方始打開裹傷包，將傷口包紮起來。

彈藥雖少得來不易

當大家都進入陣地後不久，方以為可以略舒一口氣，殊不料新的問題又接踵而至，因為這一個多月來，該連的彈藥，始終未獲正式補給過，炮兵方面，由於已完成了掩護的任務，為節省彈藥計，所以也暫時地沉寂起來，另一方面，洶湧而來的共軍人海，此時已進入了步兵的射程以內，在機關槍不停地震怒吼下，該連又發覺到彈藥行將告罄，而共軍的人潮，卻依然在不停地更番湧進，陣地遂告殆危，正值此山窮水盡之際，又誰知「天無絕人之路」，此時此地，一箱箱的子彈，竟隨同着五色繽紛的降落傘，冉冉從天而降，不過不幸得很，這一批子彈，卻並不是落在該連的陣地內，而是落在該陣地前約兩百多碼的地面上，這時，共軍方面也看到了這一批子彈，於是雙方的機關槍遂响得更密，當時的共軍方面，當然也存有搶奪這批子彈的野心，但是因為這批子彈的位置，距離國軍陣地較近，似乎不易搶到，所以乾脆來個一拍兩散的辦法，再次下令開炮，擬將之炸毀了事，以免落入國軍手中；國軍方面對於這批子彈，自係需要孔急，為免遭共軍所毀滅，終於決定立即派人將之搶回，當時首告

奮勇的，乃是該連砲排的劉排長。

這位劉排長，係河南省人氏，身材高大，年青力壯，出身行伍，每戰必一馬當先，從不後人，積功陞至排長有年，此次青龍集戰役將近尾聲之際，劉氏不幸頭部受傷，本應留在後方休養，但劉氏堅決不肯離開該連官兵，終於裹創上陣，刻下竟又自告奮勇地請求出陣槍拾那幾箱子彈，確屬難得，可是一家因其已經負傷，不肯讓他再次冒險，詎料劉氏竟固執地非去不可，終於，經過一番計議後，由於其去志甚堅，大家自不忍過拂其意，遂派出一個排的兵力，交由他率領而出，在己方的火網掩護下，劉排長終於幸不辱命地將這一批子彈搶了回來，不過他所帶去那一個排，卻祇回來了一半，其餘的半數，都已在共軍的炮火下倒了下去。

一 坏黃土永伴忠魂

元月十一日清晨，青龍集戰場的混亂情形，竟然有增無減，國共雙方的陣地，犬牙交錯，致使共軍的大炮，也不得不停止轟擊，以免誤傷其自己的部隊，國軍方面，大概是由於炮彈已罄，所以也差不多近於暫停狀態，代之而起的卻是稀疏的槍聲，當時該連的所有官佐，均集中在一個頗為寬敞的戰壕裏，戰壕的前面，堆積着一些挖壕時掏出來的泥土，因而顯得略較他處地面為高，在淺爽的晨曦中，大家正倚伏在那小土堆上，注視着正面的共軍，正朝向右邊運動着，筆者這時亦正處身於這一戰

壕內，大家在研討着共軍向右移動的目的，這時有一位老傳令兵，順手將我向旁側拉了一把，接着低聲地向我說道：「這兒地勢較爲突出，不大安全。」我當時也並未介意，不過爲免辜負人家的一片好意，終於順着那位老傳令兵的意思，換了一個位置，雙目卻依然注視着前面的共軍，庶不知一旁的劉排長，認爲該老兵有點危言聳聽，竟毫不在乎地走到那被認爲是「不大安全」的位置去站立着，說也真巧，當劉排長走過去還不到五分鐘，突然間「拍」地一聲响，同一時間內，我們面前的那堆泥土，竟突然地飛揚起來，大家均不約而同地立即蹲了下去，當然，這祇不過是人類的一種下意識的舉動，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的反應，事實上當泥土被擊飛時，子彈早已飛越而去，若真是準頭無差的話，自不會有足夠的時間讓你蹲下去。不過，在這同一時間，站立那廂的劉排長，卻突然以手掩着胸口，痛苦地呼叫起來，好像受傷似地，大家立予檢查，可是從他的衣服上，卻看不到有槍彈的痕跡，不過劉排長卻一味地吸納連聲，緊接着哼聲轉低，口吐白沫，人竟萎靡地倒了下去，這時，大家始感到事體嚴重，立即拉開了他的衣服，赫然發現到他胸前血水湧出，再掏出其左上角小口袋內的日記簿一看，原來簿上竟出現着彈痕的遺跡，這時的劉排長，雙目緊閉，在大家的扶持下，呼吸已漸告低微，總共前後約莫不過五分鐘左右的時光，活潑的劉排長，竟就如此不響地魂歸天國！在場各人，目睹這一情形，一個個皆雙目含淚，黯然地呆立着，心中均有一股說不出的悲痛！就在這悲劇上演的一刹那，一股向右翼移動的共軍，這時已迂迴到該連的側背，並且配合着正面的共軍，於同時間內，向這

一據點進攻，由於該處無險可守，大家於無可奈何之下，祇好匆忙地拋下了劉排長的屍體，倉皇地沿着交通坑，迅速後撤。

如是這般宣告閉幕

十一日下午時分，該連的陣地已數度後撤，并且又和營部失去了聯絡，而這時의 青龍集戰場，大部份已爲共軍所控制，邱、李二大兵團的殘餘部隊，有一部份已突出重圍，一路南下，向蚌埠方面逃去，那些特種部隊，因爲沒有野戰部隊的掩護，加之彈藥又告用罄，祇好拋下武器，四散奔逃，一些幸運的人，竟也能逃出重圍；一些倒楣的人，卻又於半途爲共軍所截回。

當日傍晚時分，該連於縮至最後一小據點時，所有彈藥，已全部用罄，至若人員方面，除陣亡及重傷者外，尙剩下不到三十人，由於連日苦戰，糧食毫無，每個人均餓得頭昏眼花，四肢無力，尤其是因爲劉排長之死，更使大家的心情惡劣，變得呆若木鷄似地，一個個一言不發，沉寂地坐在礮堡裏，連突圍而逃的心情都沒有，不一會，一些身着灰色棉布軍服的共軍，持槍衝至該連僅有的那個據點，大聲地嚷叫着：「同志們，請放下武器吧！你們太辛苦了，請趕快到後方去休息一下吧！」在此的局面下，大家當然無話可說，祇有默默地走出了礮堡，一言不發地跟隨在共軍的後面，開始嚐試着俘虜的滋味！

這時，夕陽透過了濛濛的雲層，發出一片模糊的淡黃色調，映照著這黃沙無垠的古戰場，令人倍增悽涼之感，一幕轟動中外的徐蚌大會戰，就在如此的情景下，宣告閉幕。

(三十) 事後論前因細說從頭

一場轟動中外的徐蚌會戰，終於在拖泥帶水的情形下結束了，可是這一仗到底爲甚麼會打起來的呢？這個問題，於本文連載期間，雖數承讀者一再垂詢，但因筆者另有所業，暇時無多，而垂詢者衆，故自難一一個別作答；加之全文雖非一氣呵成，然於連載期間，雅不欲先後次序過份凌亂，此筆者對該問題遲未作答之故也，茲值該役戰事經已結束，全文行將告終之際，自應掉轉筆頭，對該問題作一交待，以冀毋負讀者所望，唯不得不於此先加聲明者，本篇所述，捨事實外，其他一切引據及結論，皆係筆者個人之推斷，客或不當，尙希讀者不吝賜正，是所盼也。

吳化文變節誤大局

徐蚌會戰之所以爆發，論者或以爲係因魯南馮治安部叛變之故，否則共軍決不能輕易地越過運河而直薄臨海鐵路，從而牽引出碾莊、徐州、雙堆集、青龍集等事故。茲說固未可厚非，然馮部投降之

際，徐蚌會戰之形勢已成，縱無馮部叛變之事發生，徐蚌會戰仍無法得免，是故馮部之叛變，愚意以其爲嗣後諸事件之起因則可，如其爲徐蚌會戰爆發之起因則不可。

共軍之所以進兵徐蚌，愚意乃係由於國軍失守濟南之故，因其於攻陷濟南後，既函獲了甚多武器彈藥，復收編甚多投降及俘獲之國軍，致其兵力較圍攻濟南前更爲強大，且也，濟南既下，若挾其戰勝之餘威，揮兵南下，則更復無後顧之憂，設濟南未下，即進窺徐州，則國軍於必要時，或將會夾個南北夾攻，共軍勢必背腹受敵，就戰略言，此策之下焉者，自不爲共軍所取。

由於濟南對徐州之安危如此重要，故當其被圍之初，當局曾着令邱、李二兵團北上增援，惜當時濟南守軍吳化文部，竟遽然於斯時陣前叛變，倒戈相向，致使濟南戰局急轉直下，由於吳部突然叛變，濟南防線遂告崩缺，加之吳氏對當時國軍之部署情形，瞭如指掌，致使共軍得以避實擊虛，終於事半功倍地攻下濟南。若非吳氏遽爾叛變，是則俟邱李二兵團之援軍相繼抵達後，濟南或可保無恙，由是觀之，吳氏率部投共一事，間接地對於徐蚌會戰之爆發，誠不失爲重要關鍵之一，然則吳氏其爲何許人也？茲事自有於此交代一下之必要。

王耀武歧視雜牌軍

叛將吳化文，係安徽蒙城縣屬的雙溝集人氏，早歲曾於西北軍任團長之職，爲馮玉祥的舊部，後

韓復榘稱霸山東，吳氏復任其「手槍旅」的團長，該旅旅長雷太平，論地位固較吳氏官高一級，論機智卻較吳氏略遜一籌，由於該旅係屬韓氏的警衛部隊，在韓氏割據自雄時，實不啻是一支御林軍，所以無論是裝備或氣派方面，均較其他部隊爲特出，直可謂「紅透了濟南半邊天」，吳氏既自恃機智過人，自不甘久居人下，因而對該旅旅長之寶座，遂興染指之念，蓄意之餘，終於覓機於韓氏面前搬弄是非，最後雷氏竟因此而被韓氏免職，吳氏遂亦如願以償地陞任該旅旅長。

迨至七七變作，韓氏因抗命伏法，該「手槍旅」遂被改編爲第二十旅，仍由吳氏任該旅旅長，嗣日軍進佔山東，吳氏曾追隨當時的山東省主席沈鴻烈氏，在魯南一帶打游擊，負起了抗口的神聖使命，不久，于學忠接替沈氏出主山東，因爲吳、于二人素有宿怨，所以吳氏自難安於位，竟因此而來個倒戈相向，投入與「皇軍」合作的汪政權的「和平反共建國」的旗幟下，任第三方面軍總司令之職。當郝鵬舉任職淮海省省長之際，吳氏即係郝氏手下大將之一，抗戰勝利後，吳氏復隨郝氏反正，再次投入「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下。

反正後的郝鵬舉，依然留駐在臨海鐵路東段一帶，吳部則被調駐山東濰州，後共軍犯濰，吳部孤軍作戰，以寡敵衆，重創共軍，因之名噪一時，爲重局所重，遂復被調往濟南，拱衛省府。民國三十七（一九四八）年夏，國共鏖兵豫東之際，共軍乘機圍攻濰州，斯時負責濰州防務的國軍，乃係李玉堂麾下的第十二軍，由於共軍人多勢衆，守軍力戰之餘，仍呈不支之勢，故立電濟南請援，卒由王耀

武着令吳氏撥調一旅之衆（一個整編旅），由濟南兼程馳往袁州增援，途經大汶口，與共軍之一「打援」部隊相遇，吳部奮戰之下，竟擊潰了共軍的一個縱隊，同時并俘獲了數百名共軍，正當該旅乘勝向袁州挺進時，不料有一團袁州守軍，竟於斯時變節投共，經此裏應外合，致使袁州失陷，共軍於陷城之餘，立以重兵趕往大汶口，雙方在中途相遇，就地掀起了一場血戰，結果該旅因不敵共軍雷霆萬鈞之勢而終被擊潰，其部衆除陣亡者外，多數被共軍所俘獲。

當時的共軍，由於羽毛未豐，所以對待戰俘極爲優待，俾以收買人心，該役之被俘國軍，不久因此皆被釋放，焉知當時獨掌山東軍政大權的王耀武氏，以吳氏出身不正，心存歧視，且以吳氏爲倒戈能手，更不願增厚吳氏兵力，因之竟不允重行成立該旅，祇是將一個拉雜成軍的保安團，撥歸吳氏指揮，吳氏以所部力戰而潰，不但未受讚許，反因之而被削弱實力，自大感不快，然因位居人下，無話可說，不平之餘，從而種下了其日後叛變之因。

甫着陸援軍被繳械

當共軍攻犯濟南之際，吳氏以八十四軍軍長名義，率領其麾下部衆，奉命把守飛機場，當時的王耀武，以山東省主席兼兵團司令之尊，親率各路大軍，坐鎮濟南指揮，由於斯時共軍聲勢浩大，濟南地位重要，不容失守，是故王氏遂電告層峯求援，當局聞悉之餘，除電令李彌兵團循京滬、津浦鐵路

自徐州北上外，同時復着今駐守徐州附近的邱清泉兵團，抽調精銳，先行飛往，以濟燃眉，當時奉命赴援的部隊，係邱兵團屬下的第七十四軍全部人馬，與及第五軍屬下的兩個師。

這個第七十四軍，本係抗日名將張靈甫的部屬，該軍於民國三十六年初夏，在魯南孟良嶺一役，犧牲殆盡，張氏亦於是役自戕殉國，事後該軍奉命再次成立，全部依然係美式裝備，此次奉命會同第五軍，空運北上增援，聲勢不可謂不盛，惟限於機位無多，所以該軍祇好分批飛往濟南，當時第一批抵達濟南機場的部隊，乃是該軍屬下的一個步兵團，而斯時把守機場的吳化文部，在與共軍暗通款曲之下，叛意已決，於是遂乘該團援軍抵達機場之際，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之全部繳械，以向共方邀功，該團因爲行裝甫卸，加之慮不及此，自祇好黯然無語地束手被擒。

當吳氏將該團國軍繳械後，居然又設法告知邱清泉，略謂此次叛變，實係因爲環境所迫，并希邱氏能諒解其「將該團繳械」之苦衷。本來，邱、吳二氏，天南地北，各處一方，正所謂風馬牛不相及，吳氏既變節投共，自無向邱氏報告之必要，不過事實上邱吳之間，卻又另有一段淵源，而這段淵源，也正是此次吳氏知照邱氏的重要關鍵。

事緣當全國國軍奉令整編之際，吳化文部被編爲整編第八十四師，而邱清泉的第五軍，卻被編爲「整編第五軍」，事實上所謂「整編軍」，乃是一個高級指揮機構，差不多等於是變相的兵團部，番號既經編定之後，吳氏因以往和邱清泉就曾相識，且甚投契，故此次希望能被編入邱氏之「整編第五

軍」內，邱氏對於吳部的戰鬪力之強，素表欽佩，所以此次於公於私，對於吳氏能被編入「整五軍」一事，皆表歡迎，然正當好事將成之際，卻不料半路裏殺出個程咬金來，坐鎮濟南的王耀武，亦久耳吳氏慍悍善戰之名，因之遂以增強防務爲詞，呈請層峯，指名欲將吳部調往濟南，由於斯時王氏獨攬山東軍政大權，當紅得令，炙手可熱，這一請求，當然毫無疑義地順利邀准，於是吳氏祇好怏怏然率軍北上，邱吳携手之事，雖因是告吹，然二人間之友誼，卻因此又邁進了一步，此即係吳氏之所以於此最後關頭尙向邱氏加以解釋之故。後來當邱兵團被囚於青龍集之際，吳氏曾數次致函邱清泉，勸其投降，邱氏雖不爲所動，然於茲卻是徵邱吳之間，確有一段不平凡之關係在。

調閑職病逝春申江

吳氏既出身於西北軍，自係「倒戈將軍」馮玉祥的舊部，試觀其三番四次地倒來倒去，直可謂已深得馮氏之真傳，不僅此也，甚至其帶兵之手法，亦可謂已傳馮氏之衣鉢，相傳當年吳氏服務西北軍時，由於治軍甚嚴，曾贏得「吳抽筋」的雅號，於抗日戰爭時陣亡的國軍將領張自忠，當年曾和吳氏同時服務於西北軍內，因爲張吳二人之作風頗相近似，對部屬皆鐵面無情，因之大家咸於背後呼張氏爲「張剝皮」；呼吳氏爲「吳抽筋」，正因爲吳氏治軍甚嚴，故其軍紀甚佳，從不擾民，敵僞時期，吳氏曾率部駐守蚌埠一帶，有年，甚獲當地居民之擁戴，當然也是基於這一緣故。

共軍渡江以後，吳氏首先率部進入上海市區，因當時吳氏在共軍中之地位，雖依然是軍長階級，可是因爲係屬降將，其身價自有別於正規共軍，於是大小各戰，共軍皆以之爲前驅，充當炮灰，惟自徐蚌戰役結束後，國軍戰意已告低落，致使吳部於進抵上海後，實力依舊，并未受到重大之傷亡，共軍於所圖不遂之餘，展觀前途，似已無甚硬仗可打，遂乾脆將之削去兵權，調任爲上海市某機構顧問之職，直至數年前，始以病逝滬上聞。

自吳氏投共後，其夫人甯氏之消息已不獲聞，說起這位吳門甯氏，當年曾一度風頭十足。早在吳氏任職韓復榘的「手槍旅」旅長時，稱得上是當時濟南府的一位風雲人物，有道是「自古英雄皆好色」，吳氏風雲際會，正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對於徵歌選色方面，自亦不遺餘力，當時濟南的美女，以甯氏三妹爲個中翹楚，就中尤以二小姐最爲特出，甯氏老父，斯時適任吳氏的參謀長，二人本係稱兄道弟的同僚，當吳氏聞悉老甯有女如花後，竟不理自己已有三妻四妾，立即來個「霸王硬上弓」，強向老甯執其半子之禮，甯父因爲位居人下，無可奈何，祇好勉爲其難地「准予所請」，而這位甯二小姐，遂因是而成爲吳太太。這段吳甯聯婚的往事，雖與本文無甚關連，但是卻可從中略窺吳氏之爲人，故並及之。

（卅一） 幾椿恩怨事疑真疑幻

徐蚌會戰的起因，大致略如上述，一言以蔽之，乃是由於吳化文和王耀武二人之間的恩怨所引起。

在整個徐蚌戰役中，除吳、王二氏置的一段恩怨外，他若馮治安、黃伯韜、邱清泉、孫元良等諸人，傳聞中亦有若干恩怨，茲事前文已曾記述過，本篇除對邱、孫二氏之往事再略作補述外，並就整個徐蚌戰役中之恩怨是非，作一鳥瞰，俾見全豹。

誠然，本篇所述，固非盡屬筆者親目所睹，祇不過係就個人之見聞，作一綜合性之勾劃，自不敢強入人信，惟茲事是真，是幻，讀者於畢閱全文後，蛛絲馬跡，諒或能測知本文之可靠程度。以下先從「邱清泉增援碾莊不力」之疑團說起。

生死存亡在此一戰

徐蚌會戰爆發前夕，邱氏正率部駐守徐州西翼的碭山一帶，比及黃伯韜兵圍被困碾莊後，剿總遂

着令邱氏東下解圍，當邱氏奉命後，正欲下令出發之際，其愛將劉某，適自前線調返兵團部，並面謁邱氏，有所請示，邱氏一見之下，立即詢問劉氏因何輕離防地，劉氏舉實以告，稱係奉命調回兵團司令部服務，邱氏聞悉之餘，立即着令劉某在一旁稍候，同時順手拿起了案頭的電話機，指名叫人事處處長聽電話，電話接通後，邱氏遂告訴該人事處處長，着令其取消對劉氏的調職令，當時那位處長，不知是否另有困難，抑或因兵團部內的某些事務非借重劉氏不可，所以大概存電話內向邱氏轉彎抹角地解釋理由，而未肯一口應允取消那道調職令，殊不料邱氏當堂肝火大發，高聲叱責着那位處長，着其不用多加解釋，總之不准劉氏調回兵團部，說完，即刻將電話掛斷，緊接着才告訴劉氏說：「徐蚌大會戰即將爆發，本兵團已接到討日東下的命令，這一仗，關係着整個黨國的生死存亡，所以我們必須全力以赴，千萬大意不得，像你們這些能打的人，怎麼可以留在兵團部混日子？你現在即刻回去，準備出發事宜，其他的事情，人事處自會重行妥為安排的……。」從這一番話裏，似乎可以見出邱氏並不是一個不識大體的人，不過根據該部東進時的速度來說，卻又不得不令人懷疑其對增援碾莊一事，有未盡全力之嫌，因為當邱部進抵徐州東翼後，有一個時期，該部於三日時間內，總共才向東推進了五華里之遙，論者認為邱氏在豫東戰役時，曾因增援黃伯韜部不力而受處分，因而懷恨在心，茲事當然非無可能，不過從另一事件裏，又似乎證明邱氏對增援碾莊一事，並非不盡全力。

浪費彈藥邱氏蒙冤

當邱部奉命東進後，沿途遭到共軍「打援部隊」的攔擊，以致推進速度甚緩，當進抵大許家附近時，因該處距碾莊已很近，所以該部所受到的阻力也大為增強，結果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攻下了大許家，但是由於傷亡慘重，自不得不先行將部隊就地整理一下，再圖前進。正當該部棲止於大許家之際，邱氏方忙於計劃該部之下一步驟，共部屬卻於斯時呈上一封剛由中樞所拍發給邱氏的電報，內容指責邱部對彈藥的消耗量太過驚人，跡近浪費，邱氏於展閱之餘，直氣得雙腳連跳，大聲咆哮着埋怨當局太過糊塗，不明事理，致受共謀之慫恿而因此，並聲言俟此次戰事結束後，定必晉京面謁屠峯理論。本來，部隊作戰，首靠彈藥，否則焉能殺敵致果？邱部消耗彈藥過鉅，這正足以證明該部的戰鬪劇烈，可是當局卻責其消耗彈藥過鉅，這話自不足服人，無怪邱氏於展閱該通電文後要大肆咆哮了。並且，從邱氏對這一電文的反應言，也似乎可以說明邱氏對增援碾莊一事，卻已盡全力，當然，這祇不過是筆者的片面臆測，然耶？否耶？相信捨九泉之下的邱清泉外，無人能對此事來下一斷語。

諉過卸責或因挾怨

事過境遷，論者對邱氏之褒貶不一，毀譽參半，就中對邱氏最為不滿且更為文攻擊甚烈者，當推

當時與邱氏並肩作戰的另一兵團司令官孫元良將軍，孫氏於該戰役之經過，筆者已曾於前文報導過，茲不贅述，至若孫氏對邱氏不滿之原因，筆者卻不妨於此作一大膽的分析與臆測，其真相是否如此，讀者不妨暫且存疑。

第十六兵團司令官孫元良氏，四川籍，爲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就其學歷言，該屬中央系，然其當時所統率的部衆，卻全係四川子弟兵，當徐東戰事吃緊之際，邱兵團奉命東下增援，以解黃伯韜兵團之圍，由於共軍在中途預伏重兵，全力堵截，致使邱兵團行程受阻，遲遲未能抵達，剿總於不得已之下，遂下令將孫氏所指揮的第七十二軍，暫時東調，撥歸邱清泉指揮，俾該兵團得能早日進抵碾莊，焉知當該第七十二軍東下之後，並未能發生多大作用，不旋踵碾莊即告失守，邱兵團又奉命就地南折，再不久，徐州又告放棄，邱部再奉命西移，而當時的孫兵團，原本祇轄有三個軍，迨第七十二軍撥歸邱兵團後，孫氏祇剩下兩個軍，相反地，邱部原轄有四個軍，再加上一個第七十二軍，前後竟共有五個軍之多，較之孫兵團之祇有兩個軍，自不可同日而語。後剿總有感於孫氏的兵力不足，故於棄守徐州前夕，不但會將空際部隊改編爲孫氏的快速縱隊，同時更將徐州的憲兵團，撥充孫氏的警衛團，以補七十二軍之缺，當然，就人事關係言，這總及不上原來帶慣的部隊來得稱心應手。

比及徐州棄守後，大軍抵達青龍集，當時的杜聿明將軍，曾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就行止問題作一商討，與會諸人皆主張突圍而去，惟邱氏獨持異議，主張暫緩前進。該次會議的結果，本決定當晚

突圍，但是散會後不久，杜氏又取銷前議，暫不作突圍之舉。此事是否因邱氏之從中作梗，外人固不得而知，不過以邱氏與杜氏之間的關係而言，茲事非無可能，所以當杜氏的「暫不突圍」的命令下達後，邱兵團固然遵命不動，李彌兵團也是絕對服從，惟有孫元良將軍，竟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按時突圍而去，事後據孫氏自己的解釋，乃是未曾接到「暫不突圍」的命令（茲事真相，前文已曾詳加報導過），不過事後論者皆不以孫氏爲然，孫氏當然亦略有所聞。事實上若當時三個兵團一齊突圍的話，則孫氏所受的指責，諒或不致如是之甚，追本溯源，這口烏氣當然皆係因邱氏間接所致，因而懷恨在心，非無可能。筆者之所以敢作斯語，乃係根據孫氏以往之爲人而言，例如當其於解甲之後，即東渡扶桑作寓公，其獨居台灣之老妻，曾代其領取了一筆爲數不大的退役金，以作個人之生活費用，事後孫氏竟不予承認，且要求國防部補發，試觀其夫妻之間尙且若是，何況同僚！

綜觀全局可作殷鑒

綜觀整個徐蚌戰役，自始至終，其間存在着好幾個「轉捩點」，而各點之間，又幾乎皆隱約地牽涉着一段恩怨，彼時彼地，任何一「點」之當事者，設能以大局爲重，而稍加容忍的話，相信這段史事，或將有改觀之可能，爲明究竟，筆者不避鄙陋，略抒管見如下，以就正於高明。

初，若王耀武對吳化文不予歧視，且能善加撫慰的話，則以吳氏過去之驍悍善戰，在協力防守

下，濟南決可暫保無虞，祇要能等到邱、李二兵團之援軍抵達，共軍自難得逞，王氏事先見不及此，事後又不謀對策，遂逼使吳氏一怒投共，此消彼長，終致名城失陷，此其一。

濟南既失，魯南地位立顯重要，當局縱無對馮治安部歧視之意，然根據馮部之歷史，亦不能不對之略存戒心，若能事前先以精兵替出馮部扼守魯南，則將無魯南叛變事件發生，是則共軍欲圖進抵隴海鐵路，決非輕易所能辦到，從而碾莊之戰亦無由爆發，黃伯韜亦可以不死，此其二。

黃伯韜兵團被困碾莊後，若邱、李二兵團能及時趕抵，則碾莊可保，合黃、邱、李三兵團之力，馳聘徐東，則共軍「各個擊破」之如意算盤，必遭粉碎，而棄守徐州之史實，亦無復見之於今日之可能，此其三。

黃維兵團被困皖北之初，雖不易突破共軍之重圍，然彼時其實力無損，足堪自保，設撤離徐州之數十萬大軍，同心協力，改沿津浦鐵路南下，或分由西、南二路並進，同時並令蚌埠守軍，分兵北上，則戰局亦將可能大大改觀，此其四。

放棄徐州之數十萬大軍被阻於青龍集後，若無孫元良兵團「孤軍突圍」一舉，孫部首無立時被擊潰之可能，孫部無恙，則自徐州後撤之兵力，自無削弱之可能，如各部合作無間，奮力前進，數十萬大軍，亦決無被困一隅之可能，此其五。

迨至雨雪紛降之際，共軍對青龍集重圍之勢已成，彼時國軍縱不避「事倍功半」之艱，再圖

輕騎分頭突圍，亦憂憂乎其難矣！

往事已矣！今日言之，雖不無「事後諸葛亮」之譏，然當時國軍行動，顛倒錯亂，在在予共軍以可乘之機，確屬不爭之事實。亡羊補牢，未爲晚也，後人設能以茲作殷鑒，發奮圖強，則神州重光之期，自可指日而待也。

(卅二) 一篇流水賬全文告終

筆者當年於役軍旅，雖會親歷該一戰役，然因當時官卑職微，見聞有限，加之目前手頭又無資料可資參攷，下筆爲文，全憑記憶所及，是故本文時有略而不詳之感，此筆者所引以爲歉者也。值茲全文告終之前，僅就當年有關該戰役之「時、地、人」等事項，略作一概括之補錄，俾讀者諸君能對茲事有一更爲清晰之瞭解，惟不得不先此聲明者，由於茲事距今已十有餘年，今日追憶，遺忘難免，是故以下所錄，或不若理想中之完整，尙祈讀者鑒宥之。

(一) 時間方面：

徐蚌會戰之爆發，雖以碾莊之戰爲開始，然事實上自馮治安部於魯南叛變前，已啓其端矣！若以馮部叛變之日起計，則該爲一九四八（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八日起，至於全戰告終之日，筆者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被俘時，清龍集戰場上已面目全非，零星槍聲，已寥若晨星，炮聲更已不復得聞矣！若以此兩天爲準，則全部戰事，由頭至尾，共歷時六十五日。

(二) 地區方面：

整個戰場，東自江蘇，西至河南，北達山東，南迄安徽，方圓數千平方公里，戰火遍及蘇、皖、魯、豫四省。

(三) 兵員方面：

(甲) 國軍部隊——

- (一) 第三綏靖區馮治安部，轄有兵力兩個軍，約四萬人左右，其番號爲五十九、七十七軍。
- (二) 第七兵團黃伯韜部，轄有五個軍，約七萬餘人，其番號爲二十五、四十四、六十三、六十四、一百軍。就中之第一百軍及四十四軍，均係臨時撥歸黃氏指揮者。
- (三) 第二兵團邱清泉部，轄有五個軍，總數約十五萬人，其中包括一個騎兵旅，另加一個騎兵團，與及戰車隊，各軍番號爲第五、十二、七十、七十二、七四軍。就中第七十二軍亦係臨時撥歸邱氏指揮者。

- (四) 第十三兵團李彌部，轄有兩個軍，約四萬人左右，其番號爲第八、九軍。原屬該兵團之第三十九軍，於該兵團撤離煙台時，因擔任殿後任務，遲遲未能趕及歸隊，迨後由京滬

路而津浦路北上至蚌埠時，因交通中斷，遂奉命就地撥歸李延年兵團指揮。

(五) 第十六兵團孫元良部，轄有兩個軍，約近五萬人，其中有一部份係剿總的直屬部隊，臨時撥歸孫氏指揮者，事緣原屬孫氏指揮的第七十二軍，已於徐東戰事方熾時撥交邱清泉指揮矣。當時該兩軍的番號為第四十一、四十七軍。

(六) 第十二兵團黃維部，轄有四個軍，總兵力約十二萬人左右，內中包括一個快速縱隊。各軍之番號，約為第十、十四、十八、八五軍。

(七) 第六兵團李延年部，轄有三個軍，約五萬人左右，就中之第三十九軍，原轄屬於李彌兵團，係臨時撥歸李氏所指揮者，餘兩軍番號不詳。

(八) 第八兵團劉汝明部，約轄有三個軍，人數及各軍番號均不詳。

(九) 隸屬於剿總的各直屬部隊、特種兵團，與及由隴海鐵路沿線隨國軍撤退的各地方國隊，總人數不詳。

上列各部國軍野戰部隊，總人數約五十餘萬人，就中李延年及劉汝明兩兵團，因防守蚌埠一帶，致未北上參戰，是故全部參加這一戰鬪的國軍野戰部隊，約四十餘萬眾，另加剿總之直屬部隊及特種兵團等，總數約逾五十萬人。

(乙) 共軍部隊——

(一) 華東野戰軍陳毅部，後改稱第三野戰軍，轄下之野戰部隊，約爲十九個縱隊，內中包括兩廣縱隊等特種縱隊，全部兵力約四十餘萬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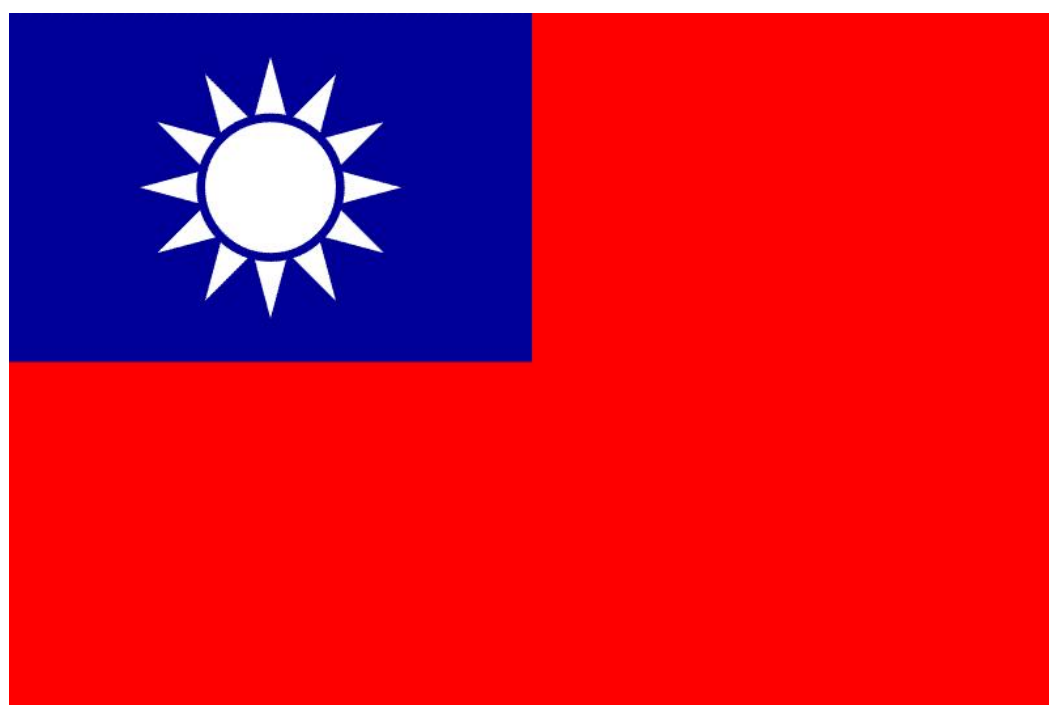
(二) 中原野戰軍劉伯承部，後改稱第二野戰軍，轄下之野戰部隊，約爲七個縱隊，總兵力約近二十萬人。該七個縱隊是否即係劉氏之全部實力？筆者不詳，愧無以告。

(三) 陳賡所部亦曾參於是役，惟番號及人數不詳。

(四) 華東區及中原區所轄的全部民兵隊，與及由民兵隊所改編而具有地方色彩的半正規軍，例如淮海縱隊、冀魯豫邊區縱隊等，全部番號則不詳，總人數據估計遠超過陳、劉二氏的全部主力部隊。

上述兵員方面，大部均有案可稽，至若人數及番號，小有出入，在所難免，然與大局無傷，讀者中當不乏曾參與此一戰役者，本文如有疏漏或錯訛之處，尙祈進而教之，幸甚！幸甚！

(全書完)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